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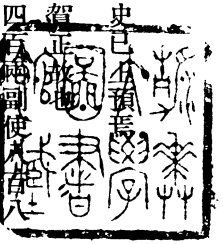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四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有四年】歲次甲子。金熙宗皇統四年。春正月案是月癸丑朔。丁巳。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下預焉。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楫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旦使完顏曄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兩。正使六百兩。副使四百兩。皆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爲例。趙甡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又書從例。使副酒各四大金瓶瓶并器合盡與之會要不載。當考。

乙丑。故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祕閣修撰。以行可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以官其一弟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

初。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罷樞筦也。上命存部曲五百人。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

困重。乞納祿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餽問不絕。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爲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諂附匪人。搢紳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覆出爲惡。陵壓百姓。干撓郡政。害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爲。乃有是命。

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

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爲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郭氏、祥符人。故奉直大夫直卿孫也。

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丁丑。詔四川路內藏錢帛。並易輕齎赴行在。惟絹以本色。

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玉或岷石爲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

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趙子俁既卒。詔侍從台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煥、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庚辰。秦檜進呈。上曰。初議養宗室子。今子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

熊克小厤云。普安郡王璩以父子俁身故。乞持服。日厤議狀全文不云王自陳。當考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日厤不言所以。程敦厚外制集有華州觀

寮仗傳忠信改除制詞云朕方務昭大信以固圉故推長利而正名可溫州觀察使

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

癸未宰執奏榷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於邊請鈔於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謂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椀將因暇日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二月戊寅案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二十六日不知克何以差誤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炤兩易 左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掊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敦儒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丁亥召川陝宣撫司使宜合換給文字限一年陳乞盡今冬毋得受先是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將磨勘酬賞等事收還省部卻將軍旅事務便宜施行故吏部以爲請焉 靖州乞依舊置新民學教養溪洞歸明子弟以三十人爲額從之

戊子國子業司高閎等率諸生上表請視學手詔宜允 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錄其家一人以

權華陰縣日死事故也。長孺已見紹興九年。

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爲惠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條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鋼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爲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竝與蠲之。放欠指揮在此日癸巳。今竝附此。熊克小曆載福建帥司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曆中興聖政內史臣曰。聖人中心之仁。譬猶穀之有種也。上因海舡之請。而遽及於逋負。蓋其愛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三十一年六月罷。

甲午。上諭大臣曰。昨嘗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令便招填。可嚴切行下。不然。闇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時皇太后築外第。有遷徙居民處。命臨安倍支船犂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毋令失所。二事熊克小曆繫之三月甲子。今從日曆。

乙未。鈞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爲第一次祗應有勞。今後竝依此體例。庶絕其後來希望耳。

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科須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蘇矣。給事

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輕齎竝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萬餘匹。赴鄂州總領司椿管。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隸馬司。故取其贍軍錢帛至今蜀中號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卨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卨奏於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卨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卨黷貨營私。窺搖國是。卨再上章求去。上命以資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同知大宗正事士樴請宗學生以百員爲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過闕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觀國竝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以附万俟卨爲腹心。中懷異意。自作弗靖。若久在朝。必害至治。乃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吳秉信守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爲豪強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優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岡軍守臣上曰猺人當安不可擾烟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愼

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於朝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丁巳以右護軍選鋒左右游奕軍爲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尚書張澄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今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寧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爲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熺免兼資善必有說）

部侍郎段拂兼資善堂翊善

丁卯改岷州爲西河州（金人避阿骨打諱更爲祐州至是改之）　興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改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日厯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中興聖政。史臣曰。治道莫盛於堯舜。而夫子則明堯舜之道者也。故欲學堯舜之治。必先推本明堯舜之道。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竝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閌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選官。諸生受官免解。賜帛如故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育人手。菁莪之義也。士不素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素練。而責其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慮其未廣。又下增員之令。譬之嘉穀種之力者瘦。必豐澆之至者。才難何慮矣。詔今後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燒炙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羣盜。上既命更迭入朝。統制官李用者。面刺雙旗閣門以爲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祇謁先聖。遂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熊克小厤云。上幸太學。言者以爲盛事。乞宣付史館。蓋議。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錄院修撰兼資善堂翊善段拂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閌權尚書禮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聞之。移書責閌曰。太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請視太學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所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懷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

以強力姦詐加於其君。使不得死。其憤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外國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外國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甲冑。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爲敵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爲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爲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之也。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倫。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爲之詞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掃地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厭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秉信守起居舍人。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

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唱爲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爲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何俌龜鑑曰寘王庶檜怒其不附和議也寘胡銓檜怒其曾沮和議也論趙鼎論曾開論李彌遜而此心無愧之張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謫居焉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喜之孫近之請召張浚則惡之生殺廢置惟已所欲異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爲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陛下聖學曰躋實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眞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閌竝兼侍講閌仍兼資善堂翊善太學博士陳鵬飛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直學士院

乙亥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閌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閌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子

丁丑左奉議郎敕令所刪定官李朝正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司農寺正宋貺爲金部員外郎貺歙縣人初見紹興十一年七月

戊寅尚書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彥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竢一赦取旨　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

司參議官王鈇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綸。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復端明殿學士。右宣教郎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寘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愼庶獄。是爲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

庚辰。召諸軍應有刻板書籍。竝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夏四月癸未。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鄂專主其事。將作監丞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繫初見紹興三年九月。）左承議郎林待聘充敷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乃有是命。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范同竝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與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尚書省檢

舉也。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懋卒。

丁亥。秦檜乞奏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檜。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鎭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爲。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

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誓書發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樓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趙姓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刷遣前後歸明人發還金國。乃與秦檜奏對之語全不同。命侍衞馬軍司將官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熾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爲盜。不足蕩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令衿頃在建康爲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爲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僞。卽賜黜罷。今乃

恬然不顧。依舊奔走省謁於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爲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爲例。勛仍以嘗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册有勞。遷保信軍承宣使。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軾孫也。

辛丑。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殿宮。許之。忠厚既朝陵。將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銍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銍言。元祐中。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卽入奏如銍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竝免繫銜。自是以爲例。此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日曆未見。

甲申。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旣興。武人亦知崇向。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

丁未。西南小張蕃貢方物。詔廣西經略司受而答之。

己酉。詔諸州秋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任祠官中通選。以邵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請也。

五月壬子。按是月辛亥朔詔左承議郎知筠州范寅賓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除名勒停。寅賓初見紹興二年九月措置事當考。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右金吾衞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舜臣、徽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例納節。至是特復之。詔四川宣撫司就階、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衞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闕額。類是南人。恐西北寖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閒暇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爲急。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祕書省火禁依星城法。

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黃應南竝爲監察御史。應南、邵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初作都亭馹。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閌初爲蔡翛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

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閔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上在經筵嘗謂閔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閔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閔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閔薦之呼給事中兼侍郎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閔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呂中大事記曰自擢如淵中丞而巫伋、鄭仲熊、李文會之徒除受悉由密啓欲黨逐諸賢則使之露章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闕而臺諫之機在檜矣

丙寅太常謚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案勻儒爲商英請謚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鑾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夐無前比臣雖淺微惴惴然惟恐讒說潰成動搖國是早夜思之弗置也伏望特降詔旨申敕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休德如有懷姦弗靖煽惑士流者令御史臺覺察流之四裔永爲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勝仲子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倬論立方嘗請以秦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怒罵恐即是此時也

大理評事孫敏修請罪人不以赦降原者遇非此赦或再遇大理禮赦雖有專條亦聽原免從之近制犯私茶鹽乃擅支常平錢之類皆不

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左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愷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貨物故也。事初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達如爲提點坑冶司所案。贓汚鉅萬。獄既上。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此罷黜。人亦快之。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雅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襲。色綾羅紗穀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右正言詹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遂寧府蘇符居綸恩之地。識慮暗淺。朝廷畀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人爲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執禮甚恭。可見其向慕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觀。待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直祕閣周葵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

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爲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萬數爲準。時秦檜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葵坐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投閑十一年。案葵行狀。其罷平江在此年。而日歷會要皆不見。未知在何月日。

丙子。祕閣修撰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馬觀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秦檜將遣觀國還北地。故特遷之。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右宣教郎王之望行太學錄。之望、谷城人。初舉進士。考官孫道夫異其文。欲置魁等。衆議不同。他日知貢舉朱震特以示人曰。此小東坡也。

戊寅。命祕書省補寫黃本書籍。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講。監察御史何若爲正言。　監察御史汪勃守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游操試祕書少監。

六月辛巳朔。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郭浩辭行。　右朝奉郎曾惇知台州。惇嘗獻秦檜詩。稱爲聖相。故以郡守處之。此據紹興二十八年七月葉義問劾疏修入。自檜擅權。凡投書啓者。以皋夔稷禹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此據趙甡之遺史。

甲申詔江浙等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壞綱運沈失倉庫漏底委非侵盜者皆蠲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孫近降三官移尚南安軍住坐詐名士人鮑得鵬爲子壻奏補恩澤爲台章論列也

戊子右迪功郎權國子錄師古特改右承務郎通判敍州古卽維藩也初以幸學恩應改秩而吏部謂古文學攝官當俟注正官日收國子司業宋之才言特恩與常格不同乃有是命　廣西經略司言安南請入貢詔使人免到闕貢物就境上交割仍優答之

辛卯普安郡王府學教授趙衞等言王已誦文選稍通經書意義可學爲文詔令讀左氏傳對句及評議故事

壬辰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已減四川和糴米一年　廣西經略司言西南大張蕃武泰軍請入貢詔本司受而答之

癸巳尚書兵部員外郎錢時敏爲右司員外郎兼權起居舍人上覽除目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爲宰相豈可不愼擇時敏溧陽人也時敏攝右史都司題名在此月　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大府寺丞張子儀行屯田員外郎宣州言涇縣魔賊俞一等竊發上曰兩國修和竝無科須民何以爲盜監司每奏無事魔者今乃有此可令取問時提點刑獄公事洪興祖已代去乃降興祖二官爲左奉議

郎。自今不得與監司差遣。與祖行遣。在六月甲辰。於是守臣秦梓遣兵捕滅之。後遷一官。梓轉官在十月。

乙未。上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爲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深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光祖光祖初見建炎三年三月。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衆。林泉野記云。嚴、衢、信、處、婺、建等州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秦檜隱而不奏。有開言者必罪之。案日曆。五月戊辰。上宣諭婺州水漂事。今又及此。則檜非不奏。但不盡奏耳。

祕書省正字吳芾轉對。言江浙之地。軍興以來。人苦貴糴。望申命有司。凡米之稅。悉從蠲免。庶幾民被實惠。詔戶部看詳。芾、仙居人也。

丙申。詔趙子偁許用普安郡王除節度使特贈太子少保。令秀州量行應副葬事。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鍔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鍔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變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鍔大理寺。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鍔坐因伯麟嘗問何故不用廉訪使。鍔答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排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召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兼實善堂贊讀。是日。上諭秦檜曰。蔣璨守鎮江。更不任

事只是避事卿等可擇人代之至如揚州在淮東尤爲衝要守臣亦不可不擇檜因言二十年來人人但知爲己靖康間陛下奮不顧身親至軍前當時若避事不出亦可上曰朕以宗廟社稷爲重一身不惜也

蔣璨八月壬午放罷揚州守臣許中七月壬申奏祠

庚子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万俟卨降左中大夫歸州居住李文會在中司論卨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爲兄女嫁士人林讜奏受將仕郎止除名讜送二千里外州編管而卨有此命

辛丑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陛下作新庶政光啓中興而士大夫輕於爲國重於謀身前此事之未定且進且卻利於己身則就之謀及國家則避之今事之既成時向安平則專務進取陰交伺隙此風不革最害治之大者伏望明詔大臣崇奬廉隅退抑姦險將見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詔榜朝堂

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概澄清秦檜請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眞宗時祥瑞甚多祖宗聖語止於豐年爲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尤見大體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先是監尚書六部門程允元轉對援故事有請前十日擢允元太府寺丞至是行下

允元建請在四月戊申

丙午右正言何若言陛下倚任忠賢排屏姦慝蓋深知致治之要臣望陛下獨觀昭曠之上以照臨臣下

審知其君子也．則信任之．知其小人也．則斥逐之．如是則一心徇國者．得以輔治．異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中興之業．愈久而愈隆矣．上覽疏．謂秦檜曰．朕任台諫．正要分別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熊克小曆．但書何若乞進君子退小人六字．非其本旨．今依日曆所載摘書之．克又稱上諭若云云．此乃秦檜進呈所得聖語．克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有四年】秋七月庚戌朔。上以皇太后微不豫。諭宰執曰。朕侍太后。每一食減少。不勝畏懼。朕平日先意承志。太后意之所嚮。便竭力供應。然太后聖明。大事未嘗言及。凡所須。皆是小事易從者。秦檜曰。陛下性孝如此。天下之福。御史中丞詹大方言。太常博士凌哲、劉嶸之罪。謂哲居討論之職。每每緘默。無所可否。此其首鼠兩端。志有所待。嶸挾迂僻之學。好爲異論。不恤國事。志在謀身。詔二人竝罷。乃以嶸通判建昌軍。哲、吳縣人也。案哲爲禮官跨二年。嶸爲禮官僅三年。其所討論當考。

壬子。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俟牽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爲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案此事紹興三年正月已行遣。不知今日何以再施行也。輔臣進呈上曰。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任者責償。則必取於民。未爲允當。於是特免補還。而光與饒、信州守臣四人皆坐貶秩。祕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竝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爲死黨。變亂是非。逢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爲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良能去年九月丙子論罷。

癸丑。上諭大臣曰。京西、襄陽一帶。宜擇守臣。庶不生事。秦檜曰。當依聖訓。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得二名。用宗正寺主簿詹域之請。域、濟州人也。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戊午。祕書少監游操等上表乞車駕幸祕書省。許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施垌卒。是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爲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倫奉使以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賮使人。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憐之。

庚申。復置梅州。

辛酉。陞蜀州爲崇慶軍。以上始封之地故也。

壬戌。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熺提舉祕書省。掌求遺書。時新省成。小監游操援宣政故事請置提舉官。故有是命。仍鑄印賜之。右奉議郎李觀民新知濠州。入見。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仍命秦檜以此語之。

甲子。詔修錢塘江岸。以備潮漲。上諭大臣。如捍江卒數少。許取之近郡。仍令中秋前畢工。

乙丑。追封柔福公主爲和國長公主。

辛未。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時已頒孝經於羣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故有是命。

壬申直祕閣知揚州許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直祕閣知盱眙向子固知揚州持服人沈該依前直祕閣知盱眙軍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俱卒

甲戌左朝奉大夫龔寛降三官永不得與堂除差遣坐前至潮州日不依期限徇私曲法擅放編置人王文獻令自便故也文獻因進注司馬法免解已見紹興十年十月不知後來緣何事編管　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潮州文獻與鼎相見鼎歷問行朝事宜因諭寛清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時高閌爲禮部侍郎閌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以書寓文獻達閌求之至行都而閌已去坐他事下臨安獄守臣張叔獻鞫之案奏乃有是命寛建陽人也案今年九月詹大方劾趙鼎章疏稱文獻與龔寛已有行遣而日厤所載甚略不知文獻如何行遣也

丙子上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實錄院官奉迎上卽道山堂進膳已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賜游操五品服御書扇省官及史官皆遷官

戊寅上曰祕府書籍尚少宜廣求訪檜曰陛下崇儒尚文是宜四方翕然向化李文會曰著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易舉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初削平僭亂收諸國之書而三館之制猶仍五代簡陋太宗皇帝見之慨然曰是豈足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之士耶遂親爲規畫一新輪奐大書飛白煇燭榜題鑾輿臨觀以幸多士聖聖相繼有加無損文明之治跨越漢唐廊廟之材皆於是乎取之茲誠有國之先務而治化之本原也中遭艱厄太上皇帝開中興之運首求遺書追祖宗之祕藏崇建三館還祖宗之舊觀親御榜題幸臨多士襲祖宗之盛典行幸之語又曰士習於空文而不爲有爲之學爾其彊修術業益

勵猷爲一德一心丕承我祖宗之大訓是又欲幸士而作成之以收祖宗得人之盛也猗歟盛哉雖周宣復古何以尚茲是宜聖子永永萬年得以持循也歟

左承議郎知雅州楊昭、左承議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王咸久各降一官以符同作弊牒試舉人不當爲轉運使所劾也

八月庚辰朔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樗行監察御史　詔少傅判紹興府安郡王孟忠厚特放罪初忠厚移守紹興甫視事會以郊赦加恩乃令所親左承議郎吳棫爲表辭免其閒有本無時才出而世用之語御史中丞詹大方論忠厚表詞輕每意謂今日不足以有爲詔令分晰忠厚皇恐上疏自明乃有是命秦檜尋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廢斥以終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但明清又云忠厚奏以久廢筆硯實他人代作則不然忠厚疏中元無此語今不取忠厚得旨分晰在七月癸酉今並書之

壬午直龍圖閣知鎮江府蔣璨罷以轉運司劾其擅以經費錢物收入公使故也先是上嘗言其避事至是罷之孫覿撰璨墓誌云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爲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祠得臺州崇道觀凡四任宮祠十有二年

癸未右正言何若言陛下紹復基圖勵精政理機務必由於中書兵柄悉歸之樞筦典章一新威令再振而士夫喪廉恥之節權要啓僥倖之塗處持橐之任而睥睨鈞衡有如洪皓無汗馬之勞而覬覦節鉞有如藍公佐茲風一扇浸淫不已則朝廷紀綱幾何而不爲其紊哉願陛下悉加裁抑一斷以義是乃所以保全之也從之

甲申右正言何若言國子監發解所監試祕書少監游操等三人充考試官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駱

庭芝等六人爲點檢試卷官。尚書刑部員外郎吳棨、駕部員外郎葉廷珪等二人爲點檢試卷官。監學降敕差試卷官自此始。

丙戌。太師秦檜以幸祕書省畢。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丁亥。右承議郎万俟允中貸死配貴州。坐從使金國日以禁物博厚利故。允中。卨從子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

辛卯。上謂大臣曰。言者多乞選縣令。蓋令非其人則爲民害。可令吏部長貳審察注擬。或老病則更授他職。庶得人而民受其惠。後二日。都省請申嚴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倅縣令。從之。戶部尚書張澄引病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案兩張澄當有一誤。陞直學士。此似爲王文獻猷事。當考。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日。以保爲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趙璞副之。左奉議郎蜀州州學教授李宏知合州。自諸州學官除都。前是未有。故著之。

是日。上諭大臣曰。言者多勸朕變法。朕思祖宗舊法已善。豈宜輕改。秦檜曰。遵先王之法而或過者。未之有也。上曰。然。

丁酉。吏部尚書羅汝楫爲龍圖直學士。知嚴州。以汝楫引親年有請也。

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檜曰。誠如聖訓。

壬寅。秦檜進呈直學士院楊愿、秦熺之撰賀金主正旦及生辰國書。上覽熺所撰。再三稱善。於是命用之。

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欲望戒敕有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甲辰。進呈。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勃所奏。

乙巳。言者論寇朱明未平。請悉以賊舟所有物賞將士之立功者。上謂大臣曰。此良法也。凡攻城。以子女玉帛與立功之人。其城必破。如此。朱明必就擒矣。時步軍司統制官張守忠以所部往管軍趙密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既而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又請張皇榜立重賞。許其徒自相捕致。未幾。朱明等遂降。

是月金國境內大風拔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九月。案是月已酉朔。庚戌。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

必加黜責。上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爲善。上曰。小人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事。然法至於弊。乃不得已而更之耳。

辛亥。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卒。後謚文康。

甲寅。右朝請大夫通判明州錢端禮直祕閣。

乙卯。才人韓氏廢。

丁巳。置皇后宅教授員。

己未。上謂大臣曰。近多有人進春秋難解。可令通經者詳之。蓋春秋難解。人各有說。當取所長。頒示學者。秦檜曰。解經不可執一說。王安石要人從己說。故爲學者譏議。蓋道猶海也。隨所得之淺深不同耳。上曰。說雖不同。必有所歸。檜曰。四瀆之廣。同歸於海也。

庚申。秦檜奏事。因言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是國家福也。上喜曰。正與朕意合。右奉議郎知安遠縣程敦厚令吏部差通判彭州。以赦敍也。敦厚嘗爲是官。以贊和議而驟進。既忤秦檜去。及也九年復除之。

辛酉。詔分利州爲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璘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

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縣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天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鳳、龍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卽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爲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卽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事更替。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癸亥。詔殿前司諸軍公事非與百姓相犯者。令本司根勘。依法施行。時都指揮使楊存中請以臨安府軍人劫盜事移送大理寺。其諸軍公事視此。少卿朱震轉對。論非所以嚴理寺而重國體。故復舊制。御史中丞兼侍講詹大方進兼侍讀。中書舍人兼權實錄院修撰資善堂翊善段拂兼侍講。

甲子。詔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與推賞。不當謬舉之罰。用軍器監趙子厚請也。

左武大夫欽州刺史浙東兵馬鈐轄王敏求勒停。南劍州編管。敏求、岳飛親校也。秦檜追論王彥節事。事見十二年。以敏求爲彥節計。囑飛私求財物。法寺鞫實。乃有是命。

丁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曾慥知虔州。初。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吳幵既以赦還。內慚不敢歸寓家贛上。秦檜憐之。故命慥爲守。慥幵子壻。已見建炎元年三月。此以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增修。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輩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尙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有行遣。而鼎爲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上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王文獻行遣已見七月甲戌。

癸酉。詔臨安府根刷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管狀奏。時攸之妻子漸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之變。由於京、黼望令密切搜索。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三人永不量移如初詔。

乙亥。敍郢州防禦使辛企宗爲夔州路兵馬鈐轄。

丙子。祕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兼國史院檢討官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喜論事。一日。徽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先是闡嘗爲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嘗有力。故深憾之。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往時託迹益門。朝廷置而不問。而乃罔有悛心。愈爲不靖。每以爲用之不盡。憤然見於言色。由是罷去。後二日。檜進呈。因曰。近世學者多言春秋。乃不知孔子作

經本意。漢書云。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周、召糾合戮力。以夾輔周室。卽威、文之勤王是也。使威、文不僭。亦與周、召何異。孔子作經本意。爲尊周而已。上曰。春秋蓋爲諸侯僭天子。學者得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所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冬十月己卯。案是月戊寅朔。太常寺主簿張晟罷。晟、山陰人。始以久次遷博士。而言者論晟昨諂附呂頤浩。今當朝廷清明之時。儻居博士議論之官。竊恐挾邪懷異。有害治道。乃以晟通判信州。

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爲軍。置守臣。還屬縣。　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爲醴泉觀使。忠厚旣放罷。尋亦引閤。自是不復除郡矣。

乙酉。皇太后謁家廟。

己丑。直徽猷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黃敦書罷。坐令體究信州發洪事。久不報應也。

庚寅。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衛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

辛卯。詔贈皇太后故兄韋宗閔崇慶軍節度使。餘親屬遷官者十有九人。弟之女封夫人者七人。以款謁家廟推恩也。　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李迨復直學士。

壬辰。直敷文閣知廬州鮑琚落職放罷。以言者論琚頃奉使湖北而還。盛言軍實可以檢括。及委以事任。迄無能爲。幾至生事故也。後三日。以直祕閣主管臺州崇道觀王安道知廬州。

癸丑左朝散郎新知筠州高閱致仕。從所請也。此似因王文獻獄辭連及之故當考。

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趙鼎倡爲伊川之學。高閱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閱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也。伏望申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爲乖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門曲學不攻自破矣。

右臣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不自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勒停人万俟止送桂陽監編管。以殿中侍御史汪勃言止輒至行朝。恐生事故也。

乙未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少師。

戊戌有司奏大朝會舊有地衣。上曰。祖宗時往往河東所獻。因而用之。今從儉約。勿用可也。

己亥御筆除永、道、郴州、桂陽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米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川始增丁賦。至是左奉議郎羅長源知永州還。以爲請。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爲身丁錢至子不舉。誠可閔也。若更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

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父子相讎殺。今欲出兵助其父。令還省地。上以問宰執。秦檜曰。欲令與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同處之。不得輕舉生事。上曰。善。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恩。不可懷則示威。若侵省

地俾知所畏可也。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祗謁先聖乃許視事亦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爲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息民興崇學校士多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長源所奏以丙午行出今並附此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左奉議郎焦惟正知復州代還言陛下頃嘗召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罪當幷案者必罰無赦然竊觀行下賞功罰罪於犯贓之官皆云所有舉官見行取會未聞奉行詔旨欲乞日後鞫正犯贓明甚者於上項詔書倣皇朝舊制於所舉官量坐謬舉之罪如事發日量遠近立限許令舉官申陳免罪止坐罰俸詔吏部刑部措置令必行

乙巳秦檜奏太后生辰事無巨細並經聖意士大夫鮮能聖孝如此上曰事母之道不敢少有不至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今邊事寧息除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並收還省部吏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敍復章服奏薦及諸州應奏讞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從之熊克小厤於此月末書工部尚書莫將知福州案將罷尚書已久此月甲辰自知明州依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二月戊子除知福州克實甚誤也

十有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詔諸路監司帥守奏辟及定差縣令並精加

銓量非曾緣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用吏部請也
己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轉對乞戒飭北使所過州縣供帳共億務令豐潔小有不備令監司案劾以期仰體國家睦鄰敦好之意從之
庚戌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張澄與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叔獻兩易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權尚書工部侍郎李若谷試給事中御史臺檢法官巫伋守監察御史伋、李文會所辟也吏部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曰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言之臣欲罷讀春秋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修此經也抑又言渡江之初禮出綿蕝當時所撰祝文多述艱虞未備之語今時事既寧望令祕書省改撰皆從之三傳許出題在十二月辛巳降旨
丙辰哲宗婉儀慕容氏爲賢妃妃、昭慈后閣中人也頗有賢德舊與皇太后善至是娛侍慈寧宮制曰藻鑒精明獨前知於聖母蘭心芳潔今娛侍於東朝後八年薨薨在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右承議郎知桂陽監吳鐸乞以諸郡所賜御書孝經、周官等別賜閣名上曰若別立名則諸郡緣此興造必致擾人姑從舊可也
戊午中書舍人兼權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段拂權直學士院
司封郎中李潤面對言今朝廷清明邊鄙靖謐望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事躬行籍田之禮從之

甲子。上卽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爲特進。後謚忠靖。案故事。曾任宰相贈七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開府者。勝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辛未。少保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薨。贈太傅。世則持身廉退。居永嘉。積俸二萬緡。不復取。以帥府舊恩賜田三十頃。除不受。後謚忠節。案公師以上止贈一官。世則以少傅致仕贈三官。非例也。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奬。令聚於朝。上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乞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上可之。　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言。治道之要。在總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眞。此國家治亂之所繇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蜂起。多飾虛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爲就利避害之計。慢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食詐趨利之徒。尙狃於乖譎悖僞之習。窺搖國論。詿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深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從之。

癸酉。御史中丞楊愿言。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負傾險之資。挾縱橫之辨。諂附蔡京。竊位省郎。

人倫墮壞。廉恥不聞。方時用兵。迎合千進。及修隣好。陽爲應和。以得執政。閒藍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爲必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開軍之興。鼓愚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先是知藤州周謀者。誘光倡和。其閒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於檜。檜怒。令言者論之。此以趙甡之遺史修入。乃移光瓊州安置。

甲戌。戶部員外郎李朝正言。今歲浙右閒有水災。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嚴遏糴之禁。上曰。所論甚當。如有遏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案劾。

是月。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春暮方消。

十有二月丁丑朔。右朝請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凡赤烏白雉之類。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爲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耳。既而秦檜言蒼舒職事修舉。乃遷一官。蒼舒昌元人也。蒼舒轉官在是月辛丑。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陳鵬飛罷。鵬飛嘗妄議慈寧尚典禮。事見十五年七月

御史中丞楊愿劾鵬飛山野小夫。妄自標置。乃黜之。

戊寅。秦檜進呈司封郎中李澗轉對乞褒擢縣令等事。大略謂。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丞與諸司

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關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徵罪。亦終身廢棄。故皆有所懼而不願就。望詔有司。凡京官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方得關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徒以上。乃取旨。庶幾循良之吏。爭任百里之寄。上曰。法令不可輕改。檜曰。但崇奬賢令。則人自激勸。上曰。縣令有清廉愛民者。令監司每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並令案劾。縣令得人。則民實受惠矣。

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以戶部員外郎吳縣邊知白轉對有請也。

庚辰。集英殿修撰新知明州秦棣入見。詔遷敷文閣待制遣行。棣乞戒守土之臣毋好奇以生事。上諭大臣曰。郡守之職。惟以奉法宣化爲急。正不當生事也。右通直郎上官世美知郴州。還言。郴、道、桂陽。前此軍興。居民率衆保險。創立山寨。私置甲兵。駱科平殄。未盡屏除。今年豐盜息。望明詔守令。訓諭土豪。如能罷山寨者。量加旌勸。納甲兵者。優給價值。其有日前罪犯。一切原貸。示以不疑。詔帥臣劉昉措置。

辛巳。給事中李若谷兼資善堂翊善。

壬午。金部員外郎宋貺轉對。言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鹺茗者爲多。今商賈入納於官。及其請鹽於炎海之場。則待次之期。常遠。買茶於摘山之戶。則流轉之限。常迫。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折闕。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此所以商賈猶懷疑貳。而入納之利未廣也。欲望申嚴指揮。遵守見行條令。毋得妄有申陳。庶幾行旅通流。邦儲豐衍。從之。

丁亥。觀文殿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　大理少卿朱斐與外任既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論斐近輪對奏疏指大理寺爲詔獄不知其職乃罷之　斐奏劉論殿前司公事送大理寺非是已見九月癸亥奏內乃無詔獄必是別有章第不知所論何事當考　尋坐其家僕受賕又貶二秩

武岡軍猺人成忠郎楊進京等獻黃金朱砂白絹

己丑左朝奉郎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遷一官朴資陽人也

乙未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慷爲福州觀察使以訓導宗子率循規矩試於有司合格者衆故遷之

丁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憸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爲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爲國生事此固有當繫於聖慮者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炤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候之　此竝據林泉野記本語修入呂中大事記自孫近參政而執政特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郡不敢通書問韓肖

胄以至施鉅、鄭仲熊二十一人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而政府之權在檜矣。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詔愿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嘗借官奉使者。竝權立借官班。自是遂爲故事。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周襟遷敷文閣待制。襟燕人也。

癸卯。金國賀正旦使金吾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薩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高慶先見於紫宸殿。右正言何若論士大夫不恤國事。專爲身謀。議論朝綱。思其出位。此兆亂之階。不可不慮。乞揭示朝堂。使洗心滌慮。以承休德。詔以若試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汪勃試侍御史。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司使王鉄權尚書戶部侍郎。鉄與秦檜有連。故驟用之。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拱衞大夫文州刺史劉光輔勒停。坐強買民女爲婢。致其縊死也。

是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踰年卒。紹興五年。與融州恩澤一資。

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爲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覆。而喜其勇。常厚遇之。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諸路斷大辟二十有六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有五年】歲次乙丑金熙宗亶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大慶殿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輦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自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母還宮言者以爲國家大慶四方來賀亶維其時乞舉行大禮禮官以日迫不可行次年復以大禮後權罷至是乃講焉

戊申盧南安撫使馮楫獻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也

壬子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無肯爲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敵臣嘗謂敵之所以勝我者以其用心樸實故爾上曰朕觀太祖太宗以來多用樸實之人所以風俗厚而根本固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士大夫之弊以風俗之移人也風俗之無弊其惟祖宗之時乎漢周勃張良相如皆高帝之臣也逮事文帝其言不能出口一時在廷之臣誰獨無有長者哉及帝善湔夫之對而張釋之稱馬二人者至於反覆問辨蓋明其爲高帝之臣也漢嘗以是繼秦而爭天下矣秦政弊則徒文具而無實天下爲之風靡漢誰與敵哉故釋之亦因爲文帝言之士大夫而趨浮僞之俗宜爲國家之所深戒也

癸丑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趙成特贈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家三人先是漳州長泰縣民華齊作亂安撫使遣成率兵往討之官軍敗成與其將校死者十四人軍校不與焉右迪功郎長泰縣尉陳休烈

將射士捕齊。死於陣。詔贈左承務郎。錄其子爲文學。

乙卯。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衞、錢周材並爲著作郎。授書郎陳誠之爲祕書郎。左宣教郎黃公度爲祕書省正字。

戊午。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提舉洪州玉隆觀。從所請也。

己未。分經義、詩賦爲二科以取士。

辛酉。初藉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潤請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張守薨。謚文靖。

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軍撫司激賞錢已減爲一百萬緡。至此復有此請。上謂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

戊辰。上始閱端明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死狀。謂秦檜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守節死敵。人誰無死。擇死爲難耳。於是贈左通議大夫。輟一日朝。詔報其家。且賜銀帛三百匹兩。未幾。其子述仗北人得其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輟朝在二月戊子。今並書之日。厥不載贈官。此據會要。未得其日。）

命權戶部侍郎王鐵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鐵。上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爲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鐵言。本部員

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革詭名挾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雖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書圌。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排定。十戶爲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卽將隱田給以充賞。從之。朝正同措置。在此月辛未。

己巳。御筆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提舉祕書省秦熺除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祕書少監游操同知貢舉。何若常爲發解所試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也。敷文閣直學士新知紹興府張叔獻卒。

庚午。工部尚書兼侍讀詹大方罷爲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敷文閣待制知撫州晁謙之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謙之嘗言。崇仁縣民婦產三男。足驗生齒蕃息之盛。十四年八月丁卯。又言。臨川縣禾登九穗。足爲瑞應。其年九月癸未。皆乞宣付史館。秦檜喜。故擢用之。林泉野記云。檜類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云。呂中大事記。日屢食則檜皆以陰雲不見。賀彗星見。康與之以爲不足畏。檜則與之改秩。而日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而已。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爲僥倖。乃詔律僧歲

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日厤無此。今以會要修入。趙甡之遺史在紹興五年六月。蓋誤。

是日。上因論和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部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爲然。檜又奏。宗子成忠郎不嫌娶倡女爲妻。爲大宗正司所劾。上曰。宗子不肖。至於如此。然其閒不無清貧有守之人。前日有貧而不能娶者。朕賜之千緡。所以勉之也。其後有司具獄。不嫌坐除名。令宗庭訓拘管。九月壬子行遣。

甲戌。斬閬州人龐師道於都市。師道亡之北境。自稱從義郎。妄言朝廷機事。金械之還。故戮之。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王鐵進秩一等。以頃在兩浙轉運司。修都亭驛成推恩也。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特降三官。子忞寓居衡山。帥臣劉昉希秦檜意。劾其強橫虐民。故有是命。

二月丁丑朔。故迪功郎莫正贈承務郎。正嘗權東海縣。僞守王山招之不從。爲所殺。故錄之。

戊寅。上謂大臣曰。朕觀史册。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爲額。尋命置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用監丞文浩請也。浩建請在癸卯。

己卯。命簽書樞密院事楊愿兼修玉牒。

庚辰。上曰。聞軍士亦有喫菜者。此曹多食素。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諭諸統兵官嚴行禁戢。

癸未。故除名人温濟追復拱衞大夫威州防禦使。濟謫海外。量移潭州。死於道。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

丁亥。兵部郎中葉廷珪轉對。言陛下比者專尚文德。天下廓廓無事。然芸省書籍未富。切見閣中不經殘破之郡。士大夫藏書之家。宛如平時。如興化之方。臨漳之吳。所藏尤富。悉其善本。望下逐州搜訪抄錄。從之。

己丑。右承直郎郭誠特改右宣教郎。誠、普安郡王夫人之父也。

庚寅。翰林學士秦熺兼侍讀。給侍中李若谷兼侍講。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徐琛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琛、南昌人也。王明清揮麈錄云。徐獻之琛。王氏甥。與秦檜之妻爲中表。而師川之族弟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上云。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錄用之。上從其請。其後獻之爲貳卿。會之竝緣上率皆類此。按此句上下文疑有脫誤。

壬辰。知州防禦使錢愷知閤門事。

癸巳。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落階官爲閬州觀察使。二人皆以嘗出疆之勞特遷之。

乙未。權戶部侍郎王鐵乞諸路州縣民戶科折之數。自第一至第四等一例均敷。從之。先是講和赦書。以上戶規避物力折爲下。自今令一等科敷。已而諸路多言貧民由此不能自存。有失朝廷憂恤之意。故鐵以爲請。

己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閤故也。其官屬禮儀竝依普安郡王

例三月丁巳降旨。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邁卒。

辛丑故承奉郎王明特與一子官以前任德清軍使與金人戰死故也。

三月丁未案是月丙午朔。寧國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吳益爲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甲寅監察御史黃應南提舉廣南東路刑獄公事。

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親兵數百憚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若庇不遣原缺四字責矣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開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此以洪邁夷堅乙志及熊克小朁參修但邁以爲紹興十三年事而克繫之十三年則皆誤也案薛弼以紹興十三年八月除知虔州今年五月移廣州當此時弼固在任意者師回統戍日久故用改除使之離去耳五月戊午白常指揮略同也更須參考

癸亥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鄂州居住李文會降授左奉議郎武翼郎四川宣撫幹辦公事范寧之降授從議郎借補迪功郎陳洵武杖脊刺面配泉州牢城收管初王師心之北使也文會以洵武屬師心

爲官屬寧之保之楊愿在中司以此擊文會罷政至是鞫實而有是命

甲子上謂大臣曰交鄰之道當以守信爲主秦檜曰臣觀眞宗皇帝時雖諸蕃小國如溪洞之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還襟等還北史皆不書惟孫覿撰李謨墓誌云今檄還北客之滯南者馬觀國在遣中過公別涕泣而出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三月故因檜奏語附書之但甡之以襟爲今蓋字誤林泉野記云檜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於大金內弱兵勢絕後來歸降之心不知北人何以至有五萬當考案詳書云淮北人願歸者更不禁約去年四月上嘗以此諭檜令回檄洞喻檜奏如此甚便與野記遺史諸書全不同今並附此

中亮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巨師古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從所請也

丙寅步軍司奏軍器事上曰朕頃在京師見內庫所藏弓矢皆太宗眞宗朝所製經厤百年記識如新蓋製造精善故也

丁卯直祕閣劉堯佐堯仁並陞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辰進呈廷試策題上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皆知趨嚮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嚮不正久矣亦風俗使然在陛下力與變革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是仁宗時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材正在作成也

己巳上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於射殿制略曰朕託士民之上所賴以濟者惟正賢碩能然迺或同於鄉原專於身謀不修廉隅不本忠信平居肆貪得之心臨事乏首公之節使風俗曠然大變必有術處此舉人劉章答策言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眞儒始終如一又曰陛下法乎古先得一賢者必思先王

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王剛中策言。帝王之應世。非治天下之難。必得眞賢碩能之用爲難。許必勝策言。今日廟堂之上。其所以董正百官者。竭誠盡忠以謀國事。縉紳知之。將見觀感視效。自然而化。又曰。國家廟堂之上。秉握鈞衡。總攬庶職者。其於節義之事。在人耳目。輝映今古。天下縉紳方且相與取正而激勵。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偸墮爲患。其亦陛下之過計。有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爲首。剛中次之。必勝又次之。機侯官人。章龍遊人。剛中浮梁人也。

壬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洪擬卒。謚文憲。

夏四月丙子朔。賜太師秦檜甲第一區。戊寅。檜遷居賜第。命內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緡錢各一萬。綵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幔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彗出東方。

庚辰。左宣教郎新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乞詔湖、廣諸州勿縱省民私交溪洞。及令監司帥臣覺察所部。勿造事端以起兵釁。秦檜言。近邊猺人與吾民互市。恐難抑絕。上曰。朕見往年西夏亦有互市。中間禁止。遂致用兵。可令帥司相度。後不行。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鎡新科名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褒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乙酉。詔臨安府捕武經郎方直治罪。直前宰相趙鼎給使。以事至行在。侍御吏汪勃言。今國是既定。內外

寧謐。豈容奸人輒肆窺伺。而趙鼎使臣。尙不知革心從化。復敢如此。民聽謂何。其後本府言直肆如章。乃從漳州羈管。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眞宗朝。嘗緣彗星疏決囚獄等事。上曰。取降詔。以四事爲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是月癸未。至是肆赦。勘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期於竝生。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勘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以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目。務要必行。以施實德。尙慮徒爲文具。令三省考覈取旨賞罰。

戊子。右朝請郎知大寧監龐昌孫及兵職官三人竝罷。坐民居遺火。不卽撲滅。致延燒官物文書甚衆。爲宣撫司所劾故也。

庚寅。四川宣撫司募禁衞三百人至行在。上曰。此輩遠來。宜厚犒勞。沿塗探請。悉與蠲之。居止亦須令便利。庶皆得所。成州團練使知敍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飮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酖殺之。敍人皆悲哭。爲之罷市。

壬辰。樞密縣編修官王墨卿、魏元若竝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秦熺嘗從墨卿學。故薦

用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比遣將捕盜閩中。第令殲其渠魁。脅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優與推恩。不然。罰亦隨之。

時福州劇盜號管天下者。攻剽郡邑爲奸。詔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往捕之。故有是諭。

丁酉。太學博士楊邦弼罷。侍御史汪勃論邦弼操心不正。每探朝廷事。傳播於外。與罷黜者交通。曾不以教導爲職。乃以邦弼通判信州。

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以移內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虛有冗費。故省之。十五年十月庚子置總領官。

皇叔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慷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

辛丑。祕書郎陳誠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左從政郎新和政縣令湯思退、左朝奉郎行大府寺主簿王曮並爲祕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邁爲敕令所刪定官。思退、麗水人。曮、煥從弟。邁、皓子也。三人皆以博學宏祠合格賜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同惡相濟。乃以爲福州州學教授。洪邁罷在閏十一月戊午。

賀州刺史御前摧鋒軍統制吳錫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虔州駐劄。

五月丙午朔。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定江軍承宣使。先是海

寇朱明作亂。朝廷遣步軍司統領左武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捕降之。詔進守忠一階。而密有是命。

己酉。侍衞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勝軍承宣使王貴爲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上覽除目曰。此輩處之優穩如此。則見在軍者有所激勸矣。秦檜曰。聖慮及此。可謂深遠。熊克小厤云。初。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貴因告張憲、岳飛之事。擢爲管軍。至是除福建副總管。案飛以紹興十一年誅死。明年三月。貴罷爲福建副總管。以田師中代之。未嘗除管軍。又案是時步帥乃韓世良。後改用趙密。蓋貴止是帶軍職。克誤以爲步帥也。

癸丑。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移知廣州。

丙辰。詔減東南和預買絹匹一千。以寬民力。秦檜曰。陛下天資仁厚。每欲實德及民。大類仁祖。上曰。朕安敢望仁祖百分之一。十七年九折帛錢再。

戊午。詔貧民產子者。予義倉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懋轉對有請也。始命給錢四千。至是懋言。免役寬剩。所收至微。豈能周給。今所在義倉。未嘗移用。若歲令一路發千斛以活千人。以諸路計之。不知所活幾何。皇天親饗。本支有衍於百世矣。乃命戶部措置行之。懋、東陽人也。事已見紹興八年五月庚子。十一年三月乙巳。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爲敵効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爲反覆士。每自讀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某。右副元帥薩里千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章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熙河守將惡之。大詈曰。白常既臣我家而

尙宋官乎。械繫久之。常不屈而止。秦檜遣還北人。史無由見。如馬觀國則見於孫覿集。程師回則見於洪邁夷堅志。然皆因他事及之。故無始末。獨白常事實與宗西陲筆略記之。檜詳。常嘗爲涇原總管。與宗載此事在紹興十五年。又云。與王四、小巢俱遣。王嘗位荆南總管。巢亦位將鎮。二人本末未詳。當考。

己未。右武大夫貴州刺史張延壽陞和州防禦使。錄措置監牧之勞也。

庚申。大理寺丞周懋言。紹興敕。罪人情輕法重者。竝奏裁。立法之意。謂法一定而不易。情萬變而不同。設法防姦。原情定罪。必欲當其實而已。比年以來。內外官司類皆情重法輕。聞奏必欲從重。而以情輕奏者。百無一二。豈人人犯罪。無有非意誤冒可輕比者耶。陛下聖德寬仁。惟刑之恤。而有司未能推原美意。其於情法疑讞。輕重不論。伏望申戒法官。應罪人情輕法重者。竝抑遵守敕條聞奏。以從輕典。仍委所屬時加檢察。如有違戾。竝以故入之罪罪之。庶使無知小民。免致非辜。悉罹重憲。以副陛下好生之德。從之。

壬戌。復置六部架閣官六員。亦以周懋轉對有請也。尋遂以右迪功郎彭炤掌吏部。右從政郎艾若納掌戶部。右迪功郎周紫芝掌禮、兵部。右迪功郎蘇鑒掌刑、工部。案題名炤等填闕在今年七月。今竝附此。

癸亥。詔自今新除學士。正謝前一日。待詔私第。宣詔入院。如故事。用翰林學士秦熺請也。渡江後。此禮久廢。至是熺奏復之。惟敕設以院隘不容鋪設而止。案此句疑有脫誤。

司農寺丞王會守尙書比部員外郎。會、晚弟也。

甲子。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永、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宋見於紫宸殿。初燕垂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中節。百官用樂上壽於紫宸殿。

丁卯。賜宗永等燕射於教場。自是遂爲故事。初。宗永等將至。秦檜言於上曰。使人及期而來。蓋由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故也。上曰。大抵爲國之道。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爲天下生靈。少屈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引見之前日。侍御史汪勃卽劾康伯酬對辱國。望罷之。以副惇信睦鄰之意。乃出康伯知泉州。而愷亦降爲舒州團練使。上語在四月戊寅。宗永入界。在此月戊申。勃奏康伯。在癸亥。愷貶秩。在甲子。今聯書之。

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主簿原本闕名。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令吏部差監鄂州酒務。日下出門。坐於職事全不用心也。此未知與接伴有無相關。當考。

庚午。命權吏部侍郎宋之才、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康益充送伴使。副。舊例接伴使副就充送伴。至是以

金使有詞。故易之。辛未之才等入對。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上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旨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爲韓國夫人。熇妻淑人曹氏爲和議郡夫人。孫右承事郎塤、堪、坦並直祕閣。賜三品服。時塤年九歲。

壬午。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遷資政殿學士。剛中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直祕閣通判明州錢端禮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

甲申。右奉議郎喻樗通判衡州。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臨安府張澄奏修蓋太師秦檜第宅官吏名銜。詔第一等轉兩官。餘以次第賞。尋拜澄端明殿學士。（澄進職在是月丙申。林泉野記云。檜簒賜第窮土木之麗。）

戊子。翰林學士右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特遷左中奉大夫。充翰林學士承旨。故迪功郎張木漸特官一子。以任漵浦縣主簿。歿於王事也。

庚寅。左朝請大夫曾班主管台州崇道觀。（班始坐降金削籍編置。不知何時牽復也。）

癸巳。左朝散郎張昌知楚州。昌守眞州。代還入見。言兩國通好。使命往來。則運河堤岸。不可不治。望令淮、

浙沿流令尉兼帶入銜從之。王ISN清揮麈錄稱秦檜喜昌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事已附見紹興十三年五月戊申昌除知眞州注或可修潤附此。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王鐵看詳監司守臣所上應詔條具裕民事件。左承事郎充皇太后宅教授張本面對。乞令逐路憲司每季條具一路刑獄禁繫多寡核實以聞嚴加黜陟詔刑部申嚴行下本尋遷一官。本進官在己亥。敕令所刪定官錢龐面對。乞申戒州縣或遇水旱從實檢放從之。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本部尚書。祕閣修撰新知廣州薛弼充集英殿修撰。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莫將兩易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作山砦自保。將言漳泉汀建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游手輩從賊熟識小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疫難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人許之。未及招而將易鎮。

丁酉秦檜以左朝散大夫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元鼎措置本路盜賊公事。上曰可諭殿前司自今招捕郡寇分填諸軍闕額則盜賊銷矣。元鼎侯官人也。

戊戌秦檜爲上言士大夫多橫議無益國事。上曰靖康之事是也。朕見當時士大夫奏狀多是李綱、耿南仲等紛紛爭事無肯以國事爲慮者。檜曰靖康之初金主自令幹喇布就便酌中施行誠有人肯任國事則大計久已定矣。上曰後來生靈塗炭之禍皆由於此所以國家大事須在得人肯任。檜曰非人主聖志

先定豈臣下所能決。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秦熺入見引李洪故事乞避親且言前此以和議文字多所關預國事至重不敢有請今則大計已定望許臣罷職庶幾不紊彝典不許。

辛丑江東轉運判官趙不棄乞令監司察部內縣令老病不職者與黜祠上曰朕嘗謂縣令最爲親民又非郡守之比貶固不可而庸繆之人尤害百姓蓋因其庸繆則吏計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縣令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四

【紹興十有五年】秋七月乙巳朔罷夔路軍興以來所置酒店。以寬民力。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也。夔路舊無酒禁。爲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已。建炎末增至六百餘。然土荒民少。人不以爲便。剛中既以本司錢四百餘緡代撥贍軍。遂弛其禁。

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緣曾祖平日論著。卽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羣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伋特遷一官。初范沖在史館。上出光記聞。命沖編類進入。沖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册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伋懼罪。遂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伋遷官在是月辛亥。今併書之。范沖編類記聞。不得其時。已附見紹興六年八月己亥。

丁未。右朝請大夫知泉州吳序賓奉詔條具便民事件。言泉南七縣。盜賊者四。本州雖軍儲不足。而義倉見存七萬石。欲開倉賑貸。而常平司執以災傷七分之法。至今人未被賜。欲比附每縣給三千石。賑貸四等以下人戶。給事中李若谷等請每縣給二千石如所奏。從之。

戊申。復置利州紹興監。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剛中言。祖宗朝立

法。約四川所有見錢。對數印造錢引。使輕重相權。昨因軍興。調度滋廣。印造寖多。又有司申請爲闕鼓鑄本錢。遂廢罷錢監。其金州一帶銅錢。迤邐透入□路。相兼轉用。銅錢不多。有而民間鑄造農器鍋釜。及供應官中軍器。積日累月。銷鎔川錢殆盡。以致劍外州縣。全闕見錢行使。竊恐稱提不行。牽連以裏州縣。引法弊壞。有誤國事。疏奏不待報遂行。剛中以利州山林多鐵炭易集。乃命本路轉運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監官檢勘監門物料庫官等陸員。軍匠五百人。後增鑄至十五萬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歲用鹽官錢七萬緡。三路稱提錢二十四萬爲本。率費錢二千而去千錢云。

辛亥。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渡準詔條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然。矯訐迂闊者。亦可見也。　左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鵬飛除名。惠州編管。侍御史汪勃奏鵬飛前在禮曹。陛下崇東朝之養。推尊徽稱。禮有自來。鵬飛深切譏議。殊不知先帝之三妃九嬪。秩等公卿。固與庶人之一妻一妾異。鵬飛敢爲妖言。妄自標目。無所忌憚。大逆不道。望投畀荒裔。以爲造言亂衆者之戒。故竄之。

壬子。直祕閣新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錢端禮爲兩浙路轉運判官。端禮自明州通判改除。過闕入見。論湖塘利害。望特詔所部。專責丞佐廣求水利之源。乃有是命。　時秦檜議乾鑑湖爲田。云歲可得米十萬斛。上謂若遇旱歲。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檜乃止。乾鑑湖事。以日曆紹興二十九年十月辛未所載上諭王綸語修入。不得其年。且附端禮論水利之後。

癸丑。成州團練使幹辦御輦院吳蓋爲建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甲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卒。

乙卯。權戶部侍郎王鐵言。應軍事補官之人。欲令本縣驗實。如屬冒濫。卽令改正。隱庇者抵罪。以富民避役者衆故也。

丙辰。詔學士院案籍。令監修國史官取索點檢。此必有所爲。當求他書參考。左承事郎新簽書鎭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劉章爲祕書省正字。章解褐卽入館。異數也。熊克小厤載章除正字在十月。亦因題名所書而不詳考也。克又云。章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陳誠之例。亦誤。章此時未到任也。

丁巳。興化軍守臣汪待舉條具便民事。乞蠲本軍諸邑漁人所輸簀稅。及浦生之草。採者毋令出錢。從之。

戊午。詔廬、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上曰。人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故迪功郎楊世永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以前任端溪尉死於盜也。

己未。故武德大夫趙德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以捕虔寇閩中死於陣也。其徒九人。皆贈官錄子孫有差。

甲子。故右迪功郎汪位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位爲亳州司理參軍。死於難。故錄之。

乙丑。權尚書禮部侍郎宋之才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丙寅。楚州爲捕盜官乞依元旨推恩。秦檜曰。賞有定格。固難易也。上曰。信爲治道之本。若不堅守出令。其誰信之。

丁卯。大理寺丞周贊面對。乞戒監司郡守毋得增吏擾民。詔申嚴行下。

戊辰。兩浙轉運判官吳炯條具便民事。乞令常平司支借錢穀。勸民濬決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以泄水勢。庶無淹損民田之患。詔可。後十餘年乃克行之。

己巳。秦檜進呈免放四川轉運司因贍軍借用常平錢十三萬緡。檜言。近來戶部歲計稍足。蓋緣休兵。朝廷又無妄用故也。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富貴。大抵治道貴清淨。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檜曰。舜無爲而治。陛下得之矣。

是月。金國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

八月甲戌朔。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條上便民事。言今民間有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也。乞折帛錢並輸實數。更不合零從之。　祕書省著作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衛守起居郎。錢周材試起居舍人。　詔樞密院準備差使使臣以百五十人爲額。三年爲任。比舊減五十人。其已滿願就外任者聽。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唐煇卒。

丙子。上與大臣議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矣。楊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上因論史事。秦檜曰。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

壬子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然豈知人臣遭變夫豈得已上曰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閒耿延禧爲太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雖延禧傾害略不爲之易節檜曰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爲渠作東宮官不敢通書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臣謹按范仲淹祥符末登第紹興眞宗之世爲小官自爲陳州通判以至執政而薨仁宗未有子安得有東宮官檜之誕妄無稽皆此類也）

尚書右司郎中林乂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丁丑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魏元若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　司空員外郎胡涓面對乞去諸邑害民二事一曰輸納官物不銷簿二曰催科輒付巡檢司詔申嚴行下

戊寅江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劉寶降授果州團練使別與差遣都統制王勝勍寶擅伐民木及彊刺平人充軍故責之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用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孝恭請也

庚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韋壽成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宣州秦梓爲端明殿學士再任士居右朝請大夫章元崇率六邑士民詣闕借留故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上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元禮侯官人也

熊克小厤附此事於九月丙辰恐誤

丁亥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卒　國子監丞文浩面對論諸州教授與諸生疑難答問於羣經宜無所不通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題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爲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九月己巳依奏

辛卯詔諸路州縣出縣歸業人戶其元棄田產可照者盡行給付見有人承佃及官賣了當即以官田之可耕者比倣給還先是詔限十年至是知興國軍宋時條上便民事乞寬展年限以招歸業之人故有是命

壬辰沂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特降一官坐擅遣官兵回易故也

甲午大理評事黃子淪面對言自渡江以來宗室散處外州多居民間或在僧寺陶染澆薄不足上副陛下親睦之意望依兩京例於江浙湖南帥司各置敦宗院以地里遠近遣之董以宗長訓以師儒庶幾不致失所且獲被教養悉爲良善事下禮部不果行

己亥權戶部侍郎王鐵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幷備水旱科條實繁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則開發倉廩濟以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哉建言者將欲省官而主管已復將欲省吏而胥徒如故獨罷一提舉官而姦弊百出州縣苟且無所

畏憚封樁錢物貸移易多致陷失凶年饑歲賑濟之法漫不加省今雖隸於憲司而獄訟繁夥不能究心望復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爲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四川等處兼領指揮在九月辛亥點檢錢物指揮在八月壬寅今併書之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該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常州右宣義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祕閣良史除職在九月丁巳

庚子給事中兼侍讀李若谷爲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仍兼侍講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以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通舊爲九百人

九月戊申故中大夫呂由成特贈左通奉大夫官其家二人由成嘗知襲慶府死於難

己酉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德既黜張子蓋又併取張俊所屬愛將馬立顧暉而罷之俊怨訴諸朝秦檜亦忌其勇乃有是命先是德言本司游奕軍隸馬軍已久乞將牙兵親隨搭材等爲一軍以補游奕之闕從之德遂以中軍正將張振爲游奕軍統制振河內人敵陷兩河振聚衆得百餘人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陽詣鎮撫使桑仲仲以爲諸軍都提舉李橫代爲鎮撫使與振有隙振乃走板江歸於解潛爲潛中軍統制潛召歸至行在遂隸張俊軍中俊以

爲準備將。後遷正將。至是德拔用之。張振事以趙牲之遺吏附入。但牲之稱王德置游奕軍在十六年。恐誤。今且附德罷時。

庚戌。寧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統制王權爲武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林泉野記云。秦檜任將帥。必選奴才。恐其有謀起兵間己之罪。故諸帥皆貪汚。士氣不振。

辛亥。臨安府守臣張澄條上修建皇太后宅官吏名銜。詔以次第賞。按秦檜賜第修建官吏第一等轉兩官。而皇太后外第第一等轉一官。更減一年磨勘。檜爲宰相。而所擬如此。可謂無忌憚之至矣。

壬子。金主亶祀天於郊。先是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爲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爲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等同謀。欲因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閣師瑗皆坐誅。閤門無嗇類。虛中死年六十八。此以虛中行狀及其家誄狀參修。行狀又云。秦檜懷姦無狀。且忌公功在己上。繳還蠟書。當求他書參考。李大諒征蒙記云。都元帥烏珠回師。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沃赫先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師暫歸議事。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蓋知虛中死節無疑也。虛中渣熙六年十月戊午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開禧初。加贈少保。贈師瑗寶謨閣待制。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引對而有是

命。既而二人以已見請對。周材乞命諸路憲臣察刑獄寃濫。抑乞禁止沿江米稅。從之。二人以見入對在十月癸酉周材所奏以甲戌抑奏以丙子行下今聯書之

乙卯。左朝議大夫陳桷知襄陽府。

丙辰。詔諸路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舉京官狀理爲職司。從吏部請也。

辛酉。以錢周材爲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祗候俞似副之。嚴抑爲賀生辰使。閤門祗候曹浚副之。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李若谷進兼侍讀。起居郎趙鼎兼侍講。

甲子夜。太廟旁居民遺火。乙丑。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

丁卯。侍御史汪勃請以給舍看詳到裕民事目。令監司鏤板散下州縣。使民通知。仍劾其稽違。從之。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卒。以奉使之勞。特贈慶遠軍節度使。

壬申。武經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趙瓌知閤門事。是月。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撫使薛弼始至福州。時福建郡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弼。事惡二三。盍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爲効用。及將移鎭。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游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後。官軍旣還。或能爲過。亦未爲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副總管韓京每

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乃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其所請。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弼遂減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　河決李固渡。金主亶調曹、單、洪、亳、宋五郡民修之。民有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二萬四千夫。五旬有四日而畢。

冬十月甲戌。按是月癸酉朔。大理評事環周而對。乞戒州縣自今毋得令保正副日書卯。詔監司覺察。

乙亥。上書秦檜賜第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賜宴。仍賜檜青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

熊克小厤在九月。蓋誤。檜言不敢上辜恩賜。欲什襲珍藏。以俟外補。或得歸休。用諸國門之外。上優詔諭之。呂中大事記。我高宗之待檜既賜之相第。又賜之家廟祭器。既賜之畫像贊。又賜之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而孫三人尚在襁褓。並賜之三品服。果何負於其臣。而檜忍於負其君如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可贖也。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修玉牒兼權參知政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職名仍舊。時侍御史汪勃言愿之過。愿聞。引疾匄免。章五上。乃有是命。熊克小厤云。楊愿自請罷。按汪勃論韓公裔章疏云。公裔素與愿交通。臣嘗具疏論列。今愿既云云。則愿蓋爲勃所擊也。此月辛卯。王言恭文浩放罷。明年二月辛丑。韓公裔與任外宮觀。皆與此相關。

戊寅。右奉直大夫新通判昌州魏彥昌除名。昭州編管。彥昌故省吏也。侍御史汪勃論其在紹興初。交關宰執。以致紛紛。既獲幸免。而不悛其惡。故竄之。

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左朝議大夫知婺州吳表臣復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潭州劉昉言。武崗軍猺人楊再興父子。自建炎中侵佔省地。幾二十年。近準御前處分。令昉措置。遂遣安撫使幹辦公事王歷諭以禍福。願還省地及民田共六十餘畝。已召民歸業。欲乞求免賦役。從之。歷、暎弟也。明年四月壬寅推恩。

降授均州觀察使范納卒於夔州。丙戌。遺表上。上曰。納庸人也。朕嘗識之。全不知兵。今既云亡。可復一官。乃復昭化軍承宣使。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昭敦復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上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閒辟。可謂無忝爾祖矣。

己丑。左朝散郎新國子監主簿俞堯弼充敕令所刪定官。堯弼、上饒人也。左承事郎楊傑守國子監主簿。傑、存中子。舉進士及第。故擢之。左朝議大夫虞祺復爲潼州府路轉運判官。祺初見紹興四年。祺歷漕夔、潼。

方時軍興。諸道以聚斂爲先務。惟祺所至晏然不擾。

庚寅。主管馬軍司公事田晟請給軍器。上曰。戎器久不用則易蠹。令善用之。又進呈鎮江軍中秋教武藝

出格人。上曰。師不可不素練。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講提舉祕書省秦熺再乞避親。且言今國信已行。別無撰述文字。御筆除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位李若谷上。熺請班其下。從之。翊日。上謂檜曰。熺出朕親除。可謂士人之榮也。熊克小疎於此書熺除知樞密院事力辭蓋誤。詔宰執給使授官轉至保義郎。許理爲官戶。

辛卯。尚書吏部郎中王言恭、國子監丞文浩並罷。以侍御史汪勃言二人趨附執政。陰爲爪牙。結朋植黨故也。此恐與楊愿罷政相關。

甲午。左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彬州居住。彥質寓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檜意。奏彥質頃任樞府。懷姦誤國。今居衝要之地。與守臣吳說私相議論。妄及朝廷。說坐免官。而彥質有是命。

乙未。詔秦熺依舊提舉祕書省。

戊戌。太常寺主簿陳積中、御史臺檢法王鎡並守監察御史。鎡、石埭人。嘗爲皇后宅教授。汪勃薦之也。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王鐵、睿思殿祗候王晉錫同製造郊廟祭器。

庚子。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馭諸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諸將因言其有跋扈狀。檜不欲剛中併掌利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戶部。外道則隸總領。責有所歸。事且易辦。欲依此例。就四川

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十一月庚申除趙不棄。

辛丑。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左朝奉大夫知袁州沈昭遠並復敷文閣待制。

是月。金太師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院元帥梁國王宗弼卒。宗弼封梁王。諸書不見。紹興三十年五月。生辰副史王全上路。口奏稱烏珠爲故梁王。蓋紹興十三年以後改封故也。宗弼且死。語其徒以本朝軍勢強盛。宜益加和好。俟十餘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可爲寇江之計云。此以李大諒征蒙記修入。其詞雖俚。然足以見金人急於就和。與秦檜養寇遺患之罪。故具載之。皇統五年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行府四帥曰。今契丹漢兒待吾歲久服心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例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推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感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爲難矣。吾有術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果舉。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爲輔。遣天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永深爲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共須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離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爲難。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按大諒所云烏珠封謚。他書皆不見。且附此。當考。

十有一月癸卯朔。以秦魯國大長公主終喪。子孫遷官者十有一人。授官者十有六人。甲辰。以其子檢校

少保瀘州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錢忱爲少保封榮國公太尉德慶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錢愐開府儀同三司用優禮也近制公主子率授武翼郎孫宣義郎曾孫承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恭人云　饒州童子戴松十歲其弟槐九歲皆能誦書詔免解一次

甲辰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爲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師囊以萬衆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爲立祠歲時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膺開禧元年閏八月壬午加謚忠惠

乙巳忠訓郎張掄獻書籍五十一事詔遷一官掄開封人瓊王仲儡子壻也

丙午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池州居住范同復左中大夫知太平州　右朝請大夫趙士鵬提舉兩浙路市舶士鵬秦檜友壻自江陰軍代還而有是命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王珪論士鵬再任提舶凡珍異之物專以奉秦檜而盜取其半以爲私藏當攷

丁未直祕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徽猷閣再任　戶部員外郎邊知白面對論錢塘仁和二縣養濟院苟簡滅裂乞申嚴行下從之

戊申右通直郎杜天舉知尋州還入對言廣西列郡並無教官昨沈晦請於士官內差教諭恐未足爲後人模範乞令見任有出身或特進名補官人兼攝從之翊日上謂大臣曰天舉所陳事頗有條理士大夫所言有益於事者不可不行也熊克小厤稱杜天舉奏便民事蓋誤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面對乞令諸路憲司覈

實州縣給散和糴本錢。詔申嚴行下。

己酉。祕書省正字黃公度罷侍御史汪勃言。李文會居言路日。公度輒寄書喻之。俾其立異。且謂不從則當著野史議詆。其意蓋欲爲趙鼎游說。陰懷向背。豈不可駭。伏望特賜處分。故公度遂罷。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言。本府內外官兵支遣。及供辦行在所宗廟宮禁。下至百司取索。皆成定式。椿辦外。其歲計經費之餘。理合歸之朝廷。如遇非泛。申朝廷取旨支用。詔戶部取索開封舊法申尚書省。敷文閣待制柳約卒。

辛亥。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徽州居住何鑄復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大理評事郭唐卿面對。論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專一治獄事。上謂大臣曰。獄重事也。官不歷事。則一出胥手。不勝其弊矣。

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衞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謚恭毅。

丁巳。詔平江府應辦國信館舍宴設。爲一路最。守臣寶文閣直學士王曄落直字。日本國賈人有販琉黃及布者。風飄泊溫州平陽縣僊口港。舟中男女凡十九人。守臣梁汝嘉以聞。詔汝嘉措置發遣。

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諫議大夫。若論敕令所刪定官陳瀾、軍器監丞章岵皆與在外者交通。窺探朝政。密相報聞。詔並罷。

己未。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閻邱昕充敷文閣待制。宰執奏新製祀享禮器事。上曰。今天下無

事。郊祀廟享禮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又曰。眞宗朝。遼人直犯澶淵。當時射殺撻覽。乃命追襲。戒諸將毋得殺戮。防之出境。秦檜曰。契丹百餘年來不敢濫盟者。緣眞宗兼愛兩國生民。不殺之故也。歸州文學高袞獻二都賦。詔與教官差遣。成忠郎趙子愷停官南外宗正司拘管。時發還北人馬欽。而子愷與之飲宴游獵。常州守臣湯鵬舉劾於朝。故有是命。史所載發歸北人。惟此一事。故著之。欽紹興八年正月乙卯以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爲江西兵馬鈐轄。不知今何官也

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不弃有風力。而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於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本秦檜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奏聞之。謀於王顯道王映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弃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於零落中。辟爲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爲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籍亨仲。即召德夫爲版曹。按王映今年正月已出知平江。又建炎三年已許宗室注川陝西路差遣。此小誤。晁公武事。李燾常辨之。見十七年二月。并行中除總領注。

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己。繇此有隙。

祕書正字王曮面對。言今訪求遺書。而州縣施行未稱上旨。提舉祕書省官即古修圖書

使之任宜以求書之政令命以專行優加賞勸從之
辛酉降授武功大夫殿前司神勇軍統制李耕復饒州刺史知金州主管金房開達州安撫司公事耕邢台人楊存中薦也
壬戌左朝奉郎吳棫添差通判泉州
癸亥兵部言泰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綱乞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川秦茶馬司歲市馬九千八百有奇黎敍文長寧南平五州軍千匹係川司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餘匹成都五萬宕昌寨峯貼峽三千八百匹係秦司潼川三萬利州二萬餘匹成都利州路二十三茶場歲產茶二千一百餘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斤餘係西路九州軍凡二十場四百八十四萬斤餘係利路二州凡三場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四十萬緡此其大略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乞將成都府路轉運提刑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三十二萬貫文令都轉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添錢八萬貫通作四十萬貫並取發博馬絹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三年爲頭應副奉聖旨依已見本月日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丙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保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禮部侍郎監察御史李樗爲右司員外郎右朝散郎添差通判秀州曹泳提舉福建路市舶
閏十一月壬申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伏奉恩命賜臣請給依政和格全支望更付有司取索參酌

庶得安帖從之。按紹興五年十月辛酉敕令所申明政和祿格三公三少三省長官請給比嘉祐祿令倍多乞依嘉祐祿令宰臣請給則例修立已得旨依奏今檜方乞取索參酌何也

戊寅提舉祕書省秦熺言祕府多闕書詔本省郎諸路藏書之家借書錄本且訪先賢墨迹

己卯詔罷新科明法。熊克小曆載此事於明年二月已今從日曆克又稱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定申選人赴廷試次年遂得黃子滒一人蓋不攷今年再得張鎡也

庚辰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耕籍使以上將親耕故也先是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游操等請耕籍使乘金根車備鹵簿護耒耜先詣壇所許之既又乞減鹵簿之半用三百四十四人其後秦檜不敢乘而止。乞耕籍使乘車在十一月癸卯乞減儀仗在此月丁丑今聯書之朱熹撰張浚行狀稱有張柄者嘗奏請檜乘金根車詳見明年三月戊寅張柄面對注此月甲午禮部太常寺奏用端拱故事金根車載耒耜耕籍使不乘車

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上好米芾書嘗哀其遺墨刻石藏之禁中友仁能世其業上眷待甚厚　太常寺主簿吳元美罷元美侯官人用薦者除太常甫踰月右諫議大夫汪勃奏李光頃爲執政行同市井而元美出入其門相與謀議望斥去之以一四方之觀聽乃出元美主管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甲申司農丞主簿宋敦樸面對言望詔守令以來春耕籍之後出郊勸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農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爲文具何益於事乃詔從之敦樸永嘉人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宦陞敷文閣待制

丙戌權兵部侍郎鄭樸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

丁亥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一止新除敷文閣待制指揮勿行初秦檜以一止久奉祠奏與閭邱昕同除待制十一月己未一止上疏言臣末學迂愚本無才術叨居近密未報毫分屏伏山林誓將槁死獨何顏面更叨異恩中書舍人段拂奏一止趣操朋邪自作弗靖陛下以其嘗在瑣闥特優容之而乃輕躁怨忿形於奏牘乞罷除職指揮御史中丞何若再奏一止阿附李光舉所不知陛下待遇優容不爲不至而一止辭氣怨懟無臣子之禮戊子一止坐落職

己丑太常丞王溍請皇后就禁中親蠶不果行

辛卯詔楚州上供錢物更免一年

丙申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祕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從之

丁酉進呈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乞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羣經義疏及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爲注說以爲人師此何理也皇兄寧國軍節度使權奉益王祭祀安時薨輟視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十有二月壬寅按是月辛丑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馬雲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

言其心懷異議。陰合趙鼎也。

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寧戒飭之。呂中大事記。檜雖偃兵以苟安。而上御殿閱焉。又每歲御殿前馬步軍。賞將士藝精者。增置殿前司軍。又分軍於州郡。以控制盜賊。其立武不忘也。

辛亥。新除太常寺主簿俞光弼爲御史臺檢法官。用中丞何若奏也。

乙卯。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薨於台州。

丁巳。上謂大臣曰。將來禮器造成。宜頒其制於州縣。俾遵用之。以革舛誤。太學正孫仲鰲面對。言陛下崇雅黜浮。大明正論。而民閒書坊。收拾詭僻之說。不經裁定。輒自利行。汩蕩正眞。所當深慮。乞行禁止。又言。郡縣庠序。春秋釋奠。守令或不躬親。望賜申戒。皆從之。左宣教郎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應副不易。朕將詔鄭剛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已。此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癸亥道夫奏疏修入疏稱十五年陛下諭臣云云。而日厤不載。道夫上殿之日。蓋遺之也。今因除日附見。

戊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鼎卒。

辛酉。直祕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琛爲軍器監。尚書右司郎中李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並爲左司郎中。戶部員外郎李朝正、金部員外郎宋貺並爲右司員外郎。大府寺丞徐宗說爲度支員外

郎宗說開化人也。

壬戌左承議郎知廣安軍張庭俊與宮觀。尚書省言。庭俊陰懷異意。凡朝廷措置。並不遵稟。故有是命。

甲子詔右司員外郎李朝正仍舊同措置經界。右朝散大夫高楫知全州代還。言溪峒猺人至弱。未嘗敢侵省地。緣寨官縱人深入猺界掠取。遂致乘閒劫省民。謂之酬賽。仰惟祖宗之法。止令撫遏。不容捕殺。乞下湖南禁止。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好生之德。上謂大臣曰。蠻猺微弱。州縣或非理侵擾。當諭守臣撫綏之。

丁卯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富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來賀來年正旦。

戊辰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復爲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用吏部請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一人。諸路斷大辟九十一人。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楫申修築本州城。許之。瀘舊無城。以木柵爲固。歲久不葺。盜取而薪之。政和中使命壘石爲堤。上築城。其周六里有奇。計用錢二十一萬緡。然瀕江一帶石堤雖固。而上封以土。江水暴至。猶有齧城之害。楫悉以石甃土。凡石城千一百七十步。高二丈二尺。土城千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舊樓櫓千五百餘間。今爲敵棚四十而已。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開耕始。溉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爲荒野。是歲守臣句龍庭實庭實、夾江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一月。貸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

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爲沃壤庭實又爲書名曰堰規至今不廢邦人爲立祠歲時祀之嘉泰元年賜廟額曰靈嘉開禧元年封想濟侯　邵武軍威果營卒謀作亂欲以夜半縱火焚譙門殺郡守左朝請大夫趙子昇卒陳昇告之捕同謀者皆斬授昇承信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有六年】歲次丙寅，金熙宗亶皇統六年。春正月戊寅。按是月辛未朔。上謂大臣曰。將來籍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農之詔。頻年有之。不過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是日。大禮寺少卿張柄面對。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有張柄者。嘗奏請秦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按檜此時爲耕籍使。去年十一月癸卯。禮寺嘗乞耕籍使乘金根車。閏月甲午。又奏止乘馬。柄非禮官。不知何以與聞之。或者禮官已改議。不乘車。而柄復請之也。柄面對劄子全不見行下。當考。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除節鉞不降麻。非舊典也。蓋中書失之。舊例納節不降。葉夢得自文階改除。當降制也。詔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爲額。己丑。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錢愐薨。贈少師。賜其家銀帛各五百匹兩。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辛卯。致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退詣思文殿進膳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宮架樂作。上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癸巳。太師秦檜以親耕禮成。乞宣付使館。甲午。檜又奏。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

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耕籍爲農民之勸。朕豈憚勞。乙未。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丙申。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段拂守給事中。祕書少監游操權尚書禮部侍郎。祕書省正字王曮爲吏部員外郎。右護軍統制知西和州程俊應詔條上便民事。言本州並邊多沃壤。而耕鑿或無其人。疲瘵之民。無力復業。望令有司量行給借牛犁糧種。許於六科償還。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右宣奉大夫知臨安府張澄爲慶遠軍節度使。以修皇城及籍田辦治故也。詩詔澄佩魚施狻坐。立班上殿並如舊。是日癸丑降旨。

二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初。玉牒所修書。而元帥府事多放佚者。端明殿學士楊愿時兼修玉牒。秦檜奏令愿質之公裔。公裔上康邸內知客也。檜欲賞公裔。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承宣使。檜疑其舍己而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劾公裔頃嘗與愿交通。今愿既去。公裔嘗懷怏怏。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若不罷去。恐無安靜之理。故有是命。此以日厤及熊克小厤參修。但克稱史館修日厤。愿時爲史官云云。則恐非也。按愿是起居舍人以至執政。並兼修玉牒。惟紹興十年。嘗爲祕書丞數月。而丞不與史事。其所謂交通。必在侍從執政之時也。今略修潤書之。

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祠典者。並令日下毀去。以左司郎中李樗面對有請也。

癸卯。內降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詔段拂所草也。

甲辰。降授從義郎范寧之除名。建州編管。坐前爲四川宣撫司屬官。犯贓抵法。故謫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聞王權在建康。教閱依時。仍不擾民。諸將頗畏服。良可嘉也。既而權言。已揀退軍中老弱。上曰。所汰之人。須令招填。恐暗消兵數也。（檜申揀退軍兵。在是月癸亥。）尚書左司郎中李樗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言。樗嘗出入王安中之門。燕山之役。頻冒優賞。今和議既諧。乃使異意者攘臂其間。緩急恐不可信。乃以樗知信州。

癸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先是檜上疏。乞令禮官討論家廟及三代墳域制度。禮部、太常寺以晉、唐及本朝故事、紹興式令奏。下臨安、建康府照會。（是月乙卯行下。）故有是旨。廟在私第中門之東。一堂五室。歲以孟月柔日享之。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參知政事。特增七官爲左光祿大夫。官給葬事。

壬戌。右司員外郎李朝正面對。論士居士大夫干擾州縣。爲令者不能曲法順從。或遭摭拾。望自今按發訴訟。非實係貪墨殘酷之人。宜加闊略。上曰。縣令之職。本欲撫育百姓。乃掊斂以待過往。科率以奉權貴。

害及一方。殊失設官爲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癸亥。詔臨安府旬具城內外有無已得差遣人申尚書省。從右諫議大夫汪勃請也。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三月庚子降旨。

丙寅。尚書戶部侍郎王鐵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鐵引疾有請也。右司員外郎李朝正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爲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上諭大臣在正月己丑二月乙卯令併書之。

壬申。詔未置提舉官以前縣州借兌常平錢物。令本司度量年月遠近。申取朝旨。隨其多寡。立限撥還。自今毋得借兌。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癸酉。以和王女樂平縣主出適。命大宗正司主之。王、上季弟也。靖康王族數云。故和王女嫁杜遵道男安石。今已到行在。主加封在辛卯。今併書之。

丁丑。眉州進士侯鳳上書論綱馬利害。上諭大臣曰。鳳所陳雖未足。然朕固知其蔽。未有以處。每以綱至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韻類。詔特遷一官。　左武大夫建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安道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卒王澤盜用軍錢。亡命入北境。妄言本朝機事。金械之還。是日斬於市。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爲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庚寅。江西安撫使李迨乞留統兵官李通所部駐建昌軍。上曰。諸處有盜賊。旋來請兵。未爲良策。須帥臣豫有方略。乃善。可下諸路措置行之。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皇城司。初復故事也。　詔禮器局造太師秦檜家廟祭器。先是禮官援五禮新儀。奏用常器常饌。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段拂乞依政和六年已行舊制。給賜臣僚祭器。乃采用焉。拂奏請在是月丁丑。　其後韋淵、吳益、楊存中皆賜祭器。蓋自檜始。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卒。

癸巳。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提刑拘催諸州經總制錢。有賞無罰。事屬僥冒。乞立減展磨勘年格法。從之。　刑部郎中許棐面對。乞罷酒稅場務日比。詔戶部措置。

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狹。至不能陳列。給事中段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爲十三間。其中十有一間爲十一室。東西二間爲夾室。又作西神門、冊寶殿、祭器庫。　明州觀察使辛永宗降授鳳州團練使。永宗爲秦檜所惡。言者請移之遠地。詔添差湖南馬步軍副都總管。居邵州。永宗留建康不

行。御史中丞何若言。建康大軍所駐。使永宗出入其閒。豈得安靖。望少加懲責。仍令本府差人押赴邵州。故有是命。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張本爲祕書省正字。本以上書得官。賜出身。改京秩。至是入館。

丙申。詔海內四州軍各置教職一員。從瓊管安撫徐志道之請也。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爲額。每路縣令以十分爲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一縣爲罰。金主亶以上京宮室太狹。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右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復左朝奉大夫。知溫州。

壬寅。直徽猷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寶文閣。錄招降武崗猺人楊再興之功也。事見去年十月乙酉。上曰。猺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嚮化。大抵猺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爲過也。

癸卯。用前荊湖等路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立祚德廟於臨安府。尋加封程嬰爲忠節成信侯。公孫杵臼爲通勇忠智侯。韓厥爲忠定義成侯。嬰等封在六月丁巳。今併書之。

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司封員外郎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刊石。置於廳事。上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勸農之責。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

右朝議大夫知道州李佾條上便民事件。請以眞宗御製文字七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鏤板於廳事揭示。己酉。從之。熊克小厤謂李佾乞揭示。非也。

庚戌。上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臣謹按林泉野記。稱檜已漏卽出省。文書壅滯。皆不省。乃與此不同。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董德元等所奏及上語考之。乃是事事止申尙書省。上又稱鍾世明奉使。迺無一字至朕前。及稱看詳章奏。官取大臣意旨。民事不令朕見。由是言之。御前諸處奏到絕少。乃是檜意。今反以此答天問。其欺罔甚矣。故表出之

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如此減省。豈非議和之效乎。

丙辰。敎武郎閤門祗候俞似、修武郎閤門祗候曹浚並爲右武郎。以使還特遷也。

左奉議郎新通判成州郭伸獻易解。上曰。易象深微。極難窮究。須有自得。仍不穿鑿。始可爲之經通。伸議論亦粗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伸一官。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卽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十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甲子。右修職郎楊迥充敕令所刪定官。迥、時子也。

丙寅。御史中丞何若言。諸路多執平民強刺人情不安。非太平肅靜之意。望嚴行禁戢。從之。

五月壬申命諸路漕臣兼提舉事如本司官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領用權禮部侍郎游操請也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道湮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極爲勞費而商販亦阻上聞乃諭大臣令開撩之

甲戌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請以招安人付諸軍拘收仍加存恤毋令逃竄上曰弼所慮不苟愚民無知有被驅虜或州縣科擾不得已而爲盜者帥臣得人則盜不作矣

丙子詔學校科舉取士如經義詩賦人數不等即以文理優長通融補於不得過三分亦用禮部請也

丁丑封典籍馮氏爲美人司記劉氏爲才人

庚辰左大夫周綰爲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恤民爲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官豈可不愼擇綰、縉雲人

辛巳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素習驕駿不閑世務傾險任數也

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

癸未初作太廟祏室於室之西牆金釘朱戶黑漆趺坐如承平之制

甲申德興縣士民傅取新等請知縣陳鼎再任鼎常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備邊忤秦檜故逐至是檜進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核實御史中丞何若即奏鼎朋附廖剛其任

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鼎坐免去。鼎爲邑有惠愛。至今人思之。鼎罷在八月庚申。今併附此。淳熙五年。先臣翰德興縣邑人爲詩以美先臣。其首章云。銀峯縣政百餘年。陳鄭才猷舊所傳。陳蓋指鼎也。是時去鼎之罷已二十餘年。而邑人之言如此。則若之所云非矣。

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爲準。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上大悅。太學博士關注罷以御史中丞何若論其陰有交結。圖爲不靖也。

丁亥。金主使其金吾衞上將軍彰德軍節度使烏庫哩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申節。

癸巳。上謂大臣曰。春秋之學。士人習者極少。宜有以勸之。近秦熺亦嘗論此。實契朕意。

甲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薨於泉州。後謚文肅。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檝奏天雨豆。甘露降於郡園。

是月。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部門。與之、倬子也。上之以星變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彗不足畏。秦檜大喜。遂特改京官。與之事。以林泉野記修入日曆並不載。與之改官。指揮其監部門據題名在今年五月到任。故附此月。末彗出求言。在去年四月。

六月己亥朔。右宣義郎知信陽軍馮榮叔代還。上言。京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應歸業之民。

如給復年限已滿止收半稅更假之五七年以勸耕懇其流移在內郡欲歸業者所在自陳不許占留不過數年丁賦如舊上甚以爲然諭大臣曰若荒田耕鑿得偏大爲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靖人思歸業然所在尙有占留之弊可令戶部措置乃以榮叔知均州上諭大臣在癸卯榮叔除郡在壬子今聯書之直祕閣知常州湯鵬舉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丁未秦檜奏淮東鹽課增羨乞推賞上曰增羨之賞尤所當愼大率今歲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癸丑左朝奉郎知彭州彭賓前通判邛州牒避親舉人不實會赦猶降一官監察御史巫伋面對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輒爲非法之具如鐵塘仁和二邑所用浮匣命繩之類不得復用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甲寅臼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踰歲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此據蔡百訥義談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自是行之至今監察御史陳積中面對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乞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癸亥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復致仕任便居住從所請也監察御史王鎡面對

乞一新祼壇行親祠之禮乙丑詔禮部措置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上謂大臣曰今早雨甚霑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慶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眞陽三邑尤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爲鼠數十成羣禾稼爲之一空焉嶺南不雨事以洪邁夷堅甲志修入志稱紹興丙寅夏秋之閒故因行在得雨附見
壬申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卽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卽奏浚建造大第彊占民田殊失大臣省愆念咎之體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倖僥再進包藏禍心爲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爲臣子喜亂狥私之戒故有是命熊克小厤載此事於今年十二月彗再出之後誤也蓋十五年四月

彗出東方。今年四月。淩上此疏。七月貶。十二月彗再出耳。朱熹撰行狀云。檜命蠹諫論公。章五六上。以特進提舉興國宮。連州居住。今日厥止載何若一章。當考。

癸酉。中亮大夫密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右部統制軍馬李師顏更領宜州觀察使。師顏新知西和州。故改命。制詞有云。惟務在於正名。迺不嫌於改命。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仇悆卒。

乙亥。右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落階官。爲舒州觀察使。

丙子。利州路轉運判官王陟罷。用太府少卿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趙不棄請也。陟爲宣撫副使鄭剛中所喜。俾兼本司參議。不棄既入蜀。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首劾陟罷之。剛中愬於朝。不報。明年九月。余堯弼劾剛中疏。稱總司發撫臧吏。亦百端庇護。肆爲邪說。卽指此也。

右承議郎范仲熊以事至行在。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不忠。詔令臨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後不得至行在。

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科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往補。俟科場了畢。有闕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於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爲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它日之所爲可見矣。上語在是

月辛未。於是學官以爲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乙酉。封恩平郡王新婦靳氏爲齊安郡夫人。　右朝奉大夫新知奉化縣陳泰初進神宗、哲宗御集百有十八册。上因諭大臣曰。書籍未備。宜有以勸之。可令秦熺立定賞格。重則進官。輕則賜帛。於是進泰初一官。

丙戌。上曰。諸軍寨屋。爲霖雨所損。可令修整。於是人賜錢一千。　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湜面對。乞戒州縣官迎送監司毋出城。倚郭縣令毋得日詣郡守常衙以廢事。詔敕令所立法如所請。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上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己丑。詔普安郡王二子賜名愉、愷。並補右內率府副率。用宗室總麻親授官格也。

壬辰。江東提刑司請諸路經總制錢。並委縣丞拘收。無縣丞處委主簿。從之。　提舉祕書省秦熺奉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眞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丙申。左朝奉大夫何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將遣使北也。　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貧乏。無可催理。乞特賜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實蠲放。從之。先是清河郡王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軍建康。責部民子錢。息之不已。積不能償。則獻於朝。奏下守

臣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詰得其狀。立上言皆窮民。願勿責。上許之。謙之事。以晁公憩所作傳。又稱謙之言於法不當償。今狀中乃無此語。疑公憩有所潤色也。傳又稱積數十巨萬不能償。亦與所申不合。今削此四字。令不牴牾。未知江東漕此時爲誰。當考其名增入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材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其人可知矣。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渲卒。

己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蘋特勒停。蘋奉祠家居。其僕嚴安告鄉人王立已者有不順語。蘋坐知而不告。特責之。

庚子。熙州觀察使侍衞步軍司統制董先改邕州觀察使。於是管軍田晟以下次第移鎭焉。

辛丑。築高禖壇。初。監察御史王鎡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禖之禮。六月乙丑。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圜丘之東。高咫而廣五倍。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寅。密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乞遣招安人周宙等回塞。上謂宰執曰。福建諸盜。皆無知之民。若招安未爲要術。須是監司守令恤之不擾。自然寧息。如海賊皆本處大姓。資給使然。可嚴立賞罰。收捕

者優賞資給者痛治。此消弭之要術也。　龍神衞四廂指揮使降授果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統制劉寶復宣州覲察使。

乙巳左朝散郎費樞知歸州。樞、廣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旅館。主人婦美少新寡。夜就之。樞不可。問知乃京師販繒人女。因訪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稱其清。

庚戌秦檜奏臣昨準玉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趙氏事迹。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卿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檜踧踖退避。　檜又言禮器將畢。上曰。鐘磬音律皆和。惟黃鍾大呂未甚應律。更宜詳加講究。

辛亥右朝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晌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晌、映弟也。　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趙鼎卒。

壬子將作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

甲寅以邊知白爲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爲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以爲例。執羔始拒絕之。　監察御史陳積中、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湛並罷。先是宣州言。忠顯王桓彝廟顯應。積中時以主簿權博士。與湛共奏。加封其長子溫爲宣威公。餘子五人皆爲侯。至是御史中丞何若言。溫、晉之亂臣。請追告毀像。上謂秦檜曰。溫謀移晉祚。賴當時有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矣。於是積中、湛以常與

討論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學士知廣州莫將卒以奉使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右諫議大夫汪勃兼侍講。

辛酉監察御史王鎡獻戚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鎡初爲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可爲法則及鑒戒者論次成帖至是上之。

癸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刑部員外郎李穎士傾險回邪稟自天性昨以趙鼎用爲大理屬陰懷附麗及鼎之去則不輟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賮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亟休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謬用其心爲可惜聞凌景夏樊光達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沖之罷則曰時勢使然今雖爲郎尚怏怏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至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裁斷以厭士大夫之論詔穎士送吏部差監澧州慈利縣稅務。

甲子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該移兩浙路　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博碩諾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圖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倫貝勒爲蒙古國王蒙人不肯。此據王大觀行程錄十七年三月末所書可考。

九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皇叔右監門衞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芭特換武德大夫從所請也　撫州布衣吳澥

進宇內辯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祕書省國子監言其書可採。而太學博士王之望論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爲。詔澣永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爲大金國信使。寶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天屬故也。鑄等出使。日曆不云所以。按明年九月。余堯弼論鄭剛中疏云。近朝廷遣使迎請天屬。剛中輒倡異議。以爲盡棄四川。求易二京。羣情爲之震撼。卽此也。初。秦檜自金來歸。與富直柔爭進。指辛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嫉之。及是道宗停官未敍。以前拱衞大夫居饒州。言者劾其強市民田。庚辰。檜進呈。上因言。向者范宗尹與諸辛往來甚密。宗尹爲宰相。不與朕情通。乃附下如此。於是道宗特更追一官。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茶馬等司條具馬監利害。上曰。太祖初有天下。置沙苑監。收馬就渭州水草。後京師門外方置監。南方與北方地不同。蓋難得其處。宜詳究利害。右承議郎知鼎州周聿卒。甲申。復顯謨閣待制。

乙酉。慶遠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張澄知温州。從所請也。

丙戌。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沈該知臨安府。

己丑。步軍司言。統制官寧武軍承宣使戚方已到行在供職。上曰。自合兵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爲可喜。熊克小曆稱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爲步軍司統制。按戚方此時恐在建康軍中充統制。未嘗離軍。所謂湖南兵鈐止是陞帶。克誤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以來。所以爲國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

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益固。操縱自我。此之謂定論。烏珠求和。畏我之強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勢重。將帥之權輕。神機靜慮。蓋用之於天下無事之時。而不以爲常也。久而不變。則智者媮。勇者怯。江淮之役。所患者此爾。爲國譬之養生。視表。眞虛實而輔道之。不使砭劑攻亂正氣。夫何病之有。

壬辰。何鑄辭行。鑄言。親喪未葬。乞俟使回日了此私計。上許之。初。三佛齊國王以書遺廣南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有虧損。上曰。市舶之法。頗足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時市舶官右朝散大夫袁復一已移提舉福建常平公事。詔特降一官。

甲午。復起鼎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以平福建羣盜功。遷威武軍承宣使。軍器監徐琛、右承議郎福建轉運判官范寅秩。以給餉之勞。皆進秩。餘第賞有差。賊之未破也。翊衞大夫華州觀察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韓京將部會之。乙未。詔進京一階。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井研人。建炎初。爲晉原尉。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去。至是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且諭臨安府臣遣人縱迹使去。而剛已閒行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爲人彊直。登第三十年。蒞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

上諭秦檜除剛郎官事。以剛孫戡攀黃仲容墓誌書修入景篤撰剛墓誌第云。既外除朝參。以公資歷未深。堂除湖北茶鹽司幹辦公事。蓋是時檜權勢方盛。篤不敢明言之也。篤所作銘詩末章云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斯銘。卽指此事耳。惜其泯沒不見於後世。故表出之。但戡所記。以爲紹興戊辰上書。又合五利八策。與此書爲一事。及稱以正郎止除幹官。皆小誤。剛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丙辰以左朝奉大夫卒於家。

冬十月 按是月丁酉朔。戊戌新禮器成。上觀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於是直祕閣秦塤陞直敷文閣。給事中段拂已下皆遷官。塤進職在壬寅。段拂等進官在丁未。何溥龜鑑曰。帝仁孝一念。勃於胷中。故以大事小。正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者也。數十年來。金安於金綸之往來。而我國得以漸講玉帛會同之禮。於是建辟雍。於是立科舉。於是修郊廟社稷之儀。於是重經筵講讀之選。他如求遺書則有詔。刊石經則有詔。閱禮器銘景鐘。而文治自是彬彬矣。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衞。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航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望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爲聲援。論募兵乞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癸卯。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禩編排南郊隊衞。禩嘗知漣水軍。後罷去。秦

檜德其前事。用爲給使。頗用事。士大夫無操者。或與之從游焉。襲初爲檜給使。及節次轉官。史全不見。因此差使標出之。以備檜事之本末。

甲辰。少師平樂郡王韋淵復落致仕。充萬壽觀使。還居賜第。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爲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　朝奉郎知遂寧府蘇符復敷文閣待制。

庚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爲取。不知予之爲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

癸丑。秦檜奏以右朝請大夫韓沃知廬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爲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松年薨。

戊午。上曰。近得玉二磬。方成玉聲。朕親臨視之。已協音律。更欲按試之。

己未。祕書省正字劉章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祕卒。

十有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其間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寖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

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上曰。尚日行詩賦。爲士人不讀史。今若尚用詩賦。工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爲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辛未。執政進呈郊祀肆赦。上曰。居養、安濟。漏澤。先帝之仁政。居養、安濟。已行之矣。惟漏澤未行。宜令條具增入。

壬申。雪。

癸酉。上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上御行宮南門。赦天下。

庚辰。詔諸州縣市鎭新創稅場務並罷。以言者有請也。復置荊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三十年正月丙申又罷。

甲申。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內。乃不居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訂正。悉出聖學。有司效使惟謹。曾不能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感通。天意饗答。雪呈瑞於齋宮之先。日穿雲於朝獻之旦。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御端闕。則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爲萬世法。有司請設小次。則拒而不答。宮廟載嘗。既畢。則宸翰標題。皆極於恭恪。

此皆經典所誇詡有司宜書載者也臣職在後從親見不誣望宣付史館上謂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朕自卽位以來無如今次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乙酉吏部奏郊祀大禮太師左僕射秦檜合封贈三代並妻詔依擬定　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韋謙罷貴州刺史提舉佑神觀韋讜帶御器械

丙戌詔達州刺史韋訊累有過犯可降武功郎送吏部與嶺外監當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

己丑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爲少保

庚寅權尚書禮部侍郎游操罷御史中丞何若論操嘗阿附呂頤浩又嘗阿附趙鼎鼎旣貶逐操猶書問不絕緩急之際何足倚信故出之

辛卯朝散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朱敦儒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論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望特賜處分上曰爵祿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於是敦儒遂罷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直祕閣知揚州向子固陞直徽猷閣再任

甲午皇兄眉州防禦使不忸爲邕州觀察使以與皇后家連姻特遷之也

乙未吏部奏郊祀大禮皇太后合封贈三代於是曾祖徐王韋舜臣徙封韓祖楊王子華徙封楚父魏王

安禮徙封陳。

十有二月。按原本脫干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元裡百五十萬緡。激賞絹二萬匹。事初見建炎四年。

免牙增酒錢三萬四千緡。許之。

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夜。彗出西南方。己亥。詔避殿減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鄭望之言。老而多病。乞守本官致仕。許之。仍遷一官。熊克小厤稱望之以集英殿修撰告老。蓋誤。

丙午。手詔曰。朕惟軍興以來。四川斂重。恐不堪久。今疆場罷警。營屯內遷。仰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既不能竭民力。又不可乏軍須。兩皆給足。永相保持。以副朕顧倚之意。尚書金部員外郎李若川罷。若川、簽書樞密院事若谷弟也。右諫議大夫汪勃論若川恃爲執政之弟。爲所親經營差遣。妄作威福。故罷。

己酉。大理評事環周面對。論征商過重。詔申嚴行下。

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國家向緣軍興之故。財賦屈乏。乃於民間預借其稅。以濟軍用。此不得已而行之耳。國家偃兵息民。固已有年。而預借之稅。今尚未免。且預借之弊。折納太重。近於重斂。可卽除之。以慰

元元之望。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爲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辛酉。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會寧尹盧彥倫、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

壬戌。左奉議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與倡女通濫。爲言者所劾。有司鞫實故也。并初見紹興四年九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四十八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有七年】歲次丁卯。金熙宗亶皇統七年。春正月丙寅。按是月乙丑朔。丹陽隱士蘇庠卒。年八十有三。

丙子。御筆諸軍統制將官已添差諸州都監已上人。並令釐務。

戊寅。秦檜奏已行出上曰。諸將乍離軍中。若請給減半。恐失所也。

己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以措置經界。椿年既建經界之議。會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覆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癸未。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吳表臣、知池州魏良臣皆乞奉祠。上曰。州郡之職。懦弱者多不治事。有才力者多妄作。惟適中爲難得。於是二人並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禮部立定天申節宴設則例。下諸路遵守。上以州縣因緣擾民。且多殺物命。故有是旨。

丁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內侍省押班趙輒強占民居詔與勃在外宮觀

戊子秦檜奏已行上曰逐一內侍則人自知畏矣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尙收力勝錢其除之其餘稅則並與減上因言新麥亦宜免稅商旅旣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熊克小曆云戶部奏米已免稅而所經稅務尙收力勝錢非朝廷寬民之意欲行下禁止從之按日曆是月丁亥上宣諭宰執米稅已免諸處卻云力勝收稅可令有司措置已丑戶部狀準聖旨措置云云蓋此事乃出自上意非戶部建請克實誤也

辛卯上諭大臣曰孟享詣景靈宮及東朝中宮不時出入已給禁衞人錢米毋令臨安應副恐擾及市民

左迪功郎沈介言國家殽降鄉飮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疏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卽古者三年大比飮酒於庠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巫伋守右正言　左朝散郎符行中爲尙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旣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弃總領宣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協不弃頗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弃俟行中

至利州、令不弃赴行在。行中、南城人也。李燾撰晁公武墓誌云、階成岷鳳四州、並屬利州路、爲經略使者當更名。有旨令安撫司倣雄州安撫司例、措置申樞密院一府愕眙莫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旁爲言、此景德三年故事、顧與今事不類。宣撫司卽用公言奏析利州路爲東西。但先爲經界使者分領之、由此益重公、而幕下士皆忌其後宣撫使緣他故重貶議者或咎公、恨彼不相知有所報復、蓋非也。公武仲之子、此時爲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主管文字。

戊戌。上謂大臣曰、比聞州縣折納稅絹、每匹有至十千者、恐傷民力、可令戶部措置。

庚子。大理評事張棣面對、論銓試之制、惟以經義詩賦爲榜首、而有出身試律者、遂居其下、非所以右寒畯而左膏粱。望令通融考校。詔禮部立法。

辛丑。宰執進呈臨安府減令官私房緡。上曰、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甲辰。上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禖、乃以太師尙書左僕射秦檜爲親祠使。

乙巳。上親祀靑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靑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成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爲婕妤。

庚戌。封感義郡夫人郭氏爲和國夫人。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爲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結舍、炊火屢驚、故存中以爲請。

成州團練使韋謙爲德慶軍承宣使。貴州刺史帶御器械韋謨爲慶遠軍承宣使。並提舉萬壽觀。

壬子。上謂秦檜曰。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事初未見。）後宮劉氏爲紅霞帔。

甲寅。皇叔揚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芸爲安德軍承宣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丁巳。御前軍器所言。歲中造軍器三百四十四萬餘件。詔賞之。

辛酉。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按是月甲子朔。）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直學士院段拂爲翰林學士。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皐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之者莫不嘆恨。

己巳。上謂秦檜曰。人才難得。惟在賞罰勸沮。卿可選用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肖化。其不靖害治者。顯黜勿貸。庶知懲畏。檜曰。仁宗皇帝時。高若訥等在朝。久相攪擾。至嘉祐間。韓琦、歐陽修協恭贊助。方成太平之治。上曰。仁宗皇帝即位之久。灼見治道。檜又曰。陛下領元帥府日。備見官僚情僞。至如敵情。亦是親到其營。盡得要領。故應酬如神。不差毫髮。當出身犯難之時。乃宗廟社稷之託。實天啓聖衷。非偶然也。

辛未。權尚書刑部侍郎錢周才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若執政才四十四日。

丁丑直祕閣知光州鄭紹代還。乞令國子監裒集上卽位以來惠民愛物手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陛辭門謝日人賜一帙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辛巳秦檜奏州縣和買率以二月起催非便上曰二月閒蠶猶未生使民何以應辦檜奏須依舊限上可之。詔自今使回並計程赴行在時權戶部侍郎邊知白賀金國正旦還已渡淮久之未至上慮其擾人乃有是命。

壬午御史臺檢法官余堯弼、司農寺主簿宋敦樸、宗正寺主簿張杞爲監察御史杞、浮梁人也。

甲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錢周才兼實錄院修撰。祕書省校書郎沈介面對言陛下勤恤民德於郡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竊謂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一有詿誤無復自新而又元降指揮罪無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爲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之其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辨類或未盡欲望詔加刊定凡侵漁百姓以抵贓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坐則自如常律庶幾仰稱陛下愛民愼罰之意事下刑部看詳後不行。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旌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乞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此以趙甡之遺史附入當求他書詳考。

丙戌。上謂大臣曰。聞物價翔貴。居民不易。宜諭版曹同府漕措置取旨。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王循友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右正言巫伋劾其迎勞使客。所過受賄。每與倡伎褻狎故也。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錢周才兼侍講。監察御史王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和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權尚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若谷落職。江州居住。以御史中丞汪勃論若谷諂事張邦昌之黨。又任宗澤處。以僞楚年月改秩故也。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高世定陞祕閣修撰。世定自通判明州。累爲部使者。至是復遷之。詔諸軍招置效用。未有升進格法。自今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次帶甲。用一石弓力十二矢中半上垜者。年雖未及。準此。八矢上垜者倍之。至承信郎。理磨勘年如常法。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錢時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卯。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林待聘知婺州。上覽除目。曰。士大夫有專於爲己。而不肯任事。但當與之食祿。使之不失所而已。檜曰。陛下處士大夫如此。仕而不知許國。得不少愧乎。中興聖政。史臣曰。不事其事。雖奪之食不爲過。而聖人有不忍焉。何也。以爲奪之則遂絕之也。予之則所以幸其自新也。愛惜士類。當如此。

權尚書工部侍郎徐琛乞補外。詔爲敷文閣待制。知明州。直寶文閣主

管台州崇道觀錢端禮爲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按錄稱歲遺牛羊各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恐未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數。第云甚厚。更俟詳考。

夏四月丙申。按是月甲午朔。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用戶部請也。

丁酉。權尚書吏部侍郎林㕚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州。從所請也。㕚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不協物望。然頗勤於所職。人亦稱之。

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改築萬壽觀前後殿。掌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人。道士歲費錢七百九十二千。米百二十石。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呂中大事記。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執政侍從臺諫皆用私人。則有以彌縫於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閽微旨於內朝矣。獨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於是以熺兼侍講。又以巫伋爲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

官之進說而臣無復天子之臣矣　右朝奉郎蘇策爲福建轉運判官。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左迪功郎吳適所進大衍圖辨證易中差誤可令祕書省看詳如或可采卿更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　權刑部尚書周三畏落權字尚書比部員外郎王會試軍器監。

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宮少師平樂郡王韋淵見后出言詆毀詔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鞫治淵具伏誅罔後六日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二十年十一月淵復官。

丙辰敦武郎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益特勒停送桂陽監編管元益上疏乞出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眞宗皇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爲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閑散閑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人知勸懲不至專爲身計卿所進呈行遣馬元益正得此意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丕變矣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使北還以葬母乞去遷資政殿學士知徽州鑄出使乃議大闕事馬元益上書當是因鑄之還而有請但未見其書當更詳考　直龍圖閣新知衢州韓球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奉郎知衢州張嵲爲敷文閣待制。

丁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領邵宏淵爲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以從軍久願罷軍務也先

是宏淵嘗從後軍統制張淵捕盜於蜀中。宏淵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憾其嘗對衆折己。杖之百斥爲士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秦檜怒。送鼎福州州學聽讀。熊克小曆云。秦檜新拗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按張浚當國時。耿錫已坐伏闕上書。送紹興府學聽讀。非檜所拗。克誤也。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於朝。乃有是命。鼎、蜀人也。

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修職郎石悾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眞決。送潯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爲之治第。且餉饋之。悾時爲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悾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鞫實。鼎坐不自省循。請託州郡。借人抄書。因令幹官顧湜囑悾供給書寫人。於是悾違法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嘗爲子預悾公事。改易情款。又受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爲鼎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紬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此以日曆本文修入。胡銓跋戒諭和議詔書云。是時王鐵、呂應中經略二廣。皆望風捐撼。銓以爲奇貨。於是湖守徐某計奏丞相趙鼎帥臣劉昉陰中丞相張浚云云。按此時翁子禮實知潮州。蓋子禮計其事。銓誤以爲徐璋也。初。右奉議郎通判處州宋汝爲既渡海來歸。久之。有告敵人汝爲嘗以蠟書來言敵中機事。敵久捕不獲。會有知汝爲已南遁者。至是以姓名來求遣。汝爲時在紹興。知行必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子南強數歲。與其妻錢氏皆爲有司所拘。汝爲卽潛行入青城山中。以醫卜自給。更姓名曰趙復。前實錄院檢討官邵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喬爲營菴於布金院之旁。且授以官田數十畝。汝爲躬耕山下。數赴人之急。由是

人多重之。

五月癸亥朔。上謂大臣曰。川、廣、綱馬至鎮江軍中。宜令本府及淮南漕司撥官地美水草處收養。只數年間。便見蕃息。此軍政所當留意。

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爲內侍省押班。

乙丑。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殿前左軍正將李懷等十四人並差諸路兵馬都監至正將。罷從軍。用主帥楊存中請也。是日雨雹。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有布衣陳福建鹽法利便。朕惟祖宗成法。利於民者。自當永久遵行。倘或未便。須議損益也。

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丁內艱。既終喪。遂復祠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倖以訐進。告皓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卽奏皓造爲不根之言。簧鼓衆聽。幾以動搖國是。望竄遐裔。洋、之淵亦乞竄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秦棣過闕入見。癸酉。陞敷文閣直學士。中書請令軍中揀退人耕江、淮、京西官逃田以自贍。從之。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乙亥、祕書省校書郎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沈介守尚書司勛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兼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湯思退守司封員外郎。

辛巳、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遠大將軍東上閤門使大珪來賀天申節。卞、金主兄弟行也。

辛卯、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卒。

六月乙未、詔金國使人見辭並設壇於庭下。宰臣使臣亦如之。

丙申、上謂秦檜曰、雨澤稍煩。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潤、江南闕雨。臣弟棣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瀦蓄。秋或旱乾、可備灌溉。農夫有豐稔之望、可喜也。

丁酉、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錢周才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周才嘗對衆館職有徽宗實錄難修之語、詆毀不恭、故有是命。太常博士葛立方、太學正孫仲鰲並爲祕書省正字。既而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二人並兼編定書籍官、從之。熺奏辟、在是月辛亥。

己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鈇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巳、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權尚書工部侍郎嚴抑日遊執政之門。此時汪勃、段拂執政。祕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道、所校書籍、悉皆舛誤、於是二人並罷。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論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籍數百言。或作歌誦。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可考。建炎悉從刪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甲寅。左承議郎朱玘知德安府還。入見。乞將刑統律文內有犯本朝廟諱御名及音同者。並易以他字。詔禮部擬定。

乙卯。宰執進呈眉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爲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嘯聚爲得計。是啓其爲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劄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丙辰。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卒。

丁巳。宗正少卿兼權兵部侍郎趙子厚罷。以御史余堯弼言子厚往任小官。荒於酒色。今乃不自揆度。每閱除目。不平之色。形於顏面故也。

戊午。檢校少保保慶軍節度使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保大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於是少傅孟忠厚、少保楊存忠皆徙節鎮之在南者。

秋七月甲子。大理少卿張柄罷。以御史余堯弼論其鄙闇怠忽也。饒州刺史知金州節制屯劄右護軍馬李耕陞忠州團練使再任。

乙丑。詔臨安府更置庫□□□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居。渠流混濁。乃命別醞焉。

戊辰。左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秦昌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點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昌時檜兄子也。伯英爲檜所喜。在湖南刱造宅堂。至飾以塗金。衙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

己巳。太尉少卿趙不弃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弃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賦。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和。蓋爲蘇民力耳。如與不然。殊失本意。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令所奏諸遭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爲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論大臣以爲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弃薦之也。

庚辰。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弃權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弃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實不樂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逾制。不弃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遂罷。右正言巫伋奏右朝散大夫知利州元不伐撰造行在言語。自云出入奧密。事皆誣誕。煽惑遠方。詔除名。夔州編管。尚書禮部員外郎王曮主管台州崇

道觀。以殿中待御史余堯弼論其躁進也。

癸未。詔李琮、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先是鄭剛中爲宣撫副使。上命剛中與總領司參酌措置。剛中言。四川財賦利源。大者無過鹽酒。曾不知鹽酒之法。已是窮盡。惟有扶持講究。隨時救助。尚可枝梧。倘更增添其法。立壞。鹽與酒既不可更改。其餘言利便者。皆蔽守一端。不盡見四川久遠利害。惟有取用度名色。更行樽節。及軍中可以裁減事件。隨宜措置。庶幾便見實效。今先次減省本司官吏。及將人馬可以趲移頭項。更令向裏就糧。以減水運腳費。並應有舊例合支錢物。隨事裁損。仍參照本司向來所入窠名錢物。今已並屬總領錢糧所拘收。舊係本司椿積備邊。在贍軍歲計之外。其逐項窠名。歲計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蒙取撥應副歲計。即可對減增添窠名。寬省民力。疏奏。乃有是命。

甲申。江東安撫司乞遣官拍試效用。上曰。今三衙諸軍。教閱不廢。故武藝皆精。秦檜曰。承平時亦自閱習。今御前呈引。激賞分明。故諸軍爭勸也。

乙酉。左承議郎李觀民知濠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鄰好。力偃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七年於茲。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稍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

丙戌。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謝尋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辭。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爲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耄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廣卒。

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熊克小厤云。廣疾革請老。丙戌。上曰。此吾中興詞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此據汪藻廣墓碑所書也。其實廣復職在九月己巳。克誤於其卒日書之耳。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稱廣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與日厤所書不同。當考。

丁亥。右朝奉大夫鮑貽遜卒。

戊子。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璘改都統銜。諸書不載。王倫撰神道碑言在此年。今因移那并書之。

八月丙申。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王舜臣薨。

壬辰。大理正周贊幹辦諸軍審計司章服並罷。金華人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二人官於行朝。陰與外交。凶險之謀。略無顧忌。故有是命。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酒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爲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弃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爲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蘇燁副之。大方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上覽不弃除目。因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須。如御膳米初日供。

今則月一取之庶吏不敢緣此擾民也。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施庭臣卒。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竢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樁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等創造月樁朘每以爲非理屢與宰執言終未能大有所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後二日檜奏近令監司郡守不得獻羨餘今聞乃資妄用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樁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發充月樁其不係月樁錢分依此通融科撥檜曰陛下志欲減免田租實盛德之事今自月樁錢始。

戊午寶文閣直學士賈讜卒。

己未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爲太尉易鎭安慶軍錄出疆之勞也。寶文閣學士王晚揚舉萬壽觀晚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並無遺闕乃有是命晚至行在數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按是月壬戌朔）秦檜奏殿前步軍司乞招安到海寇分隸諸軍上曰海賊若竄須當捕之仍令常加存恤毋使爲民患。

戊辰隨州觀察使張思正卒於台州。

己巳減四川科數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四川市估錢五分之一布七百三萬匹每估二千有半今共減三十六萬五千餘緡變路鹽錢六分之一大率鹽四分鹽一百三萬七千餘斤本路六十井鹽四十八萬五千餘斤舊每斤三百錢今減五十共減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十分之四元額十一萬八千今減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十六年十二月已減三十二萬時行中行宣撫司詔賜庫見椿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量對糴分數均減均減對糴米指揮在是月癸酉今聯書之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珂爲入內內侍省押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去爲爲內侍省押班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摭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摭懼罪陽瘖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葉義問劾曹惇章疏稱惇守台州訐頤浩家陰事按日麻惇十四年六月差知台州十八年七月丁酉以右朝散郎權發台州回進對此時蓋未滿也乙亥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信州五萬四千宣州四萬九千歙州五萬八千撫州二萬五千江州萬緡筠州南安軍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上曰科數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

下百姓想皆歡忻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缺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卽命樁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致失措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剛中天資凶險敢爲不義崇與異意之徒合爲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搖脣鼓舌變亂黑白四川有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以贍軍須也俾乘閒上書並歸宣司則是制軍給食通而爲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墮地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爲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容總司舉職朝廷不得已爲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爲己能自古跋扈藩鎭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侈貪鬻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司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十二月甲寅行遣

丁丑崇義郎禹珪除名萬安軍編管珪盜用庫金懼罪走北界爲泗州押還法當死特貸之

己卯安南請入貢詔經界司受而答之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壽面對乞命監司郡守察縣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甲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鈇兼侍講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乙酉。右承務郎監尚書六部門康與之爲軍器監丞。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令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保明奏聞。上曰。當今正以養惠百姓爲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縑價值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爲相時。乃抑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爲非理。不知今折納若干。檜曰。當令戶部取見實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惟可蘇民力。且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呂中大事記。檜雖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幾倍。而上則減諸路月樁錢。四川雜征。馳驛路酒稅。除永道等州身丁錢出內帑絹帛代輸丁錢。減江、浙折帛錢。其愛民之寬自若也。

是月。金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大同府。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熊克小曆在十一月朔。蓋誤。

癸巳。代州防禦使荊南路馬步兵總管王瑋爲永州防禦使。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知荊南府。秦檜之留守臨安也。瑋爲留守司統制。故薦對而命之。直祕閣知盱眙軍畢良史陞直敷文閣。再任。左朝奉大夫通判瀘州程敦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敦臨、眉山人。與秦檜有太學之舊。故躐用之。

丙申。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州縣多侵用封樁錢物。至有倉庫寓於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巡察州縣。按其所不如法者。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整頓所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樁錢詣實保奏。將來遣使按察。稍有違例。亦當一例作罪。不以去官赦原減。詔如所奏。令戶部差官。

癸卯。詔建太乙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昭僧舍。言者此爲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

熊克小厤在十二月癸卯。似誤。

右正言巫伋論州縣奉行詔條違例。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降寬卹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如伋奏。仍令監司按劾以警慢吏。

甲辰。秦檜進呈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衞十年。取旨推恩。上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他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丙午。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爲寧國軍承宣使。吳國長公主請以溫卿該恩回授二秩轉行一官。乃有是命。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山園陵攢宮。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援舊制有請也。

戊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澄知襄陽府。時左朝議大夫知襄陽府陳楠引疾求罷。後

旬日。復楠祕閣修撰奉祠。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傅。用扈衞十年推恩也。祕閣修撰知温州趙不羣陞右文殿修撰再任。以浙東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奏其治狀也。右朝散大夫閤大均追一官勒停。鼎州編管。先是大均守渠州。代還。鄭剛中掌宣撫司機宜文字。及是至行在。爲剛中乞祠。且言宣司財賦大均與尚書省令史李師中善。師中以朝廷行遣次第告之。秦檜廉知。下大理究治。故有是命。師中追二官。南雄州編管。

壬子。秦檜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敍復者。見係宣司施行。欲收還省部。上因論蜀人仕宦多不出蜀中。自今宜量與東南差遣。庶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

丁巳。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辭弼、通判州事左朝奉郎衞蒙亨、右朝奉郎林充各降一官。先是進士鍾鼎以上書訟邵宏淵。押送福州聽讀。鼎禱弼求依所親於永福。弼聽之。至是鼎復求行在。尚書秦檜怒弼以爲不切拘管。故有是命。協中大夫果州防禦使太平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雷仲卒。

戊午。降授鳳州團練使添差荆南南路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再貶秩一等。坐嘗爲人請求補官不當也。

己未。錢塘縣言龍山降甘露。詔付史館。

庚申。左宣義郎敕令所刪定官曹筠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筠、當塗人。政和末。秦檜自金陵游學京師。至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進。筠適居虛中。爲人訓子弟。卽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檜宿焉。其後筠以累舉

得官、調台州錄事參軍。老病不任事。守臣張俅劾之。筠急以懇。檜念其故。遂召用之。

十有一月壬戌。按是月辛酉朔。上諭大臣曰。諸郡災傷。宜令留意檢放。不可苟取一時稅租。致民逃移。難以復業。

熊克小曆在十二月壬辰。蓋誤。

癸亥。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獄囚並令獄官令長親加勘訊。縱吏考鞫者。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

甲子。詔三路市舶司自今蕃商所販丁沈香龍腦白豆蔻四色。各止抽一分。先是十取其四。朝廷聞商人病其重也。故裁損焉。

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興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錄板刻之。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劉懋帶御器械。懋、婕妤父也。

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自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葉份上表告老。詔遷一官致仕。份尋卒。

戊辰。左奉議郎史才爲國子監主簿。才、鄞縣人也。眉州防禦使殿前司游奕統軍制成閔以捕福建盜賊功遷宣州觀察使。於是其將佐武顯大夫張寧、武翼郎周虎臣、敦武郎金鼐等三十六人並進一官。鼐、湖州人。以貲授官爲秦檜看閣子。故亦遷焉。

己巳。執政進呈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吏人犯罪。不許引用通計條。上曰。法律所載。非不該備。然情

僞日滋。亦預隨時損益。可令有司看詳。

壬申。禮部侍郎周執羔言。文臣遇郊改轉服色。內四川便宜轉授之人。如此是末後付身未曾換給。而以次眞命官資應得赦文。卽乞放行。所責邊遠士大夫不敢留滯。從之。熊克小錄初四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預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寔。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克所言蓋據執羔行狀。與日錄不同。按執羔此時以禮部兼權吏部侍郎。或卽此事也。

乙亥。資政殿學士知徽州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注知縣。蓋舉詞皆云堪充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正要爲民擇官。而比來改秩。無意作縣。多於堂除。則是與舉詞已相違矣。望令吏部並注知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競之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遵守。　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公亮孫。少嘗尊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瓘。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爲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台州。貪墨踰濫。恬縱脫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細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恬明年六月丁酉降官。許及之撰恬行狀云。通判台州將終更。思宣有英州之謫。台守與公不相能。公嘗行縣至黃岩。令以繫囚十數輩匿堂廡間。詭以獄空告公。坐廳事聞大呼聲。卽詰視諸囚。囚皆叫號稱冤。因備其事申諸司。歸白守。守以爲不關白長官。撰彈文迎秦意。秦諷言官上之。坐免官。

戊寅。左承議郎姚邦基主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慤卒。

丁亥。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船曹泳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戊子。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天鼐、葉緜兼權兼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用提舉官秦熺請也。

十有二月辛卯朔。詔諸州見編管配命官及事干邊界情理重。用邢部請也。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張致遠卒。

乙未。左奉議郎章廈主管官誥院。廈、宣城人也。右承議郎新通判衡州張棣知新州。右承奉郎陳適知昌化軍。先是秦檜擬除廣西郡守。上曰。廣東西缺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爲慮。自今缺官處。可早與除。

丙申。初賜百官喜雪御筵於秦檜第。翌日。上謂檜曰。雪後便覺寒。非惟有豐稔之望。來歲疫癘亦必消弭。可爲民之慶也。永州防禦使許世安□□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右承議郎劉子翬卒。子翬既奉祠。盡弃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者多從之。至是得微疾。卽入謁家廟。泣別其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既已。則復與學者講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書。淡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其所著有聖傳十論等篇。皆行於世。

己亥。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詔申嚴行下。

癸卯。婺州進士施諤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紹興雅十篇。詔永免文解。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祕卒。

乙巳。右宣教郎添差通判温州高百之直祕閣。百之、世則子也。百之女爲秦塤婿。其除職所因未見。當攷。

丙午。封秦熺妻建康郡夫人曹氏爲和國夫人。熺女令人秦氏爲同安郡夫人。

丁未。左承奉郎林機、右承奉郎周紫芝並爲樞密院編修官。敦武郎閤門祗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戊申。右朝散郎主管官誥院陳大方罷。時吏部郎官缺。大方以例暫兼。會當奏事。誤書權吏部侍郎。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鄙俗不忠。故罷。大方、璡孫。已見。

庚戌。直龍圖閣都大提舉川秦茶馬監牧公事韓球始至成都。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算。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增爲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爲私販。夔茶自祖宗以來不榷禁。政和中。有司請賣引。議者以民夷不便。罷之。球又榷忠、達州茶。卽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八萬斤爲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閒耳。民甚苦之。十六年□月乙亥□十七年十一月陳請可攷。

辛亥。封紅霞帔陳氏爲永嘉郡夫人。

癸丑。左朝奉郎檀倬卒。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伏望亟賜竄責。以爲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罪。以爲驕道僭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造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即引導。而密遣爪牙。窺伺朝廷。故有是命。堯弼章疏十一月己酉降出。伋章疏十一月甲戌降出。

右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師說於職事之外。招致背國異議之屬。列在僚佐。自云。廣中逐客。有送我百韻詩。又云。趙相未可量。實於國事非便。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有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好惡。則士風儉薄。庶幾少革。故師說遂罷。

丙辰。金主使金吾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宗藩、金主亶從父行也。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綸卒。自是不復除舍人也。

丁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兼權直學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吳棨爲右司員外郎。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三十二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五人。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於是李光家藏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金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閒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有八年。戊辰。金熙宗亶皇統八年。春正月戊辰。按是月庚申朔。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大鼐爲太常寺主簿。仍兼祕書省校勘書籍。大鼐初爲舉子。嘗答策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大鼐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己巳。上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庚午。入內東頭供奉官康謂還所寄資爲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謂尋改宣政使。謂改使額在二月癸巳。

丁丑。太常博士駱庭芝罷。先是參知政事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爲之歎息。秦檜怒。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洩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矣。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爲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爲郡者。

辛巳。命權戶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民文字。

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滅棄人倫。頃爲小官。身對賓客。常使其父執爨具食。官於行朝。陰交非類。濫居政府。漏洩機政。伏望薄行流放。以清表著。

乙酉。右正言巫伋入對。論建炎開建康通判楊邦乂仗節死難。而拂遂攝倅事。恬不知愧。蹤居政府。乃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又嘗與典謁者曰。我豈是執政。伏望亟賜竄逐。

戊子。輔臣進呈。上語及人才。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知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貢舉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

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用臺諫奏劾也。章再上。尋落職與國軍居住。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丙申。布衣鄭樵爲右迪功郎。以經筵官秦熺等言其學術也。

福建安撫使薛弼言。近旨統制將官離軍。添差州都監已上。並依見任人。切詳諸軍將官。係因功或年勞。不拘大小使臣。一時陞補。卽與祖宗差注將副格法不同。切慮員數太多。煩紊軍政。欲將元在軍中。係大使臣充將官。有朝廷宣劄人。並支破釐務請給人從。免令干預職事。從之。

己亥。入內東頭供俸官楊公恕還所寄資爲武顯大夫帶御器械。

壬寅。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頡面對。乞令諸路災傷檢踏官。不得於稅戶止宿。及接見賓客。詔戶

部看詳。

甲辰。左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引疾請奉祠。詔復左中大夫。令終任。

庚戌。入內東頭供俸官王晉錫幹辦內東門司。左朝請郎呂延年知蘄州代還。言自五季之亂。江南李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乃於江西一路稅苗數外倍三分。上應軍須。至開寶八年。李煜圖籍歸本朝而當時官司但名爲沿納。蓋謂事非本朝剏立。特循沿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而官司又以沿納一項錢米。支移折變。故里巷之民。銜怨李氏之聲猶在也。仰惟陛下憂民疾苦。如痛在躬。欲乞行下江南漕司。如委見本路田產步畝所載稅苗倍於他路。卽取旨量與裁定。仍乞將沿納一項錢米。特免支移折變。詔戶部取索諸路色目。一體看詳申省。

辛亥。吉陽軍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詔令歸葬。

壬子。右承事郎監登聞鼓院徐璉面對。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紹造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朝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享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廷之兩壁。詔禮部討論。

三月壬戌。詔政和八年已前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詔就殿試。到省一舉。見年立十五以上

者。令本貫報明申部。內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召現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給除名罪。當議特與推恩。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靖康之亂。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禮部老吏劉士祥者。大爲奸利。士子之禁黠者。相與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恩者。不知其數。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丁丑。上謂大臣曰。聞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版者。恐其失業。可令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補其缺。

庚辰。上初詣太一宮。以宮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該等言。鑾輿詣宮。皎日晴霽。車駕還內。雨澤復作。有此祥應。望付史館從之。禮部奏下在五月辛酉。

壬午。賀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知樞密院事。一日。太師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寧寅弟也。熊克小厤。稱寧爲祠部郎官。按寧此時爲選人。克蓋誤也。克又稱寧對云云。於是檜怒。以日厤考之。寧引對改官在此後七日。則檜未應怒。今不取。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日以其子熺爲樞密。欲以代居相位。而兩府合爲一矣。

甲申。右武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落階官爲宣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

時安道之父繼先有寵。秦檜使其夫人王氏與之敍拜爲兄弟。往來甚密。趙甡之遺史云。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冠絕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

其權勢之盛與秦檜埒張去爲以下猶不足道又曰秦檜與其妻黨皆貴盛者非檜竊舉之力乃檜請陞遷繼先宗族及吳益宗族官職故繼先及申官亦請陞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姓之此說或因秦熺王安道相繼除擢而言且附此當考也

乙酉詔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後詔在二十九年二月己丑

右朝散大夫秦亘知峽州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癸亥周方崇奏亘守安豐以榷場貨獻權臣按日厤亘去年十二月壬辰自安豐代還入對可附此事也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沈該兼直學士院

是月貢院言博學宏詞科武進尉周麟之婺州學教授李南壽合格詔並與堂除自是恩始殺矣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己丑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胡寧特引對遂命改京官寧改官日厤不書今年五月戊辰以右承務郎除太常丞故附見此

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先是權吏部侍郎知貢舉邊知白上合格舉人徐履等上問以欲起晉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及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迪功郎董德元策言晉之失不在於虛無失於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於詞章失於用兵故耳東漢固無如是之失也陳孺策言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臣法小臣廉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年以言乎外治則講信修睦夷夏交懽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未足慕也願申飭邊郡守臣俾兩相撫輯庶幾邊隙不生遠人益服此品章條貫之一

助舉人王佐策言王義之言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葢譏當時不務息民保國不欲以兵取勝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葢譏當時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徒務爲浪戰也況陛下今日任用眞儒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初考權戶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擢佐爲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德元吉水人佐山陰人也按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鄭仲熊劾王佐章疏稱佐曩緣大樹本非庭魁以上三人皆係有官遂致僥冒按此舉第四人乃莫汲當求他書參考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奏煇罷爲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煇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煇應于恩數請給等並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在右僕射之次

辛丑徽猷閣待制邵博卒於犍爲縣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熙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於是始以將仕郎易京府助教舜凱婺源人也

癸丑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左承議郎方雲翼自禮官罷歸後起爲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檜念之薦於謙之雲翼干擾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過金陵晁館之於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勸晁不當留在宅堂恐有詭謀晁卽日津發前去雲翼

固知其言太深然不料其陰恨雲翼至於此也檜默然卽諭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堯弼乃奏謙之險薄躁競時無與倫趙鼎負滔天之惡投畀遐裔乃陰與交通書問絡繹王庶詭詐乖僻世所共棄謙之實其辟客每慕其爲人庶之子至今往來請求不絕朋奸稔惡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事故有是命日麻方雲翼紹興十五年三月癸未除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十一月丁未改添差通判宣州建康志謙之以十五年四月到任

直徽猷閣方庭實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新知徽州趙士彩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丙辰皇叔安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祭祀士會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宗十年也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宣言欲按之始秦檜舉進士滋爲南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舉應辨北使寓書於滋稱門生鵬舉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遂有是命後旬日又陞顯謨閣學士滋進職在五月戊辰

是月慶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始視事襄陽平地當江、漢之衝以大堤歲久爲水所圮澄始相葺之度之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修堤皆忻然聽命旣成比舊增高周回數十里民蒙其利

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卽道宮別立一殿專

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於太乙宮。名明離。

癸亥。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各進秩一等。以太一宮成故也。

甲子。命有司繪配享功臣像於景靈宮廷之壁。皇武殿。韓忠獻王趙普、周惠武王曹彬。大定殿。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薛居正。樞密院使謚元懿石熙載、鄭武惠王潘美。熙文殿。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謚文靖李沆、魏文貞公王旦。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謚忠武李繼隆。美成殿。沂文正公王曾、許文靖公呂夷簡、簽書樞密院事謚武穆曹瑋。治隆殿。魏忠獻王韓琦、魯宣靖公曾公亮。大明殿。韓文忠公富弼。重光殿。溫文正公司馬光。承元殿。魏文定公韓忠彥。凡有十六人。皆取諸其家。惟熙載家累索不至。

乙丑。詔歲以成都、潼川府、利州路稱提錢十萬緡。對減四路激犒錢三分之一。初。鄭剛中改四川宣副之歲。始命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爲鑄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有奇。至是以備軍賞。三足稱提錢。凡四十三萬七千緡。鑄錢本二十四萬七千緡。外餘十八萬四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人帳此據總領所裁賦冊。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右正言巫伋論知白闕葺躁進。頃宰平江。外邑千郡將鄭滋舉狀。不獲。近緣接伴經由。乃窘以人使事。百端騷動。挾私宿怨。故有是命。

戊辰。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益爲昭慶軍承宣使。宣慶使清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

道爲景福殿使。以從幸太一宮特推恩也。右宣教郎監南雄州保昌縣溪塘鎮周芾特追三官。昭州編管。芾嘗上書論事。坐狂妄黜。及至官。自言以上封切直屏棄。守臣奏之下大理鞫治。有是命。

壬申。工部尚書詹大方言。近充賀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闕庭。供張飲饌。一一精腆。臣已戒一行官吏。不得過有須索。切慮後來三節人。或有不識大體。責辦供應。妄生語言。望嚴行戒飭。庶幾鄰好修睦。永久不替。詔今後使副及三節人。並具知委狀申尚書省。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賀仔除名。橫州編管。仔嘗爲利州路兵馬都監。至是詣都堂訟鄭剛中功績。尚書省奏其欺罔。乃有是命。

癸酉。以太一宮齋殿後隙地爲景靈宮道院。

乙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言。今歡盟既固。聘問之使。安行無慮。而恩澤所加。不減於舊。鄰國聞之。其謂我何。望裁抑適中。以堅鄰好。詔禮部參酌如所請。奉使賞賜例。見紹興十二年五月乙未並注。於是賜物及賞各減半。七月庚辰降旨。

丙子。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會寧尹蕭恭、昭武大將軍充恭上閤門使中奉顏來賀天申節。始燕射於玉津園。自是遂爲故事。

癸未。保信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落軍職。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嘗言顯忠私遣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止用申狀。故有是命。此以日麻及顯忠行狀、趙甡之遺史參修。遺史云李顯忠聞其妻周氏在黃龍府作綵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千兩。各人奏補承信郎。

三人果至黃龍府。用籠牀去其裏隔。盛周氏載之以車。遂達江南。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妹在燕山府。願復取之。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故妻。止於平江。用別宅居之。以再娶趙氏不容其來也。金人使來。因奏今講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遣之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之不便。上乃責顯忠落節鉞。宮祠存中以顯忠獨被責而已。無罪。遂賂遣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忠亦閒居七年。徐夢莘會編載此事於紹興十四年正月。不知北人以十四年春來言此事。至此始行遣耶。或牲之所記年月差誤也。孫覿撰楊存中妻楊國夫人趙氏墓表云。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內籍。未幾四方盜起。夫人攜諸幼子。兵戈中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與軍爲大將。則趙氏非存中貴後所娶。與牲之所云不同。當考。

甲申。罷四川宣撫司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權宣撫司職事李璆爲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司錢糧符行中直祕閣。知夔州。直寶文閣汪召嗣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武當軍節度使宣撫司使都統制兼知興元府楊政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直龍圖閣知潭州陶愷卒。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劉昉復知潭州。右朝請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方滋直祕閣知靜江府。上嘗須龍腦爲藥。而內庫偶缺。求之秦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啓緘。而匣內有書題名銜。乃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以爲御前所未有。此以趙牲之遺史本語附入。

乙酉。龍圖閣直學士知靜州張宗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六月丁亥朔。尚書左司員外郎韋壽成權工部侍郎。壽成不及拜而卒。

癸巳。上謂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遣屬官代行。徒爲具文。可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件申尚書省。

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其嘗遣小吏從左帑市絹也。詔自今嘗於僞楚、

明受僞命之人不得輒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康布入都調官。右正言巫伋奏布乃張邦昌之壻。覆載所不容。而無忌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命。布初見建炎三年二月。

右朝奉郎鄭霆爲夔州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楊椿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霆、驤子也。秦檜與之親厚。故超用之。

新除軍器監丞康與之與外任宮觀。與之嘗稱秦檜之命。往鎭江市玉帶。又從都統制王勝借金。上聞。遽罷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郡守條上便民事。可委官看詳。有可采者。卽行之。庶不爲虛文也。

戊戌。直祕閣秦塤、秦坦並陞直敷文閣。以檜辭太一宮使加恩。乃有是命。

顯謨閣直學士康直權抗章請老。詔遷一官致仕。

己亥。上曰。近布衣上書。多言縣令非理科率。朝廷自和議以後。未嘗有取於民。可申嚴約束。

庚子。秦檜奏令監司郡守常切覺察。上曰。自今有作事過當。及年老昏繆者。竝與宮祠。庶幾不爲民害。

直寶文閣淮揚轉運副使錢端禮陞直龍圖閣。知婺州。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林大鼐議。始築九宮貴神壇於東郊。壇二成。高三尺。方十有原。按宋史。九宮神壇再成。第一成東西南北各百缺。尺。三十尺。再成東西南北各一百尺。俱高三尺。上爲小壇九。縱廣皆八尺。高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禮如感生帝。

乙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弃守尚書工部侍郎。尚書右司郎中宋貺權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

連判官湯鵬舉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直祕閣陸宰卒．

丙午．賢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在妃列二十二年至是薨．

丁未．上諭輔臣曰．近有布衣上書請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其有言民事者．宜付戶部．可行則行之．

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

癸丑．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戒飭監司不依條限巡歷．及朝廷專委輒遣代行者．比司互察．詔申嚴行下．

乙卯．上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迹．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左奉議郎新知江州吳秉信罷．秦檜怒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昨者乘閒覲至川、陝．士論多有指議．恐江州官吏觀望．必不能協心盡公．爲害非細．故秉信遂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八

紹興十有八年秋七月壬戌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特許任便居住以孝揚引疾有請也

甲子御史台主簿陳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曹筠並守監察御史夔永嘉人初見十三年時二人俱引對夔乞申嚴內外謁禁筠乞戒飭守令務在安靖於是二人同命夔奏劄以是月己巳行下筠奏劄以是月癸酉行下今聯書之

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才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八年壬辰行下

壬申右承事郎韓彥古直祕閣彥古世忠少子也

癸酉皇叔光山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爲岳陽軍節度使

甲戌尚書禮部侍郎周執羔兼右司員外郎權中書舍人吳表並罷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執羔送伴北使至平江輒生事表急躁好罵故也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陞延福宮使見道與其養子內侍省押班去爲並爲景福殿使去爲請以解帶一官回授見道上許之

丁丑。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守御史右正言巫伋守右司諫。仍並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祠部員外郎陳誠之試國子監司業。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守起居舍人。

戊寅。言者乞令州郡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其勞民不許。

癸未。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嵲獻紹興中興復古詩。詔嘉奬。嵲尋卒。

甲申。直敷文閣知臨安府湯鵬舉言。陛下獨任一德臣。以偃干戈。皇華交贊。給輸於道。而沿流諸邑。或尙存茭舍。以待使人。望詔有司下所經由程頓。並令修建。庶幾賓主如歸。從之。限令冬畢。

八月丙戌朔。右朝散大夫知鎭江府榮嶷知揚州。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迨卒。

丁亥。刑部員外郎章燾面對。乞闢大學。增弟子員。詔禮部看詳。降授武功郎韋訊復達州刺史。添差兩浙東路馬部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戊子。樞密院編修官林機、祕書省校書郎劉章並爲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己丑。左宣議郎何逢原充樞密院編修官。

辛卯。刑部郎中李如剛轉對。乞諸路憲臣不親行疎決者。令帥漕糾舉以聞。詔申嚴行下。如剛、濟南人也。

閬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卒。

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自行在吳中。蜀士不就庭試。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講和後。稍稍來奉答對。是舉類試策問古今蜀人才盛衰

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士徇道守節。無心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爲證。又言。李固無大雅之明哲。卒蹈於跋扈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禪書。盛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楊子雲作美新以媚賊。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爲榜首。秦檜見其州里大惡之曰。是敢與張德遠爲地耶。會耕以後至乞推恩。檜批送禮部措置。該喻其意。卽曰。今舉有試中高等之人。爲見先有已降等第推恩名色。及慮御試卻中底甲。往往在路遷延日月。才候試畢。並自陳爲病趁赴不及。顯屬太優。檜入熟狀。畫可。自是遂爲故事。

丙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汪勃罷。勃爲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充敷文閣待制。知潼川府。詔劉婕妤祖母太孺人唐氏特封永嘉郡太夫人。右武大夫果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馬蕘卒於婺州。特贈三官。卹其家甚厚。

庚子。監察御史張杞面對。乞州縣之吏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考核聞奏。不得令士民飾詞妄有舉留。從之。

戊申。左中奉大夫知潁州趙叔汴代還。乞令諸路總領官及都統制增闢營田。庚戌。詔戶、工部立法賞罰。叔汴又言。陛下卽位以來。用人多矣。其間或持兩可。或專征戰。政出多門。競持異議。故投鼙弭亂。略無寧

歲賴上獨斷登用耆德專任一相坐致丕平望以今日得人專任之效宣付史館

癸丑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金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罷以侍御史余堯弼論其兼領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誠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大理卿韓仲通權刑部侍郎先是幕士張問自言郡盜夜入其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眞盜者乃改付大理獄仲通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治而不得主名吾固惑之其母太令人劉氏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蔽晦不告紿以爲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仲通悟翌日以耳目追迹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囹圄遂空此據孫覿撰劉氏墓誌增入覿稱以此擬仲通刑部侍郎而今年九月癸巳余堯弼劾范訥章疏稱閤大鈞之獄賴寺卿守正不得曲法則仲通之遷未必有此也或謂仲通與秦檜之給使丁禩深交禩引之也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墾田漸廣戶部財賦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和糴事初

見元年辛未。

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借本錢。州縣往往移用。不以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已而不已也。中興聖政。史臣曰。漢孝宣、光武生長民閒。其知民疾苦宜也。高宗以諸王總戎河朔。周知民閒纖細利害。雖即位二十口年。猶能歷歷及之。此明王之所難也。親衞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同副統制梁興卒。興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飛於江夏。從軍凡十年。

壬戌。左中奉大夫趙叔湋知湖州。右朝散郎曾惇知鎮江府。左大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薨。癸亥。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子。遂命臨安、平江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有奇。用戶部請也。浙西凡糴七十六萬石。行在省倉三界三十五萬五千。臨安、平江府場各二十萬。淮西總領所十六萬五千。湖北、淮東皆十五萬石。時行在歲支凡三百三十六萬石有奇。而浙江、荆湖上供米綱才三百萬石。故糴之三總領所舊不立額。及是比仿行下。

丙寅。左奉議郎黄祖舜主管南外敦崇院。

戊申。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改行在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

己巳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大聲罷右司諫巫伋論其總賦淮東措置乖方及爲江東漕妄費官錢故也孫覿撰大聲墓誌云公治財知取與在戶部稽考諸酒庫積羸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藉移軍實杜吏謾復得羸錢數十萬於是權貴人用事納四方之賂鬻寵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綾奇怪之物車連轂舟銜尾相屬於水陸之道晝夜不絕或謂公所沮繒錢有羨蓋致其餘無爲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一秩罷歸按紹興二十七年王珪劾大聲降官乃稱將漕江東縱子弟受賂不法有計之相府者移江西憲與覿所云全不同以日麻考之大聲降官在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其罷歸已久覿實謬誤

庚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乞兵級犯罪及強盜同火七人以上並作情重法輕奏裁詔刑部看詳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經大夫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蘇爚賀金主正旦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武經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生辰

甲戌秦檜進呈禮物數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未嘗非理有所邀求朕每遣使必戒約三節人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懽期於與民休息而已

丙子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侯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稚採取所得幾萬斛飢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所感上相燮理之效實爲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詔付史館

戊寅詔川廣荆湖應奏獄案以副本申提刑司別奏令刑部以奏狀先到者約法先是大理正元龜年面對論遠方獄案不無遺滯乞立法至是施行　湖州言侯義郎林昌朝四世同居詔旌表門閭　太學博

士王之望知荊門軍。以葬親有請也。

辛巳。大理寺丞周堕面對。請縣令滿三年無公私過。從本郡保明推賞。詔刑部看詳。後不行。

壬午。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昌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郡歲以常平米廉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覺察。上曰。此誠仁政所先。比年州縣奉法不虔。或侵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賑濟無術。而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卹元元之意。宜令戶部措置。詔入內內侍省聽喚使臣自今以六十爲額。

甲申。勒停人降授武功大夫辛道宗房州羈管。時道宗寓居嚴州。侍御史余堯弼奏道宗移居近地。窺伺朝廷。陰爲不靖。望斥之遠方。故有是命。左朝請郎賀允中添差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允中嘗爲福建提刑見請稱職。秦檜以其不附己。復令入帥幕以抑之。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三年。使副不覺察。與同罪。初。福建路自剿奇兵。而虔、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悉平。詔以巡檢陳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潭戍兵之在閩者。並爲殿前司左翼軍。即以敏爲統制官。留戍其地。神武中軍舊制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嚴。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鍊、策選鋒、游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閒。盜賊閒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循之擢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爲天下冠。存中又制諸軍戎仗。以克敵弓雖勁而

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紹興二十九年又置破敵軍

九月壬辰。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諸路提刑司詳覆獄案內有應奏者。徑行繳奏毋得再下本州。庶幾獄無留滯。詔申嚴行下。

丙申。司農寺丞周莊仲面對。言行在歲支軍糧百五十萬石。惟中下兩界廒房不多。遇春冬涸。綱運不行。則有不繼之患。望添造十廒。共容三百萬石。非凍涸不許移用。歲月滋久。則以新易陳。戊戌。詔戶部措置。莊仲、武仲弟也。

己亥。右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曹浸帶御器械。

甲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試御史中丞。

丙午。[illegible]

丁[illegible]右司[illegible]書巫伋試右諫議大夫。

己酉。[illegible]

辛亥。巫伋[illegible]。

壬子。監察御史張杞試祕書少監。

是月。金主亶遣兵部尚書蕭裕爲廉訪使。徧至諸路詢問疾苦。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

嗣未立。亶以其從弟北京留守岐王亮爲尚書左丞相。亮故宋王宗幹子。而太祖孫也。頗矯飾盜名。密有包藏窺伺之意。以胙王元者、亦太祖孫之孫。以次當立。因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與結連。遂殺之。以金人誅讒稱詔廢亮語參修。熊克小厤云修元地居嫡長。按亶乃是嫡長孫。元或是梁宋國王宗秀之子。然雖長而非嫡也。

冬十月乙卯朔。敕令所刪定官盛師文面對。乞遵天聖、嘉祐詔令。將諸路見有丁錢。不許折變。並令均納見錢。其第五等以下人戶。依紹興德音減免其半。詔戶部看詳取旨。

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堯弼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曹筠守殿中侍御史。

戊午。監察御史陳褒兼崇政說書。

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藝至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加精熟。必多於今日。

丁卯。上曰。紹興府守臣林待聘經費誕慢。宜亟罷免。其財賦令戶部經理。於是待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趙不弃請補外。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紹興諸邑荒旱。民多流散。而戶部奏本府留米。及常平義倉。有欺隱者十二萬餘石。經總制錢五萬餘緡。顯見林待聘經費妄用。不守廉隅。乃命不弃經理焉。

庚午。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劾右承事郎知義烏縣徐時晦不法。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眞否。但治行者優擢。惡罪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才矣。

辛未。右朝請郎通判安豐軍魏特進秩二等。以捕紅巾賊首李洪有勞也。久之。守臣右朝請大夫劉將亦進一秩。將轉官在明年三月丁未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已減諸州月樁錢。要當盡罷。庶蘇民力。檜卽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樁錢卒不罷。

丁丑。右朝請郎知巴州馮忠恕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忠恕、汝州人。在巴州時。提舉茶馬韓球議加茶賦。球號令風發。下莫如持議。忠恕度不可與爭。卽自爲奏。巴州自趙開已一再增。今不可復增。茶亦如五穀。有凶年遇水旱。當權以實奏下。球不敢恨。制置使李璆兼治成都。嘗費常平倉米五萬石。異時使者以其近臣。置不問。忠恕按督得其狀。立督趣入之。

庚辰。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荆南府王瑋卒。

辛巳。皇叔泉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培爲平海軍承宣使。以勝任而遷也。

十有一月乙酉朔。祕書少監張杞言。感生帝之祀。尙寓招提。祭以酒脯。望復用牲玉。升爲上祀。從之。

丁酉。保信軍承宣使提舉洪州玉隆觀曹勛提舉萬壽觀。令台州津發赴行在。

戊戌。上謂大臣曰。來年正旦皇太后慶七十。可令禮部檢會國朝典故以聞。祕閣修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荊南。自渡江以來。荊南多命武帥。至是闕人。上命秦檜以諸路副總管姓名來上。檜曰。江陵重地。所係非輕。更恐有可選之人。蓋檜欲慥也。上曰。可徧諭三衙主帥。庶得其人。不誤委寄。後旬日。上諭檜曰。荊南重地。不可不慎擇。今疆場安靜。宜用文臣。乃以命慥焉。進呈兵官姓名在十月癸未。上諭檜在十月壬辰。

己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太師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經略使王鐵問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嘗賦詞曰。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銓不自省循。與見任寄居官往來唱和。毀謗當途。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說。猶要惑衆。殊無忌憚。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以爲奇貨。惟趯能與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庚子。左朝散郎王曮依舊尚書禮部員外郎。以其進頌忠誠可嘉也。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綱卒。

壬寅。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鄭剛中再誦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用右諫議大夫巫伋再疏也。

癸卯。降授左奉議郎知眞州洪興祖復左承議郎。以赦敍也。先是州殘於兵。民之瘡痍未復。興祖至。卽上疏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疏。又從之。自是流民漸歸。遂誘溫戶墾荒田至七萬餘畝。

丁未。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董先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府駐劄。初。岳飛既死。先自武昌召還。爲步軍司統制。先與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憐其才。贐遺甚厚。具奏乞隸本司。朝廷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

壬子。左承議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傳罷。以戶部侍郎宋貺接伴北使還。劾其病不任事也。

十有二月乙卯朔。上謂大臣曰。聞紹興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優給路費遣還。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粟減賦。至是復命常平官親往賑給之。毋致失所。　命復連州連山鎭爲縣。

丙辰。詔四川命官付身。如未經換給。並不許奏辟。及權攝差遣。先是止禁定差。至是都大提舉茶馬韓球以爲言。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邊卒。己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庚申。敷文閣直學士知宣州秦棣卒。官給葬事。棣在宣州。城之何村有富民釀酒。棣遣巡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盜也。卽擊鼓聚鄉里共執之。走訴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縛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

丙寅。詔提舉常平官分遣屬吏賑濟流民。且貸其春耕之費。先是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尙存。海鹽丞

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飢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丁卯布衣孫堯佐上書乞嗣秀定郡王與濮王之封詔大宗正司具名聞奏　尚書省批狀四川營田就糴統制檢察措置事理每年收斛斗除分給官幷椿留次年種子外盡數報總領所拘收充減免

戊辰[illegible]　隸官撫司及司廢乃有是命　此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工部狀修入狀稱承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而日辰不載蓋都省批狀也

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諸色官物已倚閣者卽與蠲放未倚閣者卽權倚閣上謂大臣曰如實無可納徒有追擾亦足矜也乃付戶部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次十六年租稅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閣如違當職官重行黜責仍令憲臣覺察從之　戶部奏下在是月丁丑

己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河渠爲甚急宜命守臣因農之隙浚其堙塞庚午上諭大臣曰可使漕臣募夫濬治因以接濟飢民則公私兩利矣濛歸安人也

壬申故迪功郎謝濬特贈右承務郎官一子濬爲隨水尉捕賊死故錄之　是日宰執進呈經界事訖上

曰諸州月樁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卽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總錢措置贍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大臣苟有以厚民力固人心雖人主不自言固當奮然以身任之月樁之爲害上至於再四言之而州縣倚樁辦之名因之以巧取至於今尙存亦足爲一時用事者愧矣不惟是也月樁窠名本出於經總制罷月樁而以經總制錢贍軍此若有意於奉行者而月樁未罷校終歲經制之入擇其最者必於州縣取盈焉又非聖上勤恤斯人之意矣夫減月樁免和糴罷免行錢推仁聖之心使天下一日帖帖就安雖痞已可以肥天下無愛也曹泳輩無所忌憚逞其殘民之術且直爲此欺誕大化更行首正三苗之竄宜哉

丁丑太常博士林宰左承議郎主管官告院章厦並爲監察御史時上召二人入對而厦請戒監司守令奉行賑濟乃有是命厦奏札以是月已卯行出今並附此

庚辰金主遣金吾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召守忠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旦君詔唐盧龍節度使守恭八世孫也父宏遼寧昌軍節度使金人俾知咸州同平章事此以金國輸林直學士趙可撰君詔之於宣德軍判劉某墓誌修入名南劍州晉司空張華廟曰應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二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九

紹興十有九年。歲次己巳。金熙宗亶皇統九年。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卽宮中行慶壽之禮。日屑不書。此據會要。

丁亥。詔信陽軍撥隸淮西。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倚閣。以旱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辛祈穀祠官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爲例。

甲午。上諭大臣曰。國信所回易北貨恐生事。可降旨令罷。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務限之制。毋得貪緣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

乙未。置撫州樂安縣。割崇仁、吉水四鄉隸之。

庚子。直龍圖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絢卒。

丁未。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宗元爲籍田令。以其祖俊有請也。

己酉。宰執進呈春教使臣効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賞。上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不難洞徹。若得

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宣政使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康謂爲內侍省押班。

癸丑右迪功郎吳伸爲大理司直。伸初以上書得官。既而久不用。至是稍錄之。

二月己未朔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愿知宣州。

庚申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鄭滋卒。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高

丁卯詔諸路總領官樂禁如監司例。以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頡面對有請也。左奉議郎楊傑知大宗正丞。左奉議郎范如珪添差權通判邵州。如珪爲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閒居凡十年。

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上諭大臣在丁卯。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楫陞敷文閣直學士。令被授指揮日別理爲任。

丙子上曰。今四境寧息。沿邊守臣。務在安靜。若任滿不生事。可量緊慢取旨推賞。復置大社令。以左奉議郎直敷文閣韓彥直爲之。以世忠有請故也。

丁丑左朝請大夫童邦直知峽州還。言湖北溪峒醞造蠱毒。以害往來之人。又夷人以人祭鬼。安復、荊門、鼎、豐獨行之人。或罹此禍。望令巡尉覺察。上諭大臣曰。邦直二說皆可取。當行之。

戊寅左中奉大夫知利州王賞充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辰上諭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令養而未見孳生之數宜分送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自是歲爲定例 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所書可參考 封尚儀袁氏爲宜春郡夫人
辛巳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餒死者上聞閔焉故有是命右宣教郎王秬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秬雲子也先是上諭大臣以雲頃年奉使忘身爲國至於不免忠義可嘉宜錄其後乃賜秬銀帛五百匹兩而命之上諭大臣在庚申賜秬金帛在甲子今聯書之熊克小厤稱秬爲奉議郎與日厤不同恐誤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
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己丑右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蔡德除名廣州編管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第三正將冒請錢糧法當死特貸之
庚寅宰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温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朕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奥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籍之文悉加講論夜則觀古人文集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丙申。上語秦檜。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藏。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卽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芝草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矣。

戊戌。左朝奉大夫知復州劉崎代還。言湖北縣令有七八年無正官。而以寄居待闕官攝之者。事多曠弛。民受其弊。望去諸司及本州。不以拘礙選辟能吏。庶幾縣有正官。官事修舉。上謂大臣曰。可令吏部趣已差人之任。未差者速出闕。無人就則下所屬辟差。

己亥。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韋謙爲建寧軍節度使。慶遠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韋臻爲重慶軍節度使。用慶典也。

庚子。上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

甲辰。起居舍人王墨卿罷。以殿中侍御史曹筠論墨卿貪墨嗜利。與林待聘旣黜。乃懷怏怏。動欲傾危朝廷。故有是命。　詔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卽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允恭初見建炎三年二月。）太府寺丞宋仲堪往鞫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捕過界偸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邊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在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己。剛中欲併鄰轉運司

入宣司。遂將錢物贈遺士人。令赴行在上書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官。剛中不喜。豫作緣故。收椿隱匿錢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廷。乃說諭統兵官。今爲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遺。及被旨令赴行在。乃忿怒遷延。收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當死。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郎張漢之嘗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並編管。右奉議郎趙士鵬嘗通判荊南府。坐不即拘收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官。勒停。送本軍自效。即日擢允恭尚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外郎。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郎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中興聖政講議曰秦檜之收三大將兵權也剛中附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便爲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非不忠於檜也一旦積怒貶死遐荒將吏賓客無得免者則人之附麗匪人以媒進取者亦可以爲殷鑒矣。

將作監丞黃敏行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四川諸路措置邊角。敏行增鋪益兵。所費甚廣。紹興末。卒罷之。

乙巳。上謂大臣曰。牧馬孳生。爲利甚溥。朕令牧於近地。今已見效。歲進馬駒皆佳者。若得萬匹。分與諸軍。數年閒便可濟用。既免綱馬道斃。且無賞給之費也。

丙午。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懋爲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懋以解帶恩。乃有是命。

丁未右諫議大夫巫伋言近者監司帥臣與列郡守倅有因失歡遂相告論者望申嚴戒諭自今並先次罷黜然後付有司理辨曲直庶幾崇推遜之風銷刻薄之俗從之

戊申左朝散大夫知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恐蜀遠未閑措畫或有謬誤乞誡敕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遠倘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均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察奏劾

己酉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員數庶人人知勸正經界均賦稅極爲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暨平江均稅暈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使逐戶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以憂去他官領之便有失當處尋以輔知合州（輔初見紹興十二年正月）時敕令所刪定官鄭克經界四川頗峻責州縣其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閒民田有什稅五者由是迄今多逃田亢開封人也

庚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葉縉面對言自祖宗以來定公私贓三等之罪其意未嘗不重於保護斯民而已向緣官吏率多不定罪而民被其害是以又標立民事一罪以戒懼之然因公則多涉於民因私則雖重有與民事不相干者故公罪雖輕而麗民事遂爲終身之累反甚於得私罪之重者吏因得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也欲望明敕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詔敕令所看詳申省（事初在紹興七年十二月今年八月辛亥敕令所看詳不行）

夏四月癸丑詔四川制置司官屬將吏請給令總領所歲撥錢萬緡如軍中非泛激犒並取旨本司舊有

抵當熟藥息錢。仍充經撫蠻夷之用。從戶部裁定也。

乙卯權禮部陳誠之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金主生辰還。秦檜白上曰。大金書詞。丁寧盟好甚切。上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思恭等所得馬亦皆上駟。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丁巳樞密院承旨司上孳生牧馬監賞罰格。

戊午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樞密院編修官何逢原頃在館中。公於奏對之閒。謂沮抑用兵之議太過。司勳員外郎沈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乃相與陰謀傾朝廷。此二人者。若不斥逐。無以濟今日聖治。詔並罷。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不知謂誰。當考去年七月。禮部侍郎周執羔罷八月。沈該知潼川府。或卽此事。

承信郎閤門祇候劉允升幹辦御輦院。允升、懋子也。

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爲急。數十年來。司習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耆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民之所病。莫大於此。革而去之。其利不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卽破產。能去此弊。極爲便民。庚申詔諭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熊克載此詔於六月己未。蓋差兩月。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民以役而破家。其爲吏者倚法之弊也歟。爲人上者。苦難於知之。雖極糟糠鷹悴之情。曾不足以動膏粱怡愉之色。非皆忍人也。其事未嘗知之。故難於聽之也。太上皇帝在河朔時。親見弊事。端居九重。而每以百姓爲念。知艱難而問疾苦。中興之業誠有自也。

壬戌皇姪和州防禦使居廣爲瓊州觀察使。居廣、安時子也。娶皇后姪女。特遷之。

癸亥。宣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王安道爲武泰軍承宣使。以其父繼先該慶壽恩回授特轉行也。

丙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恭惟陛下。當宣和、靖康之間。爲國捍難。適丁大變。仗義而起。獨患曩時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駸駸欲用兵。則已無才能。不度事勢之可否。或但持兩端。則自爲身謀。不恤宗社之隕危。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體。別白利害。力贊陛下。兼愛亦子。敦講和好。用息兵靖難。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知之。非特史能書之。黨庠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顧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請得言之焉。臣於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於路。策遣衣褐。有憔悴色。蓋被執而訓讀童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食窖中之氈雪。賴以偶活其命。留爲今日中興之用。其後臣益北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聖稍東。有隨駕醫官七八輩。因留而居。一日同過臣言。聞秦中丞已開行南歸矣。有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爲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尼瑪哈。引大義以譙責之。尼瑪哈有慚色。及臣南歸渡江。有爲臣言。曾有自金傳寫得其書稿觀之者。今士大夫閒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其事如此。則知檜書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特恥自衒。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臣常恐一旦先狗馬塡溝壑。則我朝賢相道義忠節。終莫聞於世。誠日夜以爲歎。伏望宣付史館。以彰陛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曰。書論秦檜忠節。天下所未及知。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曖昧。可付史館。堯弼曰。邵書篇末言檜嘗爲徽宗皇帝

撰書抵金國元帥。其所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者。聞勛家有錄本。乞宣取同付史館。上曰。善。戊辰。秦檜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北庭代徽宗作書藁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請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眞宗與契丹通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檜所草書本具建炎二年六月末。此不別出。

右朝請郎孫世顯知沅州代還。言本州麻陽縣至今尙行差役。事體未便。乞改作募役。詔本路常平司看詳申省。

是日日左右生青赤黃珥。太史局言。係是祥應。乞付史館。從之。

庚午。尙書司封員外郎湯思退試祕書少監。度支郎中徐宗說爲太府少卿。宗說在度支。會右曹金部皆　令兼領三曹金穀之地。而宗說素有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爲之斂手。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米友仁陞直學士。　太常丞胡寧守尙書祠部員外郎。

戊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詞略曰。惟時秉節之臣。親見特書之事。誦說賢宰。彰明大功。邵自北方還。卽被逐閒居。凡七年。乃上此奏焉。

建康府言甘露降。

是月。太白蝕月。此據苗耀神道記。日厭四月九日庚申是夜太陰行在太微垣內。不犯星。二十一日壬申是夜太陰行在羽林軍內不犯星。乃不見月蝕事不知何也。金國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作亂。又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焚壁幔及地衣。金主亶震懼。遂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張鈞爲赦文。曰。乃者龍潛我宮。亶大怒曰。龍若我何。遂杖鈞數百。截其手足而斬之。

五月壬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今耕種田土。紐計頃畝。收納二稅。其未耕種田段。二稅權行倚閣。時初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諸郡。故有是旨。二十年七月已酉再降旨往罷。

癸未。詔諸州招填闕額禁軍。守臣兵官同賞罰。仍自申樞密院。前一日上以此事諭大臣。令留意。及是進呈。上因言。頃程師因捕賊處。多用本處兵。若招填數足。練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甲申。始祔太廟齋殿。

乙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臘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感生帝。南北方視嶽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庚寅。祕閣修撰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公事韓球與直祕閣知夔州符行中兩易。

癸巳。慶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知洪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良臣知瀘州。

甲午。建康諸軍都統制王權言揀汰兵數。上曰。諸軍闕額。須令招填。不然。恐傷兵數。自今令具已招之數

申樞密院。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罷。端禮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呂忱中互訴。故皆黜之。
丙申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論監司守令以私己之怒。囚無辜於獄中名曰寄禁。乞令憲臣稽察。詔申嚴行下。
丁酉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錄平閩盜之功也。其將校軍兵義兵三千一百七十人。各遷官及減磨勘年有差。
己亥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知婺州。檜言。比年外患已寧。惟郡守得人。則奉行德意。民被實惠。上曰。然。在謹擇之。
庚子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唐古特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中節。
丁未左承議郎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知民閒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爲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申省。大寶、潮陽人也。
庚戌左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樊賓卒。
六月辛亥朔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言浙西積水之患。平江爲甚。平江秋苗三十四萬石。以積水蠲放者歲三之一。積水之處。皆昔日膏腴之地。望委常平官督責令佐。多方勸誘。修築成田。如民戶不來。卽官爲拘收。召人請佃。如此人當自勉。不惟官得十萬。而民閒所得當數倍矣。詔戶部看詳申省。故事。宗廟

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亞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刺以上。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至是宗室正任止三人。壬子。大宗正司請權以遙團以上充初獻。將軍以上充亞獻。許之。

甲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王鈇卒。詔鈇帥司宣力。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令江西轉運司應副葬事。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移知廣州。初以廣東羣盜尚多。詔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官韓京戍梅、循以彈壓。因命爲廣東馬步軍副總管。提舉漳、潮、吉州捉殺盜賊。兼知循州。久而未代。秦檜慮其難制。諭弼使圖之。弼至南雄州。京迎見。弼卽席諭之。京乞罷。遂遣人衞京出嶺。亟命武功大夫張寧馳入戍所。以統其軍。此以熊克小厤修入。克止云亟命別將。而無其名。以日厤考之。代韓京爲摧鋒軍統制者張寧。蓋寧自閩中從弼入贛也。

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管。庭珪、安福人。胡銓之貶也。庭珪爲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銓鄉人歐陽安永告之。以爲謗訕朝政。事下虔、吉兩郡。而守臣曾愷、王珉、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芝不切究之。會芝奉祠。直祕閣林大聲代之。提點刑獄。亦寢其事。敷文閣待制沈昭遠知洪州。白發之。時大聲已去。而昭遠與降授右朝議大夫江西轉運副使勾光祖以他事交章俱罷。庭珪遂坐貶。久之。愷、珉、芝、大聲與兩郡倅左中大夫吳溫彥、右承議郎杜師伋皆坐降一官。

温彥德州人也。大擊以十八年閏八月罷江西提刑。昭遠光祖以今年五月己亥罷。師伋曾慥等以二十一年八月癸酉降官。今聯書之。胡銓自跋戒諭和議詔書序此事。乃云太守吳沆彥運使林大擊贛守曾慥皆小誤也。

戊午。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

辛酉。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望取古今名方治癘氣者。集爲一書。頒下本路。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辛亥朔。蓋誤。

壬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晦、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保卒。

癸亥。左朝請郎趙善瑛知封州代還。論廣東諸州田稅。不足歲用。自祖宗以來。不問有無田產。常計丁歲納身米。以補常賦。每有收免丁者。於見納米人均增均減。其法甚備。今來州縣奉行不虔。隱落白丁。不可勝計。使見納丁米之人。無從均減。望令專一置籍。記其丁口。每歲稽攷。庶幾課役均一。詔戶部措置。右宣教郎直祕閣高百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丑。和安大夫高州防禦使診御脈樊和彥令臨安府差人管押出門。於處州居住。坐用藥紕謬也。此項未知

奧紹興三十年八月辛亥杜起等論王繼先等十罪有無相關當考。

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承宣使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崇信軍節度使。

辛未。刑部員外郎章燾面對。論州縣推鞫追逮干證之弊。詔申嚴行下。

壬申。殿中侍御史曹筠入對。論海陽知縣馮迪德、長州知縣尹機前任不法事。機趙鼎客也。機已見紹興六年二月。癸酉。進呈。上曰。二人罪頗大。可令取勘。俟案上。當重責之。

甲戌。兩浙轉運判官提舉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府荒田二千二百餘頃。望悉以爲營田。從之。刑部員外郎湯允恭面對。乞戒有司。凡制獄具。並依成式。長吏親閱用印。方得行使。詔申嚴行下。

丙子。上謂大臣曰。閩中盜已漸弭。惟海道間有作過。可諭帥憲察巡尉之不可仗者代之。左朝請大夫王普添差通判邵州。代范如珪也。二人嘗官館學。爲秦檜所怒。終其身以郡倅處之。

丁丑。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田晟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請給與免借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右宣教郎直敷文閣秦塤進職一等。塤妹孺人秦氏。特封令人。以檜進書恩回授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

紹興十有九年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知舒州代還乞戒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汚宜悉令修治

壬午上諭大臣曰官不給賣度牒已十餘年間多有輒自披剃者今可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許人告庶知戢畏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邊知白卒癸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中衞大夫忠州團練使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鈐轄馮賽卒於衡州

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傷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拯濟秋成可必檜曰陛下至誠格天尤爲可喜　左承誠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忤秦檜意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舉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輩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九齡、金谿人初入郡學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講習兼晨夜不怠如此者十餘年

戊戌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守令悉心奉行民事顯有成績者令監司保明來上優加褒擢其弛禁違戾者亦從按劾重寘典憲從之

己亥拱衞大夫貴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正將劉超卒

庚子監察御史陳夔面對論囚多瘐死望令諸路憲臣嚴責治獄之吏凡無家者官給之食詔刑部措置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婺州吳表臣罷。先是表臣自祠官中請郡。故以婺處之。既又抗章乞祠。以全晚節。殿中侍御史晉筠劾其敢爲欺罔。無所忌憚。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於民間科借苗米。追呼捶撻。不勝其擾。乞禁止。其官吏重賜黜責。

癸卯。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事。不知何故闕乏。乃爾。可令諫司經理。其守臣先罷。時右朝請郎曾惇爲秦檜所厚。驟用知鎮江。至是纔數月也。左朝奉大夫趙達之知漢陽軍代還。言湖北諸郡人希士廣。閒有請佃歸業之人。官司指爲夫丁。差科連併。緣此無人耕佃。平時沃壤。鞠爲荊刺。望寬免稅役。庶有勸耕之漸。詔本路帥臣監司措置。

甲辰。監察御史章厦面對。論州縣財賦出入　弊。乞立法禁止。從之。　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鄭僑年令再任。從帥臣俞俟請也。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鄂州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李山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八月庚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勝卒。謚毅武。

辛亥。敕令所言。臣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庶協於中　今年三月庚戌。葉琳奏請。　看詳民事被罪條法。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作自犯民事。不注知州軍通判知縣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情實爲重。難以與其它公罪事體一同。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張浚當國。始議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

治民行之數年論者數以不便爲言然終不能改二十年十二月辛酉湯允恭又請

壬子武泰軍承宣使主管侍衞馬軍公事劉寶爲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宣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成閔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二人皆楊存中所薦也祠部員外郎胡寧面對論州縣受夏秋二稅遇輸絹之時則不受絹而使輸錢遇輸米之時則不輸米而使折色望自今並輸正色毋得折變見錢詔戶部看詳

癸丑復泰州興化鎭爲縣

乙卯右承議郎兩浙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直祕閣守道亦繼先子也

辛酉詔行在內外諸官司添差官今後不得過二員令所屬遵守御史台覺察彈奏其已溢格處聽滿任按此指揮止爲行在官司無預外路熊克小厤則失行在二字第云內外諸司則失其實矣

宗正寺丞王葆面對言國家役法應女戶單丁與夫得解舉人太學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肆多士之意頃議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揮臣謂進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雇募至若前項三色亦令雇募似爲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有子孫而年在幼弱皆窮民之無告者也若遽使當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於豪強故昨來指揮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充役正恐奸民旋行規避爾今州縣之閒欲舞文者以虐無告則或指遠適之緇黃爲某氏之子孫初不以存亡爲別也因使寡婦守志者不免於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

而改行者。家貲產業或破壞於後夫之手。是豈朝廷勤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舉人名已登於天府。今乃同藉於役人。太學生身已隸於上庠。今乃心累於執役。是二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妨於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能留意於科舉。奮身於庠序。遂不得自別於齊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貴肄多士之意。欲望特詔有司。俾是三者重加看定。庶幾孤寡得所。而士知愛重。是日進呈。上曰。單丁女戶舊法免差役。以許免者多。有司遂有雇募之請。宜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葆昆山人也。既而本部乞女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戶部奏上在十二月己未。

丙寅。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旦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趙述副之。直祕閣知臨安府湯鵬舉守司農卿、充賀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清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疆。自此始。述即瓌也。述改名。不知所以。紹興十六年五月乙巳充接伴。已改今名。恐是避二王所連偏旁也。

庚午。成州團練使潘長卿、貴州團練使潘粹卿、和州團練使潘端卿爲泉閩利三州縣觀察使。時吳國長公主入朝。故有是命。

辛未。詔浙東諸州強盜該配者。並刺充沿江諸軍都統制下使喚。俟盜賊寧息如舊。以權本路提刑秦昌時有請也。

壬申。右朝散大夫兩浙轉運判官曹泳直祕閣。權尚書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宋貺兼權知臨安

府。

癸酉。大理正元龜年面對。乞自今諸州奏案內。有不該留禁待報人。並先次責出。詔刑部看詳。

甲戌。詔以景靈宮繪像功臣之副。藏於天章及祕閣。復故事也。

乙亥。大理正周堅面對。論諸郡擅支借轉運司錢物充公事。及收支官物別置私厫之弊。乞戒監司稽察舉劾。丙子。詔申嚴行下。

戊寅。詔荊南府劉應錡舊管軍馬。並發還侍衞馬軍司。

九月庚辰朔。大理寺丞石邦哲面對。論天下之法。宜總於大理。而一路一司一州一縣。與夫在京省臺寺監有司局務。各有專法。大理不能通。設有論罪斷刑。皆出臨時取會。移文待報。關決淹延。或法有重輕。供報不盡。莫得稽攷。則罪有出入之弊。欲望特詔三省。委之刑部。關會應干官司。前後被受立到專法。各錄兩本。付之法寺。斷刑治獄兩司。以憑遵用。事下刑部看詳如所請。明年正月己丑刑部奏下。

丙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楊傑面對。乞大學私試。鎖院考官。不得輒歸私家。出入傳送之禁。並依補試法。事下禮部。其後但令辰入昏出而已。明年二月辛亥施行。

辛卯。惠州刺史知閤門事宋錢孫充大金賀正旦副使。以趙述病告也。

壬辰。左朝奉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昌時直祕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本路帥臣趙不棄申

昌時悉心賑濟。全活甚衆。檜進呈。乃有是命。昌時。檜兄子已見。

癸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琦特放罷。坐嘗與新州編置人胡銓交結。凌蔑州縣。爲守臣張棣所劾也。

乙未。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諸路被差鞫獄官多求避免。乞量增賞格。詔送刑部。

庚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四方案牘來上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乞申嚴行下。從之。

大理寺丞石邦哲令再任。初有詔法寺斷刑官願再任者聽。至是從其請也。

壬寅。左朝散郎陳琦知饒州。代還。論諸縣保正副長。科役煩多。尤爲民害。若令當役良民。皆許雇人自代。則受雇之人。習熟州縣。通曉法令。縣官非理相加。未必畏懼。官吏雖欲恣其谿壑之欲。有所不能。望特詔有司。許凡當役保正副長除情愿應役之人。聽其從便外。並許雇人代役。官司不得追呼正身。詔戶部看詳申省。琦、建陽人也。

甲辰。戶部侍郎李椿年言。諸路錢帛。各有椿發條限。比年往往公然移易妄用。有誤歲計。欲將移改侵借去處。不以去官。並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重賜黜責。從之。

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爲贊曰。惟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凊。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尋出示羣臣。藏於祕閣。熊克小厤載此事在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蓋誤。

冬十月按是月已酉朔庚戌言者論監司州縣樂於知事以厚利啗進奏官遂致聽探事宜漏洩機密詔進奏官收受計贓坐罪官吏依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仍令監司互察從戶部請也

壬子上諭大臣曰有司立法不可太重恐難必行宜令敕令所檢會日前建明有不可行者並須改正

癸丑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熺爲郊社禮儀使渡江後五使以祠官爲之蓋自此始　太府寺丞李囂面對論比年州郡監司多差未出官選人押綱以覬賞典緣未諳世務公然盜用望申嚴行下詔送戶部其後本部言初官亦有可以倚仗因賞典太優欲今後止依本等推賞從之

熊克小曆作太常寺丞眉山李囂按囂此時方自嘉州推官丁憂家居克蓋誤戶部乞依本等推賞在十一月丁未

丙辰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敦儒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己未右朝請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王珏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上曰亭戶宜恤不則遁去其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於是用珏至官踰年盡償所負又開華亭海鹽河二百餘里鹽滋得通流其隘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爲病珏奏除之珏安石曾孫也

上語在八月戊辰併附此日厤所載

甚略今以晁公邁所作珏墓誌增修

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至官一日卒。

時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洪皓在英州中人右承務郎倪詧爲守詧老矣內無奧主聞棣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卽使兵馬都監伺其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詧死事乃解。胡銓駁解論和議詔書云十九年春新興守張棣觀望權勢乞竄銓海外棣卽日持節湖北按棣劾銓過海在去年之冬去此已久當是因再劾李棗遂超遷之銓蓋小誤今略修潤庶不抵牾

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特勒停送肇慶府

編管永宗爲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居邵州永宗以嘗立軍功給眞俸守臣右朝散郎呂稽中知永宗爲秦檜所惡劾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贓乞下守臣閱實稽中先以計取永宗所受御劄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侵支過請給令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欠一簪不得留既而稽中語其僚曰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酌壽今乃不見豈隱之耶其殘刻如此。

庚申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梁棄卒。

辛酉上諭大臣曰西溪摽撥馬軍寨地可令守臣宋貺親往檢視毋得侵掘塚墓多占民田。昭宣使高州刺使趙轍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馮益令再任。

壬戌德安府忠節卒蕭隆挾刃殺守臣右朝奉大夫王伯淮於廳事傷而不死衆執隆隆舉刃自殺伯淮以聞詔仍舊治事。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趙不弃卒。

己巳。初復諸陵攢宮薦新之禮。用太常博士晉陵丁婁明請也。

庚午。右奉直大夫知平江府王晌直祕閣。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後。以庶官爲之。蓋自晌始。

辛未。左朝散大夫趙令衿知泉州。左承議郎添差通判臨安府郭琥知秀州。

乙亥。閤門祗候王允昌爲閤門宣贊舍人。允昌、勝子。特錄之。

丁丑。詔右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昌依舊兼權提刑。仍許薦舉。以昌言一路選人改官久無職司文字。乞除正官故也。

十有一月癸未。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面對。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爲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以太常寺置局。編類成書。凡三十卷。郊廟奉祀禮文。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緝儀未紀。乞命官爲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初太傅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爲淮東宣撫使也。張浚在都督行府。以世忠有功。用上所賜空名告。授其子彥樸、彥質皆右承務郎。久之。除直祕閣。賜三品服。已而吏部審驗。言無立功實迹。當奪所授官。

甲申。世忠請以郊恩改奏依舊帶行章服職名。詔先賜作白身人改奏俟補正日取旨。

乙酉。尚書工部員外郎楊通卒。

丁亥。尚書省勘會。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每季開具申省。撥充月樁。今來逐路月樁錢。撥填已見次第。詔今後更不開具。

辛卯。上親饗太廟。至櫺星門降輦。步趨齋殿。虛小次不入。

壬辰。合祀天地於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禮畢。還御麗正殿。建金雞赦天下。

辛丑。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椿年罷。椿年首陳經界之議。及是始畢。會民多訴經界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因劾椿年求薦劉大中。陰交趙鼎。皆竊其權柄。漏其昵談。今遊舊將之門。傾危朝廷。尤爲可慮。兼經界已定。若不別委他官覆實。則椿年私結將帥。曲庇家鄉之罪。無以厭塞公議。詔與外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巫伋兼權直學士院。以諫官攝詞臣。非故事也。左修職郎周麟之行太學錄。

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舉請對。論舉人多冒貫求試。乞於未下科詔前。令州縣長吏籍定來歲當應舉人名。州縣學職事覆實申教授。預先引保。委無僞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頒行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巫伋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曹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章夏守右正言。監察御史陳夔爲中書門省檢正諸房公事。伋仍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夔仍兼崇政殿說書。

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檜曰。臣嘗與戶部侍郎宋貺宜體聖上均稅本意。有未均處。亟與改正。

丁未。戶部上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初議者謂淮南、湖北民稍復業。而曠土尙多。請立賞格。至是本部以其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五百。其守宰各進一官。卽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詔頒之諸路。二十年四月癸未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庚戌。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賞卒。贈敷文閣待制。

壬子。軍器監王會權尙書兵部侍郎。祕書省著作佐郎林機面對。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謀。僞說。臣若知而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眞之患。臣實任其咎。欲望密加搜索。嚴爲禁絕。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令州縣覺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於是李光之獄遂起。明年三月丙申行遣。

右朝請大夫知婺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

丁巳。金人殺其主亶。亶立十五年。平日嗜殺。晚年尤甚。左右近侍。少不如意。卽手刃之。兵部尙書賽音奇辰、護衞將軍巴克沁、廣威宿直將軍塔斯定遠皆以罪族。旣又殺其后裴摩申氏。於是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閒。至是駙馬都尉唐古辨與尙書右丞相岐王亮、太常卿烏達、宿直將軍額爾楚克、尙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興國努等謀。因亶醉臥。收其兵械。夜入霄儀殿殺之。有護衞將軍瑚圖克紉不與謀。亮等入殿門。亶驚起。求弓刀不獲。瑚圖克遽以所持鎗刺亶於殿壁。衆爭前斫殺之。遂閉殿門。與國努傳旨斂取護衞弓刀。然後屏出敷德殿門。詐詔大臣左丞相沂王宗賢夜半入宮。爲所害。都元帥曹

國王宗敏繼至。亦縊殺之。遂立亮。亶時年三十一。宗賢、金太宗晟子。宗敏、太祖昱子也。此以苗耀神麓記修入。耀稱亮爲平章。宗賢左相。宗敏右相。按亮十八年九月已拜相。而大定赦書稱宗敏爲元帥曹國王。今從之。耀又稱唐古辨爲唐右卞。與金人誅宗本等詔書所云差不同。今從金詔。

戊午。直龍圖閣知潭州劉昉言。姓名偶與前代不令之臣相犯。請更名旦。從之。是日。金主亮卽位。亮時年二十八。

己未。大赦。文武官皆進一秩。賜民租稅一年。追廢亶爲東昏王。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追尊父宋王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亶追謚見三十一年十一月。熊克小曆載亶死在己未。誤也。蓋丁巳殺亶。戊午立亮。己未肆赦爾。金國赦書。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天下大器。授於太宗文烈厥世。不忘先遜。憑几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協心正救。久而弗悛。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旣殞滅。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建。所繇垂統。推戴渺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祖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涉淵冰。未知攸濟。尙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附翼。以底於治。宜布維新之令。以宏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爲天德元年。

壬戌。上恭謝景靈宮。退御西齋殿進膳。召近臣對御茶酒。

癸亥。亦如之。甲子。復詣太一宮。至是遂如故事。

丁卯。封紅霞帔劉氏爲宜春郡夫人。吳氏爲新興郡夫人。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吳氏紹興二十二年五月進封才人。制詞云。乃椒房

之誚屬。

己巳。宰執進呈四川管押扈衞人乞推賞。上曰。發來扈衞人已滿千人。可下置制司。自今歲募三百人赴闕。

丁丑。金國賀正旦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兗、副使昭武大將軍西上閤門使劉箴入見。兗亮弟也。以病故改用。是日。尚書祠部員外郎胡寧、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太師秦檜疑其不附己。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檜知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寅之貧。因其往劍州省覲世母。遺以白金。寅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爲譏己。始怒之。寅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鱷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旦方欲捃摭張浚諸人之罪。而旦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寅於檜。侍御史曹筠卽奏寧兄阿附趙鼎。章居衢州。與鼎賓客交通。故二人私相朋比。衆所指目。不知每懷異意。欲以何爲。若不罷斥。無以安衆心。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州安撫司參議。熊克小厤二人之罷在今年九月。蓋誤。

戊寅。太常丞林大鼐、尚書刑部員外郎湯允恭並爲監察御史。

是月。資政殿學士致仕王次翁薨於明州。次翁既引年。秦檜憐之。饋問不絕。及薨。贈恤甚厚。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至是疾劇。有朝散郎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

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喪不得歸逮檜薨而聽二十六年

正月癸亥朔葬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七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金海陵煬王亮天德二年。春正月甲申。金國賀正旦國信副使西上閤門使劉筠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兖以病不能入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亮亦遣天使趣之。兖歸至北廷而卒。此據苗耀神麓記。

丁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者。遮檜肩輿欲害之。傷行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衆。每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遂潛攜刃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磔全於市。至是每出則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衞。此以熊克小曆及林泉野記參修。野記又云檜以此激軍中使無闕志。人人思亂。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爲右內率府副率。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段思卒。思初見建炎三年。是時不知爲何官。於此始見於日曆。故表出之。

己亥。承信郎閤門祇候幹辦御輦院劉允升爲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

庚子。敦武郎光州光山縣尉兼主簿都飛虎除名。廣州編管。坐受商人貨物。縱令渡淮。及被差捕賊。不即迎敵。致令出界故也。

癸卯。諸路經界文字。令戶部措置結絕。未經界處。委轉運司幷守臣。仍限一季。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封恭國公。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古有金作罰刑。蓋先王不忍之心。民知有誤。俾出金以當其罪。後世著在律文。有罰銅之條。自一斤至百有二十斤而止。陛下仁覆四海。視民如傷。前後欽恤之意。深切著明。比來州縣或有杖罪與徒。勒令納錢乃得免。少數十百緡。多一二千緡。格之律文。則罰溢於罪。又收在別歷。吏得爲奸。望敕州縣。凡罪人當罰毋多令納錢。以濟安用。及是進呈。上曰。自有常法。於是申嚴行下。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言。右承務郎李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諸送大理寺。初光在貶所。常作私史。孟堅聞爲所親。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泳究實申省。及是進呈。上曰。光初進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傾險小人。平生蹤迹。於此掃地矣。升之、山陰人也。日曆。紹興十九年十月壬戌。左奉議郎新淮西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陸升之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恐卽緣訐此事得遷。當考。

右承議郎利州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吳援爲右朝散郎。直祕閣。通判利州。賜三品服。援自

興州入對。故有是命。

二月戊申朔。將作監丞李嚴老面對。乞戒諸縣令佐毋得分鄉自至村落催科。詔申嚴行下。嚴老、邦彥子也。少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封號。爲故女孺人換一道號。許之。後贈冲妙鍊師。

己酉。顯謨閣直學士常同卒於海鹽縣。

庚戌。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春月禁民採捕。秦檜曰。正爲蕃育之時。上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採捕。若止科違令之罪。恐難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從之。旦、壽元人也。初。右朝請大夫路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代還。言靜江府昭州夏稅折布錢最重於諸州。盍自都督行府一時措置。折納價錢比舊增及一倍以上。廣西地瘠民貧。百姓艱於輸納。道遠不能赴愬。今寇盜寧息。海內晏晴。自宜蠲減。是日。秦檜奏事畢。上諭曰。路彬言折布錢因張浚增及兩倍。可令戶部看詳裁減。戶部言。二郡歲撥上供布九萬二百八十一疋。欲於見納價上二分減一。每匹折納錢一千。從之。上又曰。昨令監司守臣任滿並以民事奏陳。彬可除職名。與見闕監司。以示激勸。彬奏疏以正月丙午降出。上諭大臣除彬職名在二月戊午。今並書之。

壬子。權戶部侍郎宋貺言。契勘經界本意。務要革去侵耕冒佃。詭名挾戶。逃亡死絕。虛供抵當。差科不均。鄉司走弄二稅之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後來緣以畫圖供帳。分立土色等則。均任苗稅。轉

生姦弊。遂至久不能結絕。今欲乞令轉運幷守臣恪意惜置。須管革去逐件情弊。使田產稅賦。著實依限一切了辦。如州縣尙敢遷延出違日限。從本部申奏朝廷。乞賜放罷。若轉運不切督責。亦乞黜責。所有每路及本所幹辦官一員。前去說諭催督措置。及說路所差覆實官。限指揮到日並罷。從之。

庚申。詔海外四州軍。昨令與免經界。緣土產瘠薄。應稅租仰並依舊額施行。時瀘南沿邊安撫使馮楫亦抗疏論其不便於朝。於是瀘、敍州、長寧軍皆得免。瀘南免經界事。日曆不見降旨年月。當考。按江陽志。三邑稅賦額。祥符年。雜色二千九百石。慶元年。雜色九千五百石。不知何時所增也。

右朝請大夫路彬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酉。右武大夫合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侍衛馬軍司統領官黃宣等二十四人。並添差諸路鈐轄兼都監至將副。罷從軍。用主帥成閔請也。

丙寅。初作玉牒所。

辛未。集英殿修撰知廣州薛弼陞敷文閣待制。

乙亥。直徽猷閣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方廷實卒。

丁丑。閤門請自今北使在廷。非侍從而嘗借官出使。免起居。如見充接伴。卽係所借官敍位。從之。

是月。安南進馴象十。

三月庚辰。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

翟永固來報登位遣上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永固、檀州人宣和六年進士也。

癸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參知政事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巫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酉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曮守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日歷不書權直此據本院題名。

丙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爲賀大金登位使鎮東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假保信軍節度使副之合行事并支賜推恩並依未裁減已前正旦生辰使例以堯弼有請也。勅令所奏定諸州公使庫月支供給令帥臣毋過二百緡下至外縣監當十緡凡八等仍先支外縣該載不盡者比附定數舊例數少者不在增添之限從之。

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祕書省兼侍讀秦熺爲特進加大學士充觀使制曰上宰持高百執既有舊班眞儒並出一門豈非亨會故事前宰相官至使相已上始降麻至是以熺視見任宰臣特令鎖院。

庚寅北使辭行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兼侍講。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張杞罷以侍御史曹筠劾其附會李椿年也。右正言張扆論太常寺主簿權吏部員外郎葉綝頃爲李光所私及光抵罪常懷怏怏又常私親舊將受其賂賄望賜罷斥以清華轍從之丙申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

光永不檢舉。右承務郎李孟堅特除名。峽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議反覆。後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播揚。僥倖復用。及與趙士㒟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爲父兄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縑帛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知愚皆以視前爲戒。可爲歎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坐嘗以團茶寄光。光遺良貴書。其別紙云。仲暉不敢作書。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暉。樓炤字也。良貴答書曰。參政患難至此極矣。更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直祕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庇。忽聞遠適。豈勝惶駭。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願。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左承議郎親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病安撫使參議官賀允中、左奉議郎福建路安撫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以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薦引。詔寅特落職。瑀、良貴、穎並降三官。燾、忻、允中、元美並降二官。

戊戌。上謂大臣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之大本。可卽施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閭寖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員。逐一看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返爲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後以當否取旨黜陟。閒遣御史前去訪察。

庚子。余堯弼辭行。詔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周三畏落職與宮觀差遣。初。常同

既卒。三畏遣通判府事蘇師德越境往祭。且賻錢二千緡。祭文有云。姦人在位。公棄而死。師德、同女壻。祭文其子新遂安尉玭所草也。侍御史曹筠因奏三畏頃爲大理卿。鞫勘岳飛公事。猶豫半年不決。朝廷特加拔拭。終不懷安。乃與師德陰相交結。若不亟去。有害治道。於是師德送汀州編管。而玭勒停。玭勒停在四月癸亥。

壬寅。右正言章夏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凶悖。敢爲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結異意之人。相與睥睨。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亦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爲宗廟社稷長慮。特賜威斷。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寅建明使事。已見紹興六年五月。寅申明追服事。已見紹興十年七月。

右承侍郎劉堯勛直祕閣。堯勛、光世少子也。

甲辰。戶部侍郎宋貺言。訪聞州縣近因經界。將額管苗稅。均於未開墾荒閑田土上。一例起催。致人戶無從輸送。往往逃移失業。望委諸路轉運使。將見虛增苗稅日下住催。從之。

乙巳。上書秦檜父故玉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命詞臣王曮撰文以賜。上謂檜曰。近日邊境絕無事。行移簡少。民得休息。殊爲可喜。戶部言。常平職在興農田水利。今州縣圩岸多損。田畝多荒。欲委諸路常平官措置興修。不得因而擾民。將來取旨陞除。從之。

是月。金主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應得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

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初。東昏王亶之被弒也。亮身預其謀。及事定。當時同謀者。亮皆以弒逆之罪加之。曹國王宗敏者。屬最尊。亮忌之。既爲所殺。納其妃於宮中。梁國王宗弼開國有勳。惟一子韓王亨。亦以無罪死。左副元帥薩里千有戰功。亮詐爲書俾人誣告。幷其子御史大夫沙津殺之。夷其家。

夏四月丁未朔。司農卿湯鵬舉直顯謨閣。知婺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曹泳陞直徽猷閣。知明州。時鵬舉送北客未還也。

庚戌。右朝散大夫知揚州榮嶷爲兩浙路轉運判官。既而侍御史曹筠言。嶷本與趙鼎從游甚密。緣嶷在僞楚時。有所汚染。被謫甚重。鼎猶未敢援引。今朝廷俾守維揚。已爲闊略。又引至行朝。豈不惑四方之觀聽。望賜罷黜。以慰公議。詔嶷還舊任。王明清揮麈錄稱高宗與嶷有罷府之舊。秦檜屢欲加害而不從。或可修潤入此。詳見紹興十一年九月壬寅首張憲謀叛注。

壬子。詔自今沒官田土。更不許人承佃。並撥歸常平司。與見興修水利田一就措置。用戶部請也。既而本部又請在城市空閑官田及戶絕房廊白地。亦令常平司拘收。從之。後旨在是月戊午。

乙卯。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大宗正事士奔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以老病自請也。擢其子右奉議郎不徵直祕閣。

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曮言。本所見修玉牒。切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乞存趙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莫儔爭辯。以全家保天族。幷在中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等大節。並已修入

玉牒外所有元降下推戴事迹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曆所照應施行從之。

辛酉封普安郡王女爲碩人用宗室總麻親任節度使封女例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久雨不致妨農否民田須常瀦水宜令州縣修陂湖之利以備缺雨灌溉既又命每季具施行次第行申省。

庚午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洪州玉隆觀馮益卒。

癸酉左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逵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膏腴宜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莫加工茅葦翳塞望置力田之科募民就耕淮甸賞以官資闢田以廣官莊自今歲始今欲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從之。熊克小曆稱在武舉人之上去特奏名出身五字蓋誤也。

乙亥衡州編管人宗杲移臨江軍以其長惡不悛聚徒貶所撰造飛語肆爲譏謗也。

是月金主亮誅太傅領三省事晉國王宗本及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越國王唐古辨領燕京行臺尚書省事楚國王秉德判大宗正事衛王宗義東京留守代王宗懿等先是秉德嘗燕宗本家海州刺史烏爾袞言國王有福似趙太祖秉德喜其後秉德出領行臺省事欲在外說誘軍民使宗本爲內應辨嘗爲宗

本言內侍張彥善相人亦言太傅當爲天子宗義言太傅正是把太祖大家計人宗本遂與尚書省譚史、蕭玉謀卽圍場弒亮玉以告祕書監蕭裕裕以聞故皆坐死宗本太宗晟之子宗懿宗本兄秉德宗維孫也據金人誅蕭裕詔云宗本太宗之子又誅宗本等詔云某有兄東京留守遂擢裕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汴京行臺廢兩國編年有天德三年遷都詔云用併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故增入自金太祖旻初起兵卽以尼瑪哈固新洛索達賚薩里千之徒繼爲將相惟洛索在兵間以病死其後尼瑪哈首罷兵柄憤恚而亡達賚固新薩里千之徒繼坐誅而旻晟子孫剿戮幾盡以金人誅宗本等詔書及金國雜書參究修立張棣金國誌誤以宗本爲尼瑪哈已辨之詳見建炎元年注

五月丁丑右朝散大夫彭合知臨江軍還言清江縣民輸苗米每石加耗七斗乞蠲免從之上謂大臣曰合任縣官嘗爲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知州差遣乃以合知永州

庚辰詔申嚴諸軍差承接文字使臣之禁賞錢千緡有官人轉一官許人告初講和罷兵之次歲言者論艱難以來諸郡及監司例遣使臣於行在劄探比來邊境寧謐自應罷此乃但改作承受妄說虛傳爲害甚大詔臨安府覺察收捕上幸學之年五月又詔諸軍都統制下承接文字使臣並令歸軍至是樞密院以爲言故申其禁

癸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爲奉安中興聖統禮儀使先是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

曮等紀上中興之迹以進。號中興聖統。己丑奉安於景靈宮天興殿之西。以玉牒殿未成故也。禮畢。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編修玉牒秦檜率百官拜表稱賀。自檜再相。每進書。必下左藏庫權貨務取金綵以進。謂之禮物。此禮不知起於何時。臣嘗恭讀乾道宣諭聖語云。此乃秦檜諂諛所爲。故因事附見。當求他書考其年月。

辛卯。熺言。先期陰雨。是日雲霞絢綵。晴日麗天。茲誠上穹垂祐。望宣付史館。從之。曮時兼權直學士院。草檜加恩制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大喜。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王曮爲少蓬權直禁林。秦檜之加恩。取此聯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案學士年表。曮是時實爲起居。明年二月乃除禮部。明清誤記也。

癸巳。減汀州上杭、武平二縣今年上供錢銀之半。蓮城、清流二縣減三分之一。以守臣右朝奉大夫張昌代還有請也。

甲午。金國賀生辰使副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亮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甲辰。祕書少監湯思退言。近玉牒所關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迹。竊意帥臣謙不伐功。特以事干玉牒。始具大概。其餘間關執節之久。本末未能備盡。望令檜詳錄奏聞。宣付史館。庶得備言廣記。以詔無窮。且以知聖朝得一忠義大臣。成效如此。上謂檜曰。思退乞以卿靖康事蹟詳記爲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

所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無以使後代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事巫伋曰秦檜忠義大節天下所共知然要當屢書不一書使後世奸臣賊子聞風悚懼上然之

乙巳左承議郎汪應辰通判靜江府應辰初入館以論事去至是凡十年

六月丙午朔詔修國子監先是太學錄周麟之面對論上庠敝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之非所以崇嚴奉而廣教育故有是旨

丁未上曰近有進士上書言兼併之家多請射侵漁民田宜嚴立法秦檜曰比刷逃戶田宅並令歸官正以晤消此弊上曰善

戊申右正言章夏乞令州縣收納二稅有出剩之數並附赤歷不許擅撥歸公使庫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己酉感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梁邦彥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癸丑太師秦檜以進書加恩辭不受詔封其次孫女令人秦氏爲永嘉郡夫人

甲寅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衆連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之臨門寨章安鎮故命振爲守振抵官奏乞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濱海之民數年苦賊若能剿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倘或敗事振當奏劾交即具艦入海與賊逆敵果敗其衆餘黨散去振以數千緡犒交士卒爲之奏功郡境遂寧王交明年三月辛亥自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捌湖北路兵馬都監陞帶福州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爲何官也

丙辰。壽國育聖夫人王氏卒。王氏、上乳母也。輟視朝五日。追封福壽國夫人。賜帛二千匹。錢萬緡爲葬費。

戊午。出內府錢十五萬緡付兩浙轉運司。創皇城司寨三千間。限一季畢。

庚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李橫移東路。橫寓居信州。適貴溪魔賊竊發。守臣左朝散大夫李樗檄橫統弓兵以備策應。遂獲安堵。樗又遣雜軍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靑統兵出戰。旋至撲滅。乃詔靑董務。而帥臣王晌劾樗及知縣事左奉議郎葉顒、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提刑張昌不能舉察。致賊嘯聚。並免官。仍削二秩。顒、仙游人也。李樗等降罷。在是月己丑。

癸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熺以進書恩遷少保。其子直敷文閣塤、堘並陞直顯謨閣。

左朝請郎何大圭直祕閣。大圭進聖德頌。故有是命。初。大圭之削籍也。張浚爲之保敍。至是以短卷譖浚於秦檜。士論薄之。日厤紹興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朔。勑大圭章疏稱因譖浚得職名。

丙寅。大理寺少卿許大英面對。論川廣奏按往復淹滯。乞委憲臣考察。丁卯。左朝散郎康瑮知瓊州還。乞諸郡重辟疑獄奏按。並專人齎投。詔並令刑部看詳。

己巳。直祕閣王溍知閬州還。乞申嚴法禁。守令勸農。不得輒用妓樂宴集賓客。上謂大臣曰。蜀去朝廷遠。

凡事多奉行滅裂。可令有司立法。

是月。金主亮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喪歸葬於衡州常山縣。時李光之獄始竟、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焉。可爲奇貨。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沖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太師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事遂息。傑客魏掞之慨然以書嗾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掞之、建陽人。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蒙之、安原人也。

秋七月丙子。上諭大臣曰。近進士鄧楷上疏。論諸軍強剌平民爲兵。非便。自今宜令毋得招剌。歲終具闕額申樞密院。於諸路招填之。

戊寅。右正言章夏言。陛下敷德善隣。協和海隅。是宜內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共享昇平之盛。士大夫尚有懷姦自徇。時肆謗訕。如近日吳元美之徒者。未盡屏斥。是致營營。鼓惑羣小。欲望睿斷。凡異意抵誣之人。迹或彰露。必嚴行竄殛。庶爲小人之戒。從之。

己卯。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令監司守臣舉縣令之有治績者。量行旌賞。辛巳。上謂大臣曰。昨已有旨。

但未見具名來上可戒令奉行庶爲令者知勸民間受惠
癸未皇叔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士芸爲昭信軍節度使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藍公佐卒公佐奉祠居平江其妻碩人王氏忽生鬚數莖長寸許未幾公佐與王氏繼亡相去纔七十日（此據洪邁夷堅志甲志）
乙酉左中奉大夫知衢州章傑罷以侍御史曹筠論其貪墨不法也筠又言國子監主簿吳龜年教其鄉人郭詠上書陰懷異議意不可測罷之
丁亥太府少卿徐宗說面對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以俟換給文歷詔戶禮部同宗正司看詳自南渡後宗子散居四方言者慮其詐冒故令具譜牒於所在召保自陳更給新歷（紹興五年四月降旨八年六月展限一年）至是舊歷未至者甚衆乃命川廣福建荆湖再展一年餘州半年（八月辛未施行）
己丑右朝散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孫汝翼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縣不以巳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俟盜賊寧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從之以何白旗初平故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於是計口科鹽大爲民間之患（三州見經）

界。元降指揮不甚詳。此據淳熙中王回奏議修入日曆。紹興三十年二月癸丑。右武大夫耿洪以獲何白旗之功轉一官。未知事在何時。去年五月丁酉劉寶等功賞。恐或相關。但耿洪乃受成閫節制。非寶所部耳。淳熙十四年四月丙申。江州經界。

乙未。左朝散大夫知資州楊師錫代還。入見。上問四川有橫斂否。師錫曰。自和議息兵以來。皆無之。師錫又言。有司奉行經界失當。將肥瘠田畝更不分段。及將市居丈尺間隙之處。便作屋後空地。非元初均稅本意。望戒逐路監司。將貧下戶最低土色合減稅數。均在侵耕冒佃豪強等人名下。有未均去處。自可將逐鄉壁零就整之數。用與補填。上詢問久之。後二日。遂令諸路看詳改正如先詔。詔在三月戊戌。師錫。彭山人也。

丁酉。右朝奉大夫知廬州吳逵言。土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種子外。九分歸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歲收二熟者。勿輸麥。每頃別給二十畝爲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戶部看詳如所請。從之。

己亥。戶部員外郎陳相面對。乞戒飭有司。不得苛取商稅。詔申嚴行下。相、合肥人也。

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降授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孫近移處州。降授左中大夫歸州居住万俟卨移沅州。左中大夫江州居住李若谷移饒州。左中大夫興國軍居住段拂移南康軍。降授左奉議郎筠州居住李文會移江州。而自若谷已上。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如故。用尚書省檢舉也。右朝奉大夫

壬趙特降三官勒停。坐知前雷州日趙鼎、李光貶責經過趙排辦迎送。收置物色。專差人齎送過海。通往還。及遣候兵往光處私役故也。趙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丁亥編管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許便居。以勛引疾有請也。

丁未。直敷文閣知盱眙軍畢良史卒。

戊申。詔改建大理寺。先是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今朝廷盛明。百司一新。獨大理獄湫隘非便。乃命改建。以其地入景雲宮。尋用寺丞石邦哲言。增創吏院。併其家居之。仍嚴其出入之禁。在今年九月朔。今併書之。刑部員外郎章燾面對。乞申嚴法禁。病囚非凶惡者。召保責出。或聽家人入侍從之。

庚戌。右朝請郎幹辦諸軍審計司龔鑒知盱眙軍。

乙卯。宰執進呈大理少卿李如岡疏論州縣以力役征科逋欠訴訟等事擾民。乞戒飭。上曰。前後轉對上封事。如此陳述者甚多。第恐州縣滅裂。不能恪意奉行。可如所奏行下。

丙辰。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若薨。先是衢州言。若疾亟乞致仕。上驚嘆久之。曰。莫已云亡。眞可惜也。此人似不能言者。其實胸中開廓可喜。及是秦檜進呈若恩數。欲依謝克家例。檜曰。克家從僞楚爲吏部侍郎。建炎間任參知政事。以言章罷。及朱勝非再相。首薦歸經筵。意望再入政府。以人言不得留。遂進封事言。陛下用一人言召臣。以一人言去之。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其不知聖度包容盛德。又不

知已之罪如此。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張邦昌者多矣。當時務闊略。且欲安反側。彼乃自不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實。如天之徧覆。神奇臭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遂贈若五官。例外賜帛五百匹。量給葬事。皇叔故融州觀察使士筏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潤國公。筏卒已踰歲。始用大宗正司請而命之。

戊午。左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復祕閣修撰致仕。從所請也。先是開已卒於衢州。上覽奏。謂秦檜曰。當此時張通古等在館。議歸疆休兵之時。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徽宗卜永固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爲天下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爲不臣之逆說。詆胡銓上書狂悖。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跼蹐不知所措。孟子言。舜盡親之道。貴爲天子。不足以解憂。今人臣出仕。或親在遠。不聞願棄官歸養者。故知陛下聖孝。惟舜爲然。于百世相望。一人而已。於是除開職名致仕。其贈官推恩並停。

己未。秦檜進呈前侍從見在謫籍人。上曰。聞莫儔、孫覿尚在近地。此輩宜令遠去。言官自合論列。詔朝廷清明。忠邪判白。姦臣逆子固當屏迹也。

辛酉。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錢愷爲大金賀正旦使副。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曮、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閤門事趙述爲生辰使副。述嘗在遣中。以病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廢之世。皇太后歲遣裴磨申后禮物巨萬。及亮代立。遂創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爲遜詞諭之。金

人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壬戌。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卒。

甲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薨於紹興府。肖胄明典故。多識前言往行。與其弟直祕閣膺胄尤相友愛。後謚元穆。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言州縣多收水腳錢等事。宜付戶部看詳。此亦民間之害。不可不禁止也。既而戶部乞每石依元旨收百錢。數外輒增者抵罪。從之。

庚午。詔戶部申嚴舊制。監司郡守毋得令子弟親戚部綱。以宗正丞王葆轉對有請也。

辛未。祕閣修撰新知荊南府韓球卒。

癸酉。左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閤門宣贊舍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領趙萬添差洪州兵馬鈐轄。萬本劉超部曲。去爲盜。後復來歸。從軍凡十九年。

是月。洋州言直符縣民宋仲昌妻一產三子。本人姓符。國號生子之日。週值天中節。實皇帝紹隆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

九月甲戌朔。上因言宣州米腳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爲奸。不恤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爲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本意。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爲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畫。假貸積穀之家。徒爲虛文。無實效也。

辛巳。詔川蜀諸縣鄉村民戶家業。並用本名所管稅色物料。依見今州縣袞折則例。併紐稅錢。舊例。鄉村以典買田產陞降。至是左朝散大夫楊師錫知資州代還。論今田價比昔倍貴。或賣田及半。則所推價貫已盡。戶下遂無等第差役科配。比之創買人戶。極爲不均。故有是命。

甲申。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申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淸商飆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淸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淸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秦檜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啓。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檜進呈。上曰。元美撰造謗訕。至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亦甚矣。可令有司究實。取旨至是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荊南府。亦降二官。元美卒於貶所。煒二十五年十二月壬子

編管。元美二十六年七月癸亥追復元官。

乙酉。侍御史曹筠言。學校科舉。必欲得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取數十人。士子忿怨。不無遺才之嘆。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從之。

丙戌。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調如法修葺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丙申。詔曹筠附下罔上。可罷侍御史。日下出門。筠罷未見事因當考。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爲竊發於建之甌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爲暴。小遇歲飢。卽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於回源洞中作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布衣魏掞之謂民之易動。葢因艱食。及秋。乃請於本路提舉常平公事袁復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貸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長灘鋪。自是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草寇遂息。議者謂掞之所請。乃古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之。則緩急可以無憂。而民之從亂者鮮矣。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楊允恭爲殿中侍御史。

甲子。拱衞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憲提舉佑神觀。憲初得外祠。王居正以奸黨駁之。命遂格。至是秦檜以京祠處之。

戊辰。右迪功郎安誠除名。惠州編管。誠嘗爲故相朱勝非所辟。勝非之薨也。誠自作齋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刑寺鞫實。乃有是命。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朝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

以疾在告故也。

十有一月甲戌。詔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特許久任。俸賜如總管。盱眙縣尉夏俊罷。以使人過淮。俊輒引惹生事。故有是命。

乙亥。汝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朱孝章爲永慶軍承宣使。孝章、淵聖皇后兄也。自訴二十五年未嘗進秩。乃特遷一官。

癸未。國子監李琳面對。言本監經史未備。乞下諸州有本處起發從之。初。徽州布衣王大圭嘗伏闕上書。押歸本貫。至是更名復來上書。欲舉前事。爲有司所獲。壬辰。詔免真決。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

癸巳。大理評事黃子淳面對。乞將州縣耕牛科於民者。悉行出賣。所租斛斗一切蠲免。詔戶部看詳。

十有二月丁未。大理寺丞莫濛面對。乞進納流外出身人。不許注諸州曹官。詔吏部看詳取旨。集英殿修撰張公濟卒。

丁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鍾世明轉對。論富室乘農民之急。貸以米穀。使之償錢。而又重取其利。乞令止償本色。從之。

庚申。詔使人到闕賜宴等。自今並須豐潔。如稍減裂。其主辦官吏。並寘重法。

辛酉。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自設民事律以來。士大夫多爲舞文健訟所持。而縣令闕員。往往無可入者。

望將民事被罪之人分定公私贓罪定斷詔吏部看詳迄不行。二十六年正月戊辰除民事律。

甲子秦檜始朝詔肩輿至宮門命二孫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堪掖以升。丙命毋拜。上甚喜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使人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己巳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蕭頤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翰林待制兼行太常丞王兢見於紫宸殿兢陽安人曾祖尚恭熙寧間仕至光祿卿。

是月敷文閣待制知廣州薛弼卒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署之尊密有遷都意是歲因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愬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尚書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公室皇城周九里三千步其東爲太廟西爲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其制度一以汴京爲準凡三年乃成浩遼陽人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有五人。